

中國文藝

本期要目：

治強特輯(二)

論文藝大眾化之內容與

形式(論文)

上官箏

鐵底葬禮(小說)

聞國新

望(小說)

蕭菱

哥兒倆(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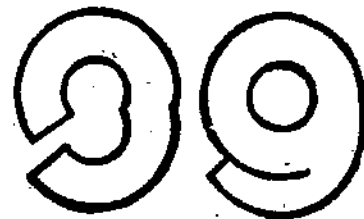
程心扮

蠟台(劇本)

張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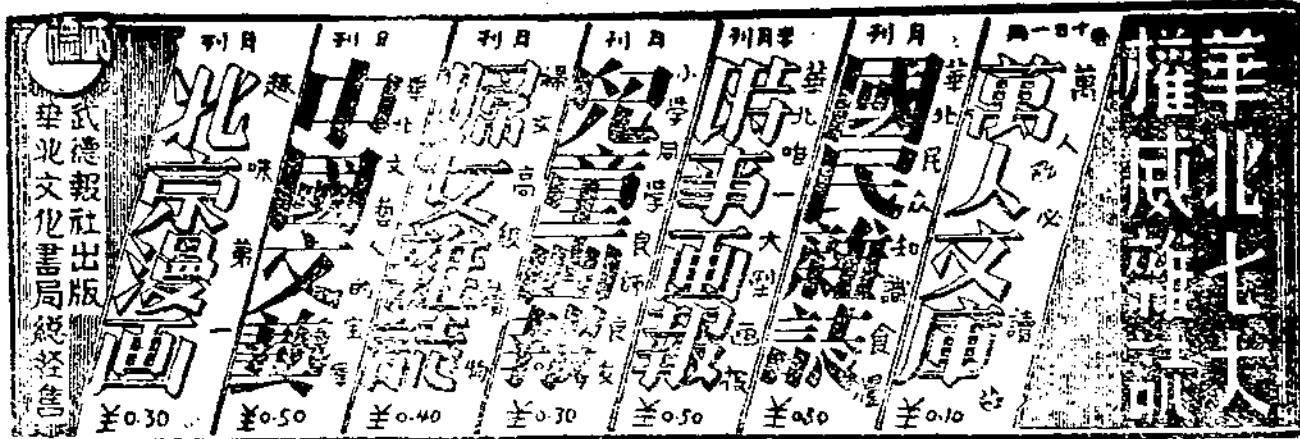
第七卷
第三期

十二月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求知寶庫



歡迎訂閱

總經售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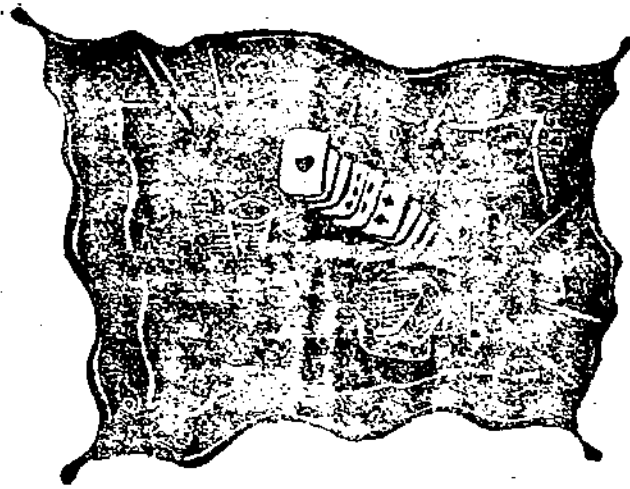
分銷處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費

- | | |
|-------|---------------|
| 天津分局 |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
| 順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城外石榴園孫賈胡同五號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擴張部 | 北京舊城大街酒醋局三九號 |
| 秦皇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煙台市廣仁路十四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運城分局 | 運城早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明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三賢廟巷七號 |
| 秦皇島分局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武德報社 | 北馬路龍亭西箭道二號 |
| 天津分社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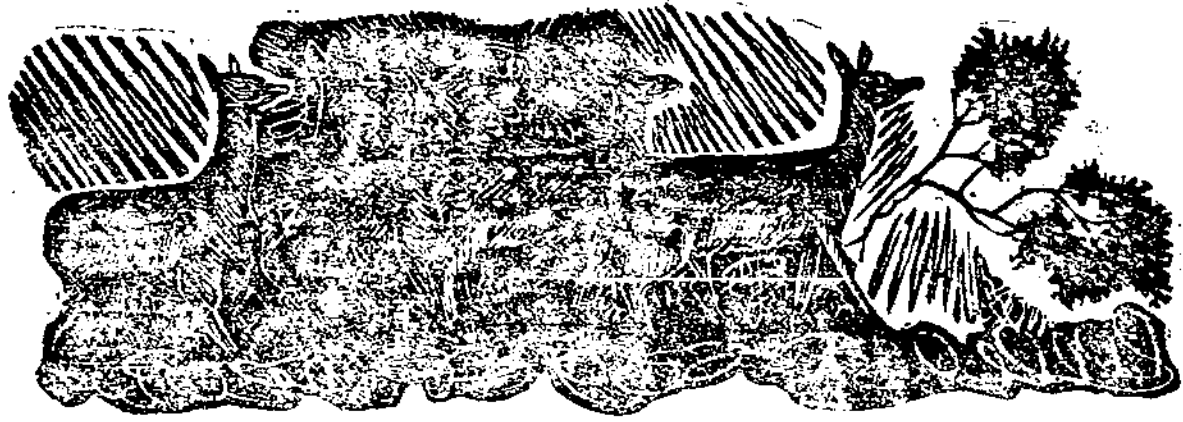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中國文藝



第七卷
第三期
十一月

• 版出日五月一十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



中國文藝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第七卷 第三期

治運特輯

- 治安強化運動與文藝動員……………張砥(五)
- 協力治強運動各雜誌社舉辦座談會……………(一〇)
- 新韻語……………(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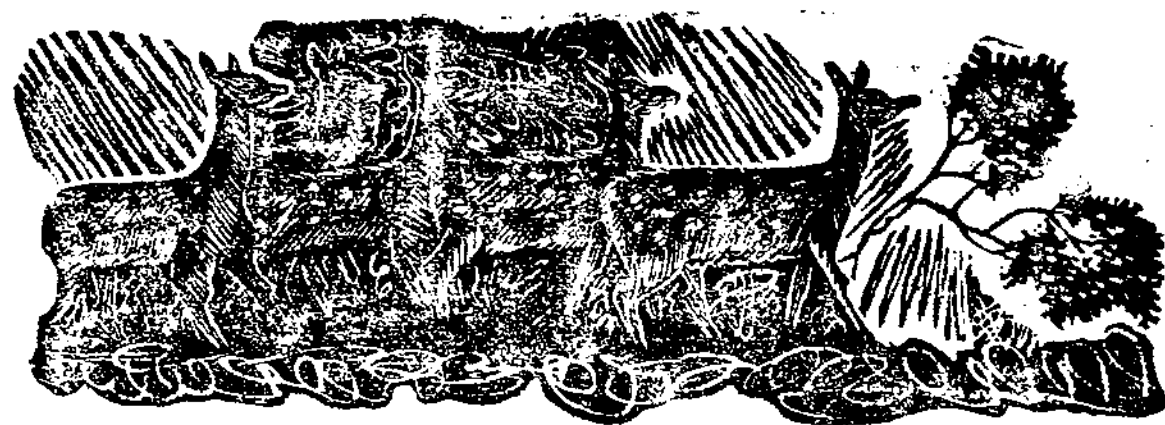
- 二論 論文藝大眾化之內容與形式問題……………上官箏(一七)

散文

- 西齋隨筆……………黃隴西(二六)
- 途中……………莎麗(三一)
- 我的記憶……………陳蕪(二八)
- 少年的哀思……………狂夢(三三)

詩





鐵底葬禮……………聞國新(三五)

望……………蕭菱(四〇)

訴……………東方雋(四九)

哥兒倆……………程心粉(五二)

丈夫犯了罪以後……………江楓(五九)

逐流之歌(一)……………謝人堡(六六)

報告文學

巴拿馬運河之由來(二)……………金谷(七二)

介紹

現代日本文學家展望(二)……………楊秋懷譯(七八)

戲劇

婚台……………張建(八二)



“第五大政治綱領運動標語”

我們要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

我們要剷滅共匪肅正思想

我們要確保農產減低物價

我們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治安強化運動與文藝動員

◎ 治安強化運動與文藝動員
◎ 協力治強運動各雜誌社舉辦座談會
◎ 新韻語

治安強化運動與文藝動員

張 砥

一 第五次治強運動的特殊性

在於鞏固華北的東亞解放聲中的地位，為加強華北担當現時的後盾，及充實華北的力量，俾期發揮他特殊個性本能；內對共匪，外對國際侵略主義的敵性國家，而勃發起來的治安強化運動，至到現在，已屆第一次廣報到第五次了。治安強化運動之所以廣報到今，並逐次加強內容，同時給我們兩個啓示，一個是華北在國際在東亞的位置重要之所以，一個是如何才能使華北完成現勢中的使命，前者的解答是：剿匪防共的前線。中日邦交調整，提携合作實踐的首區，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中心地帶，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發動的大東亞戰爭的後方兵站基地，這是我們所熱如的華北已成東亞的重要性。但如何才能使華北完成現勢的使命？這便是由興亞的理念下而興起的華北治安強化運動來解決的問題。

那麼，在一個久受匪共騷擾而已呈現紊亂現象的社會的地區，不問可知，那裡的一切一切，都期待當局努力來建設的，於是當局的華北全面明期的理念下而樹起「在養成鄉村自衛力量」的標榜運動，實行聯鄉保甲制度，加強民眾武力自衛的組織，增大剿匪滅共的武力的密度。連續這次的便是第二次治強運動了，他的目的是「在於鄉村自衛力量與軍警協力以實踐剿共」的了，來發揮第一次治強運動的效果。第一次是使民眾瞭解武力自衛加強組織密度的意義的訓練期，第二次則使民眾具體的聯絡軍警協力實踐剿共的時期。那麼，第三次的目的「強化剿共工作，對匪區實行經濟封鎖」，則是繼續第二次剿共工作外，更以對匪區實行經濟封鎖來空滯匪區物資的輸入，輔佐武力，俾使匪共不攻而自潰的。第四次治強運動正適大東亞戰爭乘勝直搗英美東亞軍事基地的時候。於是發現了華北在大東亞戰爭中是佔在後方兵站的重要位置的，為了華北達成這個重大的使命，並發發華北民眾澈底理解及協力完成參戰體制的理念，則在「東亞解放」為目的來積極的努力「剿共自衛，勤儉增產」而形成了第四次治強運動的標榜。於是集中華北官民軍警的全力，切實的展開了匪共區的殲滅戰，華北本身的物資在求供的周轉圓滑，而實踐勤儉增產，來完成自給自給的理想，展開了文化宣傳的思想戰線，構成了對英美國際侵略主義者及匪共思想的政治戰的碉堡。這樣從華北的內地着手，逐漸的，聯繫的，由點線而擴展到全面。由單一的軍事活動而逐漸的遞增了經濟的，政治的而思想的搏鬥，若使這全面總力的陣容鞏固起來，似乎更有再強化的必要，於是在第四次治強運動達成一新階段時，順應着時勢，便在十月八日正式誕生了第

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他所標榜的運動是：

- 一 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
- 二 剿滅共匪，肅正思想。
- 三 確保農產，減低物價。
- 四 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簡明的說來，第五次治運最後的目的，即在於「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的，而其它三項標榜，則形成了達到「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的目的過程中必然的手段；他是由於點而面，由個人生活，而推及全體，由於心的刷新，而期待身的改良，是標本兼舉的。

他的意義是這樣的：

要使華北充分的達到高峯的適應現勢，來發揮他獨持的效能時，尤其在治運的原則上來講，首先的工作固在於武力的肅清共匪，才能確立華北的明朝，並使治安區域擴大，但是有政治訓練的及有組織的共匪，會在將及甦生而已疲弊的農村裏實行他種種富有政治意味的思想的誘惑，及力的強迫牽引；那些缺乏理解現勢無知的村民，有的竟受他們愚惑及愚毒而流為叛匪，有的不勝其騷擾，而離家棄親，逃往他方，以致田園荒蕪。這完全是共匪以政治誘導手段所使然的現象，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當局有鑑及此，所以在武力殲除之外，更加緊的訓導民衆，廢除既往政府對民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來使民衆理解國家的主張，及大東亞戰爭必勝的信念，及其參加戰爭的必然性。並在「保」「教」「養」三原則上築起親民政策的基礎，拓展了王道樂土的地區，而完成了與共匪對峙的政治陣容。這個政治陣容構成的意識，實出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及「攻陣爲下，攻心爲上」的。在經濟方面，自第三次治運的時候，當局已標榜的「經濟封鎖」一項，實在是對付匪區的無血剿匪的政策，期在叛匪不戰而自潰。在華北物資確保自給原則下，則有物資調整機關的創設，努力求供間的圓滑調劑，農產量與質的增加以與改良，鑿井，綠化，多方建設農村，則不外謀求農民生活安定的確保方案。更在「節約」「增產」「勤儉」原則下來提倡富民政策，並在茲大東亞戰爭勃發的現時下，努力完成戰時後方基地的華北經濟政策的建設。還有對付匪共的，便是「肅正思想」一項，無疑的是建樹了華北民衆的中心思想，在政教一體的華北政務當局及新民會當局，早已以「新民精神」的大旗，立在敵陣之前。更是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下重要的標榜工作。

綜觀前面的文字，足以見到當局對內是在「建設華北」，對外則是「完成大東亞戰爭」的多方面培植華北，使他發揚戰時及常時的優秀效能。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方面的宣傳及民衆中心思想樹立上的建設與動員，無疑的是華北總動員全貌。

第五次治安強化的連貫性：

在側重「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的標榜運動來展開的。並銜接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的重心「東亞解放」思想戰之後的

具體戰，換句話說，就是要獲得實際效果的運動，來具體實現「東亞解放」的。使華北民衆徹底認識中國的安危，與中亞的安危的一體性，並且喚起民衆協力，而並堅定大東亞戰爭必勝的信念的。

所以在談第五次治強運動的連貫性以先，我們務須理解「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的意義。

我們要知道，使華北治安全面確立，是與建國，與亞有不可分的一體性。這就是說，華北不但是建設東亞共榮圈有力的一翼，而更是東亞聯盟，中日合作基地的起點。在解決東亞時局的前途上，佔有重要性的。設若華北政局不能得到合理的發展，則中日關係不能推進到理想的境地，便不易號召華中，華南的中日合作，那麼，全面和平實現的一天恐怕離着具體是很遠了，反過來說呢？設若華北民衆在中日合作及東亞聯盟的認識上，有澈底的瞭解的時候，華北民衆一定能理會到中日兩國的已往之所以交惡，是不在國民，而在政治當局，不在政治當局，而在國際背景與思想觀念上的。對於日本當局屢次聲明，如尊重中國主權，本着共存共榮的原則，以求互惠平等的事實，來衷心信賴之，如此，中日國民必會精誠團結，在華北各地來表現這種互助互親，和氣至祥的精神，是可以當做全國所效法的。現在以中日合作三原則，善鄰友好，經濟合作，共同防共的立場來看，重心只在以發揚防共政策而解決華北問題，在友邦日本協助下，華北治安確立，才能使華北走進本路發展的一途，在今日華北全面展開的治強運動的武力戰，及政治戰來充做剿共的策略，簡明的說，華北的明朗必經過肅清匪共的局面才能實現。換言之，共匪在華未來的命運，在中日當局以最大的決心，不到最後成功不止，不滅絕共匪不止的殲除下，及華北民衆痛惡共匪醜行的時候，新政權國勢利導，來保障民衆生活，則民心有所歸，再以民衆爲前提，來接近民衆，領導民衆，順從民衆所願意作的事，及剷除民衆所厭惡的事情，那麼民衆得救，政治自然會上軌道，共匪自然沒有隙縫可進，他的陰謀手段自然也會沒有地方去實現了，這樣才能使華北從多角而混亂的區域裏邁進建設的新階段裡，華北本身健全來相當與亞大業，所以說建設華北，確是完成大東亞戰爭鞏固後方基地唯一的工作。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這幾句話誠然是至理明言。所以第五次治強告訴我們，要完成大東亞戰爭，先要建設華北，建設華北，首當勸導共匪，剷滅共匪，就得肅正思想，要肅正思想，必能使民衆革新生活，要革新生活，先須安定生活，要安定生活則應當謀求「保農產，及減低物價。這樣由物資的充足來解決民生，逐漸的築成滅絕共匪的陣容，是輕而易舉。綜觀他的連貫性，確是建設華北唯一的大道，在大處在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來着眼，小處則在減低物價，確保農產着手，糜費鉅細，同時一貫並舉，華北各界總力動員，這樣，華北的政治逐次入軌，久已謳歌的王道樂土具體的實現，僅是時間的問題了。這次治強是鉅細全面貫通的展開的，前四次則多趨於局部的活動，然而，今日第五次治強的根基確是由前四次逐漸奠定的。這便是第五次治強強化運動的特殊性了。

二 文化建設中的藝術使命

藝術與政治的密切的關連性，以筆者的淺見，在前段裏已經述及了。名目我們已經知道了藝術的本身是社會的現象，而是當社會發生了破綻，發生了不調和的矛盾性的變動，才產生出有藝術的。

那麼在茲大東亞共榮圈建設，興亞運動勃興的今日下，抱以硝氣籠罩了東亞，及在同一理念與大東亞戰爭合流的歐洲戰事，完成了敵對民主國家集團的軸心國家羣。他們共同的目的，是「建設世界新秩序」在於企圖着世界永久的和平。敵方的民主國家集團，也是在高呼世界大同主義而戰的，若綜合軸心國家與民主國家的至終的目的，確是一個，每當我們想到這個地方時候，有時會使我們感到雙方戰爭目的既是一個，爲什麼要戰？不但有不可解的感覺，而並有矛盾的觀念。

這終究是什麼問題呢？於是社會學者解說說：「這是世界經濟界發生了內在的矛盾的現象，是一個新秩序的世界奠定的時候。」哲者們的解答是：「世界上既有的秩序是不能再延長牠的生命來維繫現時了，今日的世界第二次大戰，是世界的文化遺傳上的前夕。大東亞戰爭，即是東亞新文化產生的前奏曲。」是的，這兩個解答還使我們滿意，歷史學家在社會變遷的文化遺傳上也講過：「戰爭是時代的文化指標而促成的。」也就是新與舊最大的搏鬥。如今從世界而東亞而談華北本身的治安強化運動，確也是爲建設華北新文而構成的運動，與建設世界新秩序及建設東亞新秩序，只有大小的差別，是同一趨勢的。

華北治安強化運動既是建設華北新文化而構成的，無疑義是在於剷除華北舊文化而再產生出新文化來，使華北適於現勢的環境爲止的。

在前面第二節已經討論過——藝術家的存在是爲了社會，並且他還達到幫助人類意識的發達，社會構造底中改善，如今的華北在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下展開了他本身建設運動，使他與舊有的勢力搏鬥起來了，這能說不是——社會的破綻？再者舊勢力將要再延長下去則有使社會發生絕望的不調和的現象，在社會進步的自然律上是很顯明的，這時正是藝術家盡他天職的時候，來盡量的描寫出來華北各階層社會的破綻，來啓發負有領導新文化的人們的意識，以爲他們建設華北唯一的真實的資料。

四 華北既往的文藝的檢討

文化這名詞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學，哲學，藝術，宗教，風習及其它學術等，所謂新文化與舊文化的含在的矛盾，即是舊文化的本身不是內部腐化，便是局部發生潰敗的現象，來補償，或來革新這現象時的現象。

今日華北新文化的建設，也就是這種革新文化的現象。

在我國門戶閉鎖以來，我國即喪失了獨特性的文化了。逐漸的在歐美侵略主義者的文化侵略下，於是我國的文化形成了國際的一員，而逐漸的形成了次殖民地的文化。尤如人的飲食，有的是自己意識支配的，有的是被別人的意識而強迫吞食的。前者則偏於歐美的文化成份多，後者則屬於懷有赤化野心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最可憐而又可笑的是離心時髦的人寧可棄掉本國文化於不顧，而盡量的吞食外來的文化，於是，生了消化不良的病。在前清末年的財政上的通貨幣制，是銀兩與銀元並用，銀元則以七錢二分來折合兩數，銀兩則依然有兩的有元的兩種，有的地方通貨拒用，而行使外國的貨幣，這確是一個例子。思想上則盡量的學習外國，推本國的儒家傳統思想於不用，於是我國的文化幾乎被摧殘干淨。雖有民國八年的新文化運動，來構成了一個新的範疇，也可以說是做了出賣我國千年來儒家傳統思想的契約。於是一般已失掉思想中心的人物則盲目的醉心趨向功利自私主義，此後則由首倡大亞洲主義的孫中山先生，他的思想是儒家的傳統思想的發展：來承襲了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的傳統思想。加以適時的發展，又兼攝了東西各國的政治思想，科學的精神的。所以說西洋民族精神固然是浸淫東方民族精神的，而他們的一部分新的發現，在科學，哲學，一切物質的發明是需我們利用的。（關於東西洋文化的比較內容，筆者在本年九月號本刊專載裡會述及的，請考看。）

一總之，我國的文化在這次新文化未建設完成之前，是呈現了不統一無中心的，紊亂的狀態。那麼，在這失掉中心而紊亂的文化社會裡的文章，則趨向於各言其是的面面了。於是，以歐美為中心的則盡量在專業主義上着手描寫，以共產主義為中心的則盡量在諷刺享樂主義，來描寫勤勞界的生活，構想些貧苦的假象以為共產主義唯一的宣傳的工具。還有側重人性本能的色情文學，雖不能獲得社會的優待，但專在營利目的上賺些情竇初開的青年們的錢。還有些飛簷走壁，歷史性的武俠小說，祇能給青年造成出界，落伍的思想，而不能策勵人們，更不能刺激社會，所以在現時檢覓演有藝術價值的作品，是很難發現的。文學是社會生活的一種鏡子，是有他本身的空閒性及時間性，並有文化遺傳的歷史性的。如果在一個時期裡所流行的盡是「熟透了的面龐，……蛇般的身子，……絲襪裡裹著的小腿，緞子繡花鞋裡藏著一雙溫軟的腳。」什麼「妹妹我愛你，」還有……這類作品，我們不能否認他不是文學，這確也是人們社會生活。但在意識裡，他們祇能使人們本能的色情企求心理加強，都失掉了文藝領導社會向上的旨趣了。他給社會的影響，祇是多發生幾次桃色故事。就以現在華北全面努力治強運動的時勢下來講這種文學確是失去時間性與空閒性的。同時還有最流行的武俠小說，他的主旨雖在於揭示著善惡因果的東方固有的文化道德，但是內容方面則側重技擊一項，使青年稚子，多有往峨嵋山求師訪友的觀念。

前面所談及的兩種作品都需要再改善一下，使他們與現在的社會生活發生關係。就是他們的意識裡要樹起——「那作品上附加以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的意義的傾向，以及常常達這節而起的那願意參加社會鬥爭的覺悟的主旨。這是我們在華北現勢裡需要努力的文化工作的一項。

四 治運聲中文藝的指標

在前面一段文學裡已經述明，想當華北現勢的文藝作品尚需培植，才能完成文藝動員的大命。

既有的敵性作品是絕不能存在，除去色情作品及俠義作品需要積極改造外，而關於華北現勢的作品是我們殷切的盼望着華北作家努力，筆者不諱政治文藝，今僅以治運的標榜運動為華北文藝動員的指標吧！

- 一 在「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的目的上着眼，以華北的社會現象為背景。
- 二 在「剷滅共匪，肅正思想」的原則上，樹起華北文化再建的大纛。以為剷除敵性文化的陣容。
- 三 在「確保農產，減低物價」的口號下，盡量揭揚自由活動的商業資本，在農村裡採取農民血汗的醜行。
- 四 在「革新生活，安定民生」的原則下，當竭力鼓舞華北民眾，來養成「愛己，愛家，愛社會，愛國家，愛東亞」的德行。及提倡我國的儒家傳統思想，為建設華北民眾的中心思想，實為革新生的先聲。
- 五 在完成文藝動員的使命下，來努力從事純文藝的作品，以達成文藝非得幫助人類意識的發達，社會構造的改善不可的夙願。

協力治強運動

各種雜誌社舉辦座談會

北京各種雜誌社協力第五次治強運動，特于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假新聞協會舉行共同座談會，對本次治強四大目標作極縝密之研討，茲摘其中精華著者且與今後各雜誌社應負之使命各點錄後：

出席者：

- | | |
|-------------|---------------|
| 陳啟坪（中和月刊） | 王維（北京漫畫國民雜誌） |
| 張域寧（中國公論） | 李政賢（立言叢刊） |
| 舒化章（國際新聞） | 翟世銘（新進月刊） |
| 尹梅柏（新光雜誌） | 楊叔魯（教育學報） |
| 曹修齋（義風月刊） | 曹沁（中聯月刊社） |
| 王石子（中國文藝） | 趙今吾（婦女雜誌時事畫報） |
| 王泰來（三六九畫報） | 王兆權（新河北月刊） |
| 吳逸民（華北體育） | 趙寫忱（啓聲社） |
| 洪偉明（新民報半月刊） | 唐易塵（震宗月報） |
| 許修直（僑聲月刊） | 張島（東亞聯盟） |
| 高大中（新少年） | 潘壽岑（國學叢刊藝林月刊） |
| 顧湛（吾友） | |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

維何？並應如何進行

當此共產黨，以唯物史觀，強行世界之秋，在中國方面，只有提倡「孔子學說」，將孔子思想，深入一般人之腦海，則共產學說，無由而入矣。（新民月刊）

須從檢討共產主義思想作起。欲滅除共產思想，先能認識其本質，以便謀劃對策，傷其要隘。現在大家只據報載知其片斷輪郭而已。比如說新社會陳宰平宣傳局長會批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從批判作起，這是絕對的必要。（中國公論）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最有效的辦法是從理論上駁斥共產主義之謬論，使人人得知共產主義不適合於我國的國情（吾友）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以開發共產思想錯誤並啓導國民認識生活為最中肯，類如共產思想對人性改革論與社會

經濟基礎之錯覺錯誤爲應予以指摘與排斥。(北京漫叢)

文化人應總動員起來從理論及實際方面利用種種方法，揭出共產思想及共產黨徒之錯誤與罪惡，以粉碎共匪之虛偽宣傳而獲思想戰之勝利。(教育學報)

文化人對於共產思想之最有效的辦法，當不外從常識的立場及學術的立場，論述共產主義之謬誤。爲推行此事則政府當局協力反共言論之發表，補助反共刊物之刊行，實爲要著。

(新進月刊)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應盡量抉發共產主義之罪惡，於各個作品中，因勢發揮，或作學理之批判，或舉事實之證明，而事實尤重於學理。(警聲)

盡量宣傳共產思想之矛盾及陰謀如尤其於各項小品文及文藝小說中，以動人情感之作品，穿插對抗共產思想之取材，以默化之力量，收偉大之實效。(新河北)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在於對於共產學說之攻擊，但應以與民衆生活特別有密切關係者而論，空以「論文」反駁之，恐效力不大。(國民雜誌)

文化界第一須有整個之組織，樹立一種共同之中心思想，倡爲一種主義的學說，以對抗共產學說，以普及於民間爲目標而推進。(新光雜誌)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即係用文字儘量描寫共產之罪惡，深入於腦中，當能有效，本社即擬每期刊載共產之暴虐行爲，予以文字之重大攻擊以收普遍宣傳之效，使人人皆能將思想肅正。(華北體育)

澈底評擊共產主義根本不用適於亞洲之理由，並積極發揚東方固有之文化道德，利用文字，盡圖向大衆宣傳，以防止國民染有共產思想。(回教週報)

中國文藝 各雜誌社舉辦座談會

可由有力的文藝及漫畫將共產黨徒之罪惡暴露之，以文藝之普及本及展覽會進行之。(新少年)

研究，認識，站在中國民族和東亞解放的立場，予以嚴格的批判。(東亞聯盟)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闡揚激進之，以肅正其思想。(立言畫刊)

以最淺近之事實，反駁馬克斯學說，以歷史有力人事倡明東方道義精神。(新民報半月刊)

應竭盡發揮其文筆及思潮，作文字上之宣傳。(婦女雜誌)

四，改正避而不談之習慣，就歷史及學說上加以糾正，惟須謀妥善之辦法，以免誤會。(中和月刊)

關於中日文化人真正親善與合作方法問題

法問題

在過去，中日親善似乎只是一種口號，按目前的國際大勢看來，中日非真正徹底親善，徹底合作不可，茲提供合作辦法如下：

一，日本文化人應首先放棄輕視中國文化的心理，有一般日人已感到中日同舟共濟的必要，中日緊密的携起手來才能建設大東亞，並且許多日文化人已經實踐了真正中日親善的標語，希望這種現狀普遍到每個日本文化人。

二，中國文化人應誠懇接受日本的一切優點，在以前，中國人過於迷信英美，甚至對英美給中國的壓迫，剝削都不感悟，自大東亞戰爆發，英美暴露了弱點以後，自然已經驚醒了許多中國

的文化人，但應乘此機會充分的揭穿英美的醜惡，使人人痛恨了英美，來與友邦文化人携。

三，盡量作文化溝通工作！中國文化以往因受了英美文化的籠罩，不肯虛心的來認識認識日本，現在日本在戰爭上發揮了如此的偉力，中國文化人正驚奇與探討日本的時候，應充足把日本介紹給中國，文化人是會心悅誠服的，同時藉此時機，也應把中國介紹到日本去，解去一般人對中國人的誤會，這在親善上也是極有力的。

四，多交換留日學生思想進一步研究中國與日本，非多派遣這學生不可，這理由深刻的認識上才會自然的合作。

五，多給中國文化人機會去日本參觀，這是最小限度的一種認識日本機會，叫中國文化人明白日本現代的程度，再看日本獨有的特點。

(中國文藝)

「中日文化交流」這是在目前最要緊一種工作，日本文化人所寫出的文章，中國人未必不喜讀，中國文化人所寫出文章，日本人也未必不喜讀，因此，兩國互相的翻譯文字絕不可輕視的。今後我很希望華北作家協會對於這個工作努力一下，藉於互相文字的號召，真情才可流露，中日兩國間的真正親善，自會有增無減。

(三六九畫報)

中日文化人應採取密切聯絡，日本各著名雜誌作者之作品應盡量介紹於中國各雜誌，中國各雜誌之優秀作品，亦應盡量介紹於日本各雜誌或特闢專欄，舉行定期交換，中日文化人於每年內並應有定期座談之機會，以便由中日文化之合作，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

(新河北)

文化人為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必須使中日兩國朝野澈底明白現地理實情況，蓋「文化人」，顧名思義，至多僅可為文化上之親善，而實際上中日親善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性格

各方面。

(中國公論)

中日文化人為增進真正之親善，則在行為與言論上須特別留意。以個人之見，其最有效之辦法，莫過於學者之交換講學，例如每月由日本派遣著名學者數人來華，同時由中國派遣著名學者赴日，則中日教育界有進一層之了解與聯繫，真正之親善，自可期待也。

(新進)

文化人增進中日真正親善，當由文化入手，其最有效之合作方法，似應刊行一中日合璧刊物，由淺入深，使國人對研究日文發生興趣，使日人對研究華文發生興趣，執筆者應以崇高的理想，純正親善的立場，發揮其機能，力謀兩國人民思想逐漸接近。

爲了增進中日之關係，達到真正親善之目的，中日文化人應相互介紹中日兩國之文化，利用一種綜合的，藝術的嚴正的刊物，有系統的介绍中日兩國之藝術，思想，務期真正達到「溝通中日文化」的目標，使中日兩國人士更能深刻的相互了解，如此始能實現真正的親善與合作。

(吾友)

中日文化人為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最有效之合作辦法爲共同辦理各種事件，如同文藝作品之交換刊登，留學生之互相留學，獎學金賞金之互相給與等。

(國民雜誌)

中日文化人為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莫如互爲生活體驗與研究方面的工作，文化不能脫離生活而單獨成就，所以以生活爲出發的互知互諒當能增進真正親善的程度乃屬可信。

(北京漫語)

最有效之方法爲語言，文化，風俗之真誠交流，試舉一近例：即中國人可以說日本話，但日本人也應該會說中國話。

(新民報半月刊)

打破語言障礙，中國人努力於日本語之學習，日本人努力於中國語之學習自然互相瞭解，澈底合作。

(時事叢報)

加強中日文化人之組織，謀感情上，意志上之融洽，增進社會上之一切中日合作事業。

(回教報)

可長期組織中日文化人聯誼會，互譯文藝作品以相互理解而邁進親善。

(新少年)

中日文化人應增加其接觸機會，進雙方感情互相發揮意見研討一切問題。

(立留叢報)

多作團體之連絡意見之交換，作品之介紹與翻譯。(婦女)雜誌多介紹中日文化交流及親善之歷史。

(中和月刊)

要無隔閡的作文化思想之交流。

(教育學報)

在「革新生活」聲中對中國婦女界

有何特別提供之意見

革新婦女生活，概言之，應以上級社會婦女為第一目標。

吾人試觀華北政委會王委員長夫人，北京市長夫人余燕英女史及天津市長夫人湯爾淑女史，均以儉樸稱於一時，較之過去偉人貴婦之翠繞珠環，宣赫於各娛樂場者，曷啻天壤。

其次應請求在上之婦女界領袖，倡導輔助社會，安定民生之公益事業，如設立婦女工廠，婦女貧民學校各種職業學校，幼兒救保團，幼稚園，平民醫院，婦女農事試驗場之類，求一般婦女能身懷一技之長，實踐革新生活之意旨。

組織「華北婦女協會」於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實施期間中，實踐婦女界普遍的肅正思想，對抗共匪。革新生活，安定民生。以及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之偉大目標。

會員須為華北政府長官之全體夫人為後援，集各學府與新聞界之婦女人材及社會上大企業家之有力女性合組而成，必如此則

其指揮方面學方面，學術方面以及實力方面，才有長足之進展而不離協力於治安強化運動以達成預期之目的。

於此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中「宣傳」亦為當今切要之圖。

次應組織「華北婦女文化協會」包括全華北婦女文化團體及各報紙婦女刊物各婦女雜誌而組織一元化的宣傳機關，吾人尤應致力於婦女界者即為治安強化運動之各大目標而使一般的婦女深切瞭解其意義。

(新光雜誌)

婦女之本性厥為操持家事，自古已然，文明國家亦莫不如是，如一受過教育之女子，精心主持家政，其家庭決有新的建設，家庭既有朝氣，定寓無限樂趣，男人處於有樂趣的家庭，其精神為振作的，其思想為靈活的，為國家社會服務自然盡責而勤奮，且富有創造力，正合「齊家治國」之本旨，齊家責任於婦女身上，治國責任在男人肩頭，為表裡一體不可化分之千古定論，亦為一愛國思想之國民必具條件，甚願我國先知先覺之偉大新女性，尤其受過高深教育之女性，認清本身職責之重大，應努力倡導走向家庭去。

在世界整個陷入戰爭體制中，一切都應節儉而充實戰鬥，比如吸鴉片，不但耗錢，而且損身，故戰時體制中，鴉片當禁。戰期延長，農產減少，為必然現象，為爭取最後勝利，節省食用，實為必要。(日本各雜誌現正討論此問題)以婦女而論，第一燙髮高跟，第二塗脂抹粉，第三服裝入時，就生產言，一切製網製化妝品的工廠應全部封鎖，改為土布及其他必要工廠。就經濟言，可節省巨數金錢，用供其他事業之活動。(中國公論)

假如我們承認日本婦女是世界上優秀的，那們，我該說中國婦女就是世界上缺點最多的婦女，簡單說，中國婦女(都市婦女)習學了西洋的短處，丟失了自己的長處，有人說「日本之強強於婦女」，這話並不是過的，今後各雜誌極力介紹日本婦女，

應全部把日本婦女賢妻良母的教育與風習搬到中國來，把美國式的女子教育趕快哄出去。

(中國文藝)

男人來談婦女問題，多少是有點私見的，難免有時也過於苛求，我們所希望的，他們已都站在婦女本身獨場而自行倡導，我們只希望在此次革新生活聲浪中，我國婦女界能够做出一點實在的成績來，既往中國的一般主婦們，大半都是勤苦耐勞，只有少數未婚小姐們，對於享受方面，未免有點過度。(三六九齋報)

「革新生活」是全體國民的總動，男子固屬無旁貸，而婦女界之任務更屬重要；希望她們能够注意到日本的婦女，德國的婦女，看她們是怎樣的服務社會，看她們是怎樣的參加建國，婦女們本身果能除去她們的缺陷，振作起來，一樣可以幫助推動社會的輪齒。

(中聯)

一，應廢除「虛榮」而力求「樸實」(貴忠誠)

一，應取消「奶媽」而自已「撫育」(盡母道)

一，應忌掉「烟酒」而鍛鍊「體質」(強種族)

一，應革除「賭博」而努力「向學」(求知識)

(新民月刊)

在男有分，女有別的認識上，我們覺得今後中國的婦女應該可到家庭去老老實實的作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須知追求婦女的自由和平等，非必到社會上來和男人一較長短。

(新少年)

一，對於職業之革新——婦女的職業，當然有正當的，但是也有不正當的，應當努力設法矯正婦女的職業，使她們都能入到正軌。

二，對於粧飾之革新——中國的婦女，應以日本女人爲法，從事於儉樸，例如不穿高跟鞋，免去燙髮等等。(華北體育)

在「革新生活」聲中，對於婦女界提供之意見首在於去奢轉

樸，不必要的消費應完全減除，一面喊獨立解放的口號，一面又仰息於丈夫或父母的弊病，如能取消則生活必煥然一新。

(國民雜誌)

在「革新生活聲」中，深望當前之婦女領袖，保持其過去的精神，從事參加各種運動，與其他團體合作，進行婦女運動，提高婦女之地位，使婦女在經濟上與男子立於真正平等的地位。

(吾友)

婦女界應各了解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婦女應盡之責任，劃去一切奢華，效法日本婦女之有國爲家服務精神。(立言齋報)

改新生活中，中國，婦女務必放棄美國式女自用自尊，而不著實際，還自以爲，「深受委曲」的心理，而且務承認爲家庭與子女教育而服務價帶，就是服務社會造福人類。

(北京漫畫)

應偏重於都市方面，尤其都市之婦女知識階級，應喚醒之自覺意識，使其自動組成婦女儉德會，由婦女領導婦女革新生活。

(新河北)

職業界婦女，應祛除虛榮，力尚儉樸。非職業界婦女，應回到家庭去。

(警聲)

個人對於婦女生活不甚了解，然就大體言之，婦女生活實有過分份侈者，在革新生活聲中，似應有以糾正。

(新進)

各種雜誌均可開婦女欄，對革新生活，使各界婦女爲最先實踐者，尤對婚喪加以指導及促其改良。

(旋宗報)

少在娛樂場所留連，安心回到家庭去。(時事叢報)

(教育學報)

生活力求儉樸，多設婦女家政學校等訓練機關，以期訓練婦女之規律生活，竭力提倡今後立國急應從儉，人人負生產之義務

應該展開一個婦女的革新生活運動，以改變今日婦女之虛榮生活。

以日本婦女勤勞奉獻為實踐模範，以希特勒「婦女回到廚房去」類為理論基礎。

第一應第四項所舉新國民運動，對婦女界亦有相當指示，可資考鏡。

應各自生產，不作消耗者，克苦勤儉，革新生活。

應實踐效法日本婦女之吃苦耐勞之精神，一般普通婦女缺乏學校教育。

(僑聲)

(東亞聯盟)

(新民報半月刊)

(中和月刊)

(婦女雜誌)

(回教週報)

想建設中國使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國

家有何具體意見

我們根據客觀的要求，根據我們的民族環境，我們想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以新精神作爲建國的精神，這種精神的內容就是：王道精神革新精神，克己精神，全體精神。精神是行動的基礎，所以精神的確立對於建設新中國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使好的領袖指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設，同時要教育國民，組織國民，和指導國民，有了好的領袖和好的國民，然後上下層社會方能健全起來，然後中國方能走上現代化和健全化的路。

中國公論會提出樹立新思想，展開革新運動，建設革新體制的意見，深蒙海內外有志之士的理論支援與呼應。故今後朝野應共同努力，展開理論鬥爭，由理論而實踐，不過現在大家對「革新」多有誤解，認爲換換皮毛也算革新，其實革新並非只是外

表，這點希望大家共同理解。

本刊的編輯宗旨是可以代表本刊的意見：

1. 本刊爲謀中國民族之復興，對內主張樹革新體制，對外確認民族獨立之立場。

2. 本刊主張東亞聯盟運動應形成爲國民運動，其運動目標有四，即：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攜，文化滲透。

3. 本刊贊成王道理想，而主張研究其實現方策，以期達到世界和平之確立。

要建設中國使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國家，首須注意辦理政治的人，最近新國會喊出的澄清吏治的口號，才是強國的根本辦法，辦國家的事的人如果好了，自然國家易於強的。

如欲建設中國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國家，至少須完成下列諸種條件：(一)與友邦進行合作，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二)排除英美資本勢力及其商業的榨取；(三)全國實行廉潔政治，掃除腐化及惡化份子；(四)剷除共黨之殘餘勢力，遏止共產主義之萌芽；(五)刷新全國政治機構，改善人民生活。

第一應當注重科學教育並獎勵學術，第二從新制禮作樂導民於正軌，掃除邪說與思想建樹東方固有道義精神，第三剷除貪污肅清，吏治的腐敗，實爲中國政治上的大障礙，第四取法日本同時並要望於日本朝野的提攜與指導。

建設中國使成現代的國家，不外從下列數端入手：甲，有統一的政府領導，並布固定的國策。乙，求與日本協力，以從技術人材與資本缺乏之補償。丙，改善並統一教育，以求國民意志之集中，爲建設新中國之基礎。

新國民運動之……等六原則實爲建設新中國成爲現代健

新進

新進

新進

新進

全國家之要圖，同時亦須致力提高普及國民教育，中國國民應全體一致信賴友邦，互相提携向東亞解放之途邁進，達到共存共榮目的，自能完成現代健全國家。

(立言叢報)

中國之靈魂在於文化，欲成爲現代健全國家須先有健全之靈魂，故必須努力整個的文化事業之建設，尤其對於我國固有之東方文化提倡而復興之，實爲必要之方策。

(新光雜誌)

想建設中國爲近代的健全國家，當由知識入手，如果沒有正確認識時代之國民，則無從言諸信仰的力量，當然一切社會活動便無從與談成果，所以普及國民教育與教育目的本身應加注重怎樣教育一個國民的事項。

(北京漫畫)

建設中國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國家，必須澈底革新體制，強化政治機構，實施治強運動。

(回教週報)

三、樹立人民中心思想，作爲政府後盾(三六九畫報)由各雜誌社組織訪日視察團，然後立於建議當局誘導社會之機能下，而使國家社會步入現代化。

(震宗月報)

每個國民均應自肅自戒，在政者應努力奉公，廉潔自持，以爲人民之楷模，人民應奉公守法，各習其能，各安其業，國家與人民成爲一體，戮力同心，則會日就健全。

(華北體育)

由澄清吏治，統一思想作起，並以入盡其才，地盡其利，財不虛費，物不虛糜爲原則

(新河北)

僑胞如能投資華北，實爲建設中國最緊要之條件，華北富有勞工以僑胞之資本，益以華北之勞工與土地加以友邦之技術的合作，相信可底於成。

(僑聲)

應實行中日滿緊密合作，取友邦之優點，培植自身爲現代健全的國家。

(婦女雜誌)

要輿論界一致奮起領導國民認識時代，努力建國運動。

(教育學報)

以全體主義爲施政方針，使軍官民聯爲一體。

(新民報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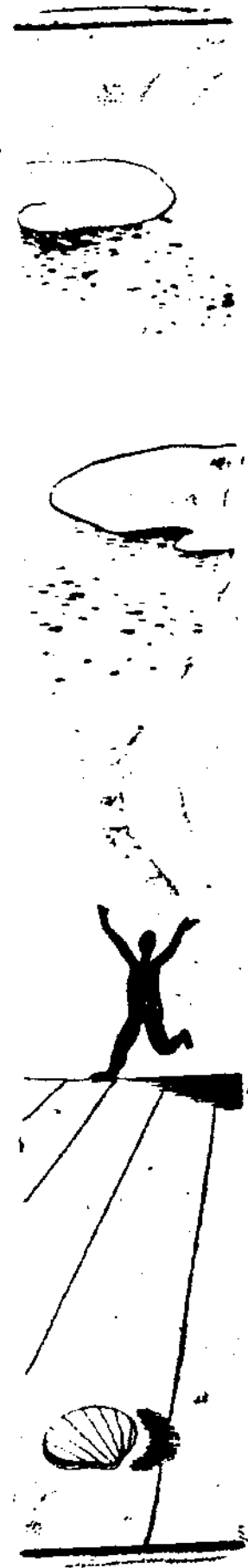
新韻語

革新生活

勤對儉。舊對新。立志對開誠。同情對好學。善俗對良民。常鍛鍊。整身心。大革陋習。到處要施行。布帛穀粟須寶貴。尊卑長幼辨分明。上下相維。節約廉明裕生活。官民互勉。奢華懶惰戕精神。

剿滅共匪

禍對滅。惡對兇。共產對妖絲。野張對離亂。郊外對村中。禍百姓。孽千重。惑老對砍童。姦淫對屋宇。擄掠遍倉園。鋤卻賊巢。濟萬里。擊來神鼓應三遍。斬草除根，從此光明首華北。救民建國。他日和平賴亞東。



論文藝大眾化之內容與形式問題

上官箏

一、問題的提出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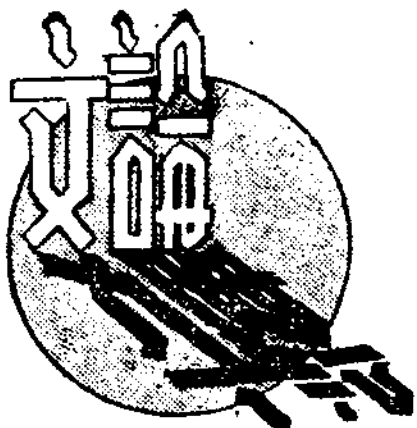
討論的範圍

已經有了將近三十年歷史的新文藝小說，到今日仍舊是特等智識份子——新士大夫階級——的專有物。這種「文人五娛」的文藝作品，不能為大眾接受，而廣泛的流佈於民間。相反的，倒是舊傳統的章回言情小說，黑幕小說，武俠小說，却獲得了較多的讀者，於是有些執筆於新文藝小說創作的人，由於事實的苦衷，竟轉換了目標，開始寫起章回小說來，所以新文藝小說的不能大眾化，無論從那一方面看，

都是個嚴重的問題，而且個早已成爲問題的問題。

關於文藝的大眾化，在一九三二到三三年左右，已經有過一次討論了，這在下面再講；而且新文藝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實在便有人注意了這個問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及「平民文學」中，都不難發現這樣思想的蘊藏。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階級，這樣的要求就顯著。有些進步的理論家已經提出了「個人主義」等等的問題，這些都成爲一九三二年「文藝大眾化」論戰的張本，不過，却始終沒有得到具體的結論。由於客觀環境和主觀力量的原因，這問題大概是很容易解決的，自然，在文藝復興呼聲甚高的今日舊話重提，經過了歷史的沖洗，便另有一番新的意義。

散見於各期刊的關於文藝大眾化的意見頗爲零星，國民雜誌於七月中曾以答問的形式，提出問題七條，要求若干文筆從事者答復，據



答案將刊於該誌十月號中，那幾個問題：——

(一) 文藝小說雖然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但事實上大部份民衆仍不能接受它，當然民衆的水準太低，可是文藝小說本身是否拒絕了這水準太低的民衆呢？

(二) 假如文藝小說本身是忽略了大部份民衆的消化機能，那麼是就這樣孤芳自賞等着民衆的消化能平提高呢？還是適應民衆去改變一下形式呢？

(三) 假如目前流行着的章回小說無疑地在形式上是接近了讀者，然而內容不能諱言他是仍然落伍，是就不齒地唾棄它嗎？還是想法改進它呢？

(四) 對於「舊瓶裝新酒」，利用民衆易於接受的形式（章回）而貫輸以新的意識的通俗小說是否應該獎勵與推動？其推動方法如何？

(五) 假如章回小說的內容進步到日本「通俗」小說那樣，在我們國文藝小說只能及於作者編者的現在這種文人互娛的文學，是吾應該存在呢？

(六) 對現階級小說——文藝小說，章回小說——的批判與指導。

(七) 對於樹立文藝小說，通俗小說兩個陣營的文學建設案的意見。

如上所示國民雜誌所提出關於小說的內容與形的大眾化的問題，是各方面都顧到了的，所以展開這一個問題，也可以依照了這樣的綱領去檢討。

二、文藝大眾化論爭之史的觀察

在這裏，不能不先看切實「文藝大眾化論爭」所留給我們的成績

一九三二年六月的文學月報創刊號，發表了宋陽的論文：「大眾

文藝的問題」，他提出了大眾文藝——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他以為五四運動文學革命所爭取來的白話文，仍舊是「死文字」，「……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言語的習慣，而採用許多古文法，歐洲的文法，日本的文法，常常亂七八糟的夾雜著許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即使讀得出來，也是聽不懂的所謂白話。……這些……文學家正是現在的第一號的「林琴南」。他又說，「……舊小說式的白話，却是古代的白話，比較有規律的溶化着一些文言的文法，……這白話比較起其餘幾種的所謂中國文來，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祇有她是從民衆的口頭文學（宋元平話等等）發展出來的。……可是，舊小說的白話是「死的言語」（五四式的所謂白話）一樣，根本就沒有活過，所以連「死的言語」的資格也沒有。……這種舊小說的白話實際上也有所謂「義法」，也有許多傳言文字發展的習慣。現在一上中下三等的禮拜六派的作家，其實是第二號的「林琴南」。

按照宋陽氏的說法，文藝的大眾化，是必須非把這兩種「林琴南」打倒不可的，他主張要繼續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再來一個「新的文學革命」，他說：「……新的文學革命不但要繼續肅清文言的餘孽，推翻所謂白話的新文言，而且要嚴重的反對舊小說式的白話，『反對現在的一切種種林琴南』，是我們的新的的口號。……一切寫的東西都應當拿『讀出來可以聽得懂』作標準，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活」。

除去要用「活人的話」來寫以外，同時他還主張文藝大眾化應當採用淺近的敘述方法，應當用「有頭有腦的敘述」——不像新文藝那樣的「顛頭倒無頭無腦的」寫法。「應當運用說書雜戲小唱，文明戲等類的形式，自然應當隨時創造大眾所容易接受的新的形式。例如利用流行的小調，夾雜着說白，編成記事的小說，甚至於創造新式的歌劇；利用純粹的白話，創造有節制的大眾的誦詩；利用演義的體裁

創造短篇小說的新形式，大眾化的最通俗的論文等等……這在實際工作開始之後，經驗還會告訴我們許多新的方法，羣衆自己會創造出許多新的形式……」——「……同着大眾去提高文藝的程度，一直到消滅大眾文藝和非大眾文藝之間的區別，就是消滅那種新文藝的非大眾的文藝」。

這論文發表之後，當然便引起了各方的反應，比較重要，而且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的有止敬的文章，他在「問題中的大眾文藝」一文裡（載文學月報一卷二號）說，「技術是主，『文字本身』是末」。他以為第一，宋陽所提出來「『紳士文字的渣滓』以後舊小說裡的白話，始終還是讀得出來，可以懂得——爲羣衆所懂得」的意見，該應有補充的三點：——

（一）讀得懂的只有測字先生那一流羣衆，而不是西瓜大字僅能識上一扣的一般羣衆。

（二）聽得懂的只有過特殊的「說書場教育」的羣衆，而也大是二般羣衆。

（三）讀得懂聽得懂舊小說裏說白的人們從前是讀過年「蒙館」，識上了千把個字，可是「虛字不通」的一種特別「文盲」。

他以為這是「蒙館教育」特殊的成績，現在專讀「新文言」的白話小學教科書的小學二三年生可就相反了。他們勉強可以「聽得懂」兒童世界以及小朋友雜誌裏的「新文言」作品，或甚至於葉紹鈞的稻草人，然而十分聽不懂舊小說裡的說白」。所以大眾的讀不懂「新文言」，是因爲和「新文言」接近的機會較少的原故。

因之，第二，他以為小說之不能大眾化，不是文本字身的問題，而是寫作技術的問題，他在舊小說中發現了多作動作的描寫，少作抽象的敘述的優點，以爲利用這樣的優點，「新文言」的小說也可以獲得讀者，同時，他「在『文字本身』以外搜討舊小說比之『新文藝』更能接近大眾的原因，他也發現了幾點：——

（一）舊小說內所包含的宇宙觀人生觀本就爲大眾所固有（這是屬於內容方面的問題，並且這是文藝大眾化所要爭求的目標）。

（二）舊小說的描寫方法剛好合於大眾的幼稚的理解力（這是屬於形式方面的問題）。

（三）舊小說的描寫方法不只是有頭有尾的平鋪直敘和以章回分目爲其特色，還有一個特色是描寫方法是動作多，抽象的敘述少，而且祇用很少沒扼要的幾句話寫一個動作。「又連許多動作來襯托出人物的悲歡憤怒的境遇，刻畫出人的性格……」。從藝術的法則說，也是明快的動作能造成真切的有力的藝術感應」。

所以止敬的意見，如前所述，是以爲文藝大眾化，技術是主，文字本身是末。用「新文言」來寫作，是可以的，然而却要學習舊小說描寫技術的優點，「大眾藝術裡構成故事發展及人物性格的一切動作更有一要點，即一切動作必須本身明確確定，不藉助於聯想、暗示的描寫也須避免。……一篇大眾文藝的故事應得有切切實實的人名地名以及環境……」。至於「僅僅抄襲了分章回與平鋪直敘的門面法兒，是不够的，并且不要，再若僅僅學取了那種半文半白的句調，是無用的，並且也是不必要」，所以注意技巧問題，是因爲他以為大眾文藝必須要使「大眾感動」。

在話言——用什麼話寫——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也是分歧的，宋陽以爲必須用「相正的現代中國話」——「鄉下人的言語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新興階級，在五方雜家的大都市裡面，現代化的工廠裡面，他們的言語事實上已經在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話（不是官話的所謂國語）它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受外國的字眼，創造着現代政法技術等等的新的術語。這種大都市裏，各用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說書的普通話，才是真正現代中國話——來寫，這是他的主張中的文藝大眾化的要點。止敬則以爲（一）事實上還沒有真正現代「中國話」；（二）宋陽心目中的「真正現

代中國話」還不够文學描寫上的使用。所以他主張「到底還不能不用白話」——即「新文言」，不過他附加條件，「要從事創作的人多下工夫修煉，肅清歐化的句法，日本化的句法，以及一些抽象的不常見於口頭的名詞，還有文言裏的形容詞和動詞等等」，他並且說：「作家要辦到此層，一定不能躲在書房裏用工夫，他必須和各種南腔北調的人多多接觸，先使他自己的嘴巴練好」。

於是論爭就開始了，宋陽先定了止敬兩大罪名，他說止敬的主要的意思有兩方面，一是藝術價值方面的問題，他認為「不能使大眾感動的就不是大眾文學」；二是文學革命方面的問題，他認為「新文言可以用來寫大眾文學，大眾文學的運動不必同時負擔領導新的文學革命的任务」——因為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新的文學革命」。這是宋陽和止敬之間，在原則上的不同的意見。（見宋陽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文學月報一卷三期）

原來宋陽對於文藝大眾化的理解，是這樣的，他以文藝大眾化為一個革的文化運動——革的文學革命——，由這個革的文學革命中，要作到第一。舊傳統形式的克服，——即肅清華文言——第二，革工具的獲取，在運動進行逐漸形成革的真正的現代中國話——和用以表現這「真正的現代中國話」的文字，與利用這「真正的現代中國話」的作品。所以他的着眼是廣泛的，不只是文藝作品，連一般的用文字表示的文藝也在內。他不主張「傑作」，而主張「普遍的作」，所以他是希望「由量的增加到質的變化」。所以他向文藝作者的要求是：「第一，注意到用什麼話寫之第二，必須在最近一期裏運用淺近的描寫方式。採取舊小說「形式上的形式」；第三，最低限度的分清雜論文和文藝作品的區別——這樣就使得一般「作家」都可以開始工作。這是一個運動的開始。」第一項的「注意到用什麼話寫」，他的結論是：——

(一)不是農民的原始的言語，而能接受政治技術科學藝術等等

的豐富的字眼。

(二)也不是紳士階級的言語，不會盲目的抄襲歐洲日本的文法而只從古文漢文裏去找些看得懂而聽不懂的「象形字」來勉強應付現代文化生活。

(三)並且不是用某一地方的土話勉強各省的民衆採用作國語，也不是偏僻的固定的「鄉下人」言語，而是容易接受別地方的大言集成的言語」。

三、今日的課題與「大眾」釋義

文藝大眾化的論戰雖然當時並沒有得到什麼明顯的結論，可是，我們由這裡却找到幾個一般的原則。

對於文藝的應當大眾化，這是每個進步的論者都承認的，所成爲問題的，是文藝大眾化所應採取的形式和內容，以及用怎樣的方式來進行這一個改革。

在內容方面，按照鄧伯奇的說法，「大眾文學應該是大眾能享受的文學，同時也應該是大眾創造的文學，所以大眾化的問題的核心是怎樣使大眾能整個地獲得他們自己的文學」——「關於文學大眾化的問題」。這一點，在原則上，大抵所有的進步的論者，都是同意的，所以關於大眾文學的內容，——就是寫什麼東西的問題——很少爭執，止敬說這些問題「已經說完，毋庸蛇足」。它要暴露黑暗和諷刺現實，承繼五四運動以來的進步的文學精神，而且更昂揚之，更發揮之，這是必然的要求。不過以大眾文藝的發展，爲第二次「文學革命」的爭鬥的一派論者，——以宋陽爲代表——，因爲把大眾文藝的含義看得甚廣，——他們是企圖在量上擴大，以便促使質之變化的——所以在大眾文藝的題材方面，也就極其廣泛，例如他們以爲可以有：一，最迅速的反映之當時的活動和事態的報告文學；二，舊題材的改作，如新詩傳，新水滸等等；三，歷史事件的演義，如洪楊革命，香港

罷工，反英事件……；四，國際文學的改譯；五，暴露現實的報告或通信；六，社會新聞的改編，譬如惡劣的黃色新聞會利用什麼鬧生槍斃，黃陸戀愛，李淫殺子案等等的新聞以作低級趣味的號召而散佈毒素，大眾文藝可利用這樣的題材，描寫大眾戀愛生活家庭生活等等的問題，以反映現實和指示現實；七，若干脚本唱詞，小說，歌謠，說書，的整理，改編與重刊等……；都是對一派雖然主張大眾文藝必須要有「感動」的力量，才能稱為「文藝」，而強調技巧問題，——以「敬為代表」——，可是在本質上，對於宋揚等提示的原則，並沒有反對的意向。

在形式方面——用什麼話寫，怎樣寫，——雙方論者的意見各有分歧，然而對於五四運動文學革命以來的白話——新文言——的不滿，則為雙方論者的共同認識。而且，雙方論者都承認有向舊小說的描寫技巧和說言文字有學習與吸收的必要。不過一方面是以為新文言還可以作為今日大眾文藝的文學工具，（自然這是經過了揚棄之後，而且指進步的一部份而言）。另一方面則以為新文言需要打倒，而在大眾文之建設的活動過程中，創造「真正的活的中國話」，由於這種原則上的差異，所以對於「怎樣寫」的問題，雙方的意見便稍有不同，不過在本質上，彼此的認識，距離是很小的。因為他們都在要求今日的新文言的改革與進步。

這裡便遭逢裡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今日中國是不是已經有了「真正的活的中國話」，此其一；第二，現在應用的方塊字，是不是可以充分表現這「真正的活的中國話」？——即現在的方塊字，可以擔負把這「真正的活的中國話」寫到紙面上來要求嗎？這實在是個苦惱的問題，因為第一，中國社會的本質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的社會，因為有這樣的特質，中國的「國民語言」還沒有形成，北京人不懂上海話，上海人不懂廣州話，廣州人也不懂四川話。所謂「真正的活的中國話」，一時很難作到「全國的統一性」這一個要求，

而這又是一個很迫切的要求。同時，現在作為全國的共同語言的——這當然只是相對的——却正是紳士階級的「新文言」。第二，這「新文言」不是國語，所以可以用方塊字表示，恐怕也正是因為用方塊字表示的原故，所以才不是國語，而且有些場合，就是新文言，也感覺到方塊字的不能盛任了。所以「國語革命」之後，便有「國語羅馬字」的要求提出，這是中國「語文革命」的一夫轉換期，雖然這樣的要由主觀條件的限制，未能達到企望的目的便變質退化，可是已經明顯的說明了方塊字的不能再盛任作中國的新文字的必然性。至於「真正的活的中國話」，那自然更不能希望用方塊字來作為表示的工具了。

由這裡，便引起「中國方塊字的改革問題」，這也有一個戰論發生，可以說是文藝大眾化論戰的延長。

中國文字改革的論爭情形——這當中還加雜着有過一段「大眾語論戰」——因為非本文討論範圍所及，我們可以略去不談。只由文藝大眾化論戰的「戰果」裡，我們也可以覺得現階段新文藝發展中所要求的文藝大眾化之應走的路向。

「文藝」的應該「大眾化」，這是沒有人能夠反對的，今日遭逢到新文藝的不能擴展其讀者群，而成為少數特等有聞者的獨賞物，當然這正是不能大眾化的結果。我們在現階段的文藝活動中，探求促其大眾化的策略，從歷史的論爭戲裡，已經知道了新文藝不能大眾化的根本原因，其一是形式上描寫技巧的不成，和遠離大眾的欣賞水準，其二是可能表現新形式——寫作的技巧等所要求的——的新工具（新文字和「真的活的中國話」）還沒有形成。我們今日來檢討文藝大眾化的問題，當然仍舊要從這兩點來出發的。

不過，在這裡，我們又可以找到問題的主眼，就是所謂「大眾」，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呢，換一句話說，在現階段的文藝大眾化的課題中，是在指着怎樣的「大眾」而言呢？

把這個問題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今日的文藝，它的讀者羣是誰呢？是爲誰寫作，又是散佈到了什麼人中呢？

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所要討論的文藝大眾化的課題，就可以正明的，順利的解決了。

這就牽涉到中國的教育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的教育是不普及的，識字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全國國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彼等沒有享受文藝欣賞的「福分」。而在識字的百分之二十的國民中，因爲種種的關係，能够有福氣讀「文藝」之類的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份。

我們所要求的文藝大眾化，是指文藝普遍的呈獻給全國民大眾化而言，由於以上的事實，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困難」了。實際上，今日能够享受了「文藝」的人，還是一部份有閒的小市民，鄉村中的知識份子，學生，以及傳統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士農工商」的「士」……等等。舊小說的影響較廣，在都市裡寫小店員，會社員，舊式的商人，「吃瓦片」或「印子錢」的有產者及其一流，物，擁護，因爲他們的生活，正是舊小說的內容和故事，兒女情長人英雄氣短，鴛鴦蝴蝶，才子佳人；新章回裡，則有穿高跟鞋帶了百萬家財私奔的少婦，或是落魄他鄉，突遇豪富，名利因之雙收的公子，這些都是小市民們所景仰和羨慕的聖物。如果是農村裡的士紳士，或較士紳士還低一等的知識份子，大概對這樣的作品就不太感覺性趣，他們所憧憬着的大概還是乾隆私訪或殺官刻印一類的典型，由於他們的生活苦悶，對於替老百姓出氣的英雄人物，是特別具有同情心的，我在另一篇批評蓋甲山的文章裡（刊東亞聯盟二卷五期），曾把今日農民的思想稍加分析，覺得他們心目中所崇拜的人物，與小市民大不相同，在偶然的接遇中——或者用漂亮的面孔——邂逅而娶一個將軍或省長的女兒，（頂好這女人是有才有貌，而且是以萬分之忠心愛着男主人公的），以便發財和得勢，像這樣的思想，在農民中是很

少有的，他們所景仰的大抵是強盜，或與強盜同類典型的人，所以在鄉村裡流行的是水滸傳，七俠五義，乾隆遊江南，雍正劍俠圖，三俠劍，甚至無可奈何的只能用「佛法」來制服敵人的濟公傳。

新文藝的擁護者青年學生，和由學生出身的新興知識者羣，他們由小學校便受了「新文言」的訓練，大狗跳，小狗跳，大狗叫，小狗叫，已經讀得熟練了，所以習於新文言的形式。而新文藝也代表和領導了他們的思想，舉一個例說，五四運動以來，青年有了婚姻自由和思想解放的要求，反映了這一個要求的，便以郁達夫，張資平，郭沫若等創造社一派所產生的小說，創造一派雖然以後變質分化，爲走了各自的道路，然在在初期的時候，苦悶的吶喊是他們共同的創作表現。

知道了這樣的事情，我們就轉入本題，來談一談今日文藝大眾化和其內容與形式的問題罷！

四、怎樣解決文藝大眾化問題

考慮一個問題，應該顧及主觀的力量和客觀的環境，不然便是空想。

我們不能否認在活動的進行中，主觀的力量可以改進客觀環境，同時客觀環境也能够影響主觀力量，不過，這裏有一個要點，就是我們要切實把握住問題的實踐性，只是理論，不能實踐，他仍然是空想。只以文藝大眾化的形式而論，用什麼，寫和用什麼文字寫的問題，像宋陽所代表的一派意見，主張應用「真的活的中國話」和新的中國文字，在原則上，是應該贊成的。可是這樣的企望，決不是馬上可以作到的事情，在活動的過程中，自然有辦法也有可能希望達到這樣的目的，可是所經的路程，不可諱言的，必有一個相當遙遠的距離，「新文言」雖然不是理想的工具，然而終究還是相對的進步的工具，而且在社會上也有了相當的勢力和基礎，並且也有逐漸改革變化的傾

向。周豫材先生說：「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大多數人不識字；目下通行的白話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語又不統一，若用方言，許多字是寫不出的，即使用別字代出，也只爲一處地方人所懂，閱讀的範圍反而收小了」。（文藝的大眾化——集外集拾遺頁二二一），這話很有道理的，今日放棄了「新文言」，何是放棄聊「新文言」的這一讀者群，不以「新文言」爲文藝大眾化現階段寄託的主體，實是錯誤的幼稚病現象，所以「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聊的以自慰罷了」（前揭書）。

如果文藝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幾乎可以涉及廣義的大化，倘是這樣的時候，問題便可以在這裡獲得結論，文藝大眾化的活動應該保有多元性的發展，其中的一部份應當以既有的新文言爲活動寄託的主體，另一部份如宋陽一派所主張，作徹底大眾化的嘗試，——與新文化的普及運動合流——，如周豫材先生所說：「……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裡，仍富有種種難易不同的文藝，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不過應該多爲有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條」（前揭書）。將來，這多元的活動，自然能夠殊途同歸，而形成一個高級的飛躍。

現在便只有從這裡下手，爲了適合和獲得我們的讀者羣，便決定這樣的兩條綱要：——

（一）以現行白話爲工具，盡量使其接近口語，必要時並創造新詞和新語彙。儘可能的避免「死話」（文言文）文法和「詞」的應用。

（二）在形式上吸收舊小說的技巧，以適合大眾的欣賞水準。

然而在這裡又有了新的問題，不得不加以補充。大概文字和口語之間的距離，很難完全消滅，因爲文字要用筆書寫，有永久性，便不能像國語似的噴噴蘇蘇，自然要簡單明瞭，而且因爲較有時間的富裕

，在修辭上便要美化和複雜起來。所以所謂「真正的活的中國話」的白話，也只應該是一種可以讀可以說的出來的文字而已。這樣的要求，新文言是相對的可以作到的；此其一。第二，白話文再通俗化，不是退嬰，而是更進一步的發展，所以在組織的嚴密和文法的限制上，都要注意。中國的文法組織等不嚴密不完美也必需有機的吸收外國的文法和組織，不管是日本的，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有需要的時候，我們便應該大膽的試用，以產生新的文法組織，有許多人以爲吸收了歐化文法，便是「大逆不道」，情願保守自己不完美的工具，這實在是可笑的見解。周豫材先生說得好，他說：「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將非因爲好奇，乃是爲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裏，便也寫些『假飛路』，『麥特赫司脫路』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嘗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白話不敷用，便只得採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僅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先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文，但我們不覺得它却又粗淺，籠統嗎」（花邊文學）？所以白話文的歐化，也是必然的。第三，在白話裡應用新語彙，這裡所指的新語彙有兩種，一是外來語，一是土話。因爲交通發達，人人的接觸的機會較多，由於文化的交流，許多外國的說彙和名詞都傳到中國來了，比如說「摩登」之類，便是外國話。各地的方言，也因為以上的原因，而吸入文藝作品中，如上海的「白相」，山東的「幹啥」都是。這也是必然的結果，無法違抗的。進步作家應該注意這一點，這也是產生「真正的话的中國話」的一個過程。

吸收舊小說的技巧，已經在本文第二節裡說過了，只是模仿，形式，是沒有用處的，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研究舊小說的技巧，接受先人的遺產，而發揮那神秘的奧妙。這裡還有這樣的事實，像水滸，紅樓夢，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那樣知名的舊小說的作者，都是很有

造詣的人，就是今日較為流行的章回小說，往往作者的文學修養也很深，像「海上花列傳」的作者便是一例。有些新文藝的青年作者，不肯用功學習，粗製濫造，不只對人生毫無體味，就是文學的運用上也不純熟，這樣的作品，自然更無法走進大眾裡去了。在論爭中，此事往往又是容易被忽畧的。

我們已經談過了文藝大眾化形式上的種種問題，人類是歷史的動物，我們無法否認歷史，也無法不接受歷史的影響，以上所得的結論，便是由歷史演變的結果，在文藝大眾化的內容方面，當然也不能越過歷史的線索去。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五四時代是一個大轉機期，在這個時期進步的文化人提出了新形式的改革和「人」的發現。（參考筆者「五四運動與文學」載東亞聯盟三卷四五期合刊）。五四運動的健將周作人先生連發表了幾篇有力的文章，「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和「思想革命」。這成爲中國新文學運動有力的宣言。

今日的文藝大眾化的內容，當然也是沿了這樣的路線走的，周作人先生說：「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人的文學）。他以為「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排斥改正」。他主張「第一，關於物質的生活，應該各盡人力所及，所人事所需。……第二，關於道德的生活，應該以愛智信勇四事爲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襲禮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實的幸福生活」。他以為「提倡女人殉葬——即殉節——的文章，表面上豈不說是『維持風教』，但強迫人自殺，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學」，應該列入被排斥之例。同時他舉出：（一）色情狂的淫書類；（二）迷信的鬼神書類（封神傳，西遊記等）；（三）神仙書類（綠野仙蹤等）；（四）妖怪書類（聊齋志異，子不語怪力亂神等）；（五）奴隸書類（甲種主題是皇帝狀元宰相，乙種主題是神聖的父與夫）；（六）強盜書

類（水滸，七俠五義，施公案等）；（七）才子佳人書類（三笑姻緣等）；（八）下等諧謔書類（笑林廣記等）；（九）黑幕類。……等等的小說，「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他所提倡的是「平民文學」，「平民文學應該著重與貴族文學相反的地方，是內容充實，就是普遍與真摯兩件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爲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便也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爲普遍，也更爲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爲真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天下決無只有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所最喜歡說的殉節守貞，也是全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爲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只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們說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意實感，自然不暇顧及那些雕章琢句了。譬如對衆表白意見，雖可略加努力，說得美妙動人，却總不至於文一句小曲，唱的十分好聽，或編成一個笑話，說得鬪堂大笑，却把演說的本意很却了。但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只須以真爲主，美即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與以美爲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平民文學）而且，他更具體的提出「思想革命」的要求來：——

「但我想文學這事務，本合文字與思想兩者而成。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礙文學的發達。若思想本質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反對古文，大半原爲他晦澀難解，養成國民籠統的心思，使得表現力與理解力都不發達。但別一方

面，實又因他內中的思想荒謬，於人有害的緣故。這種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間。幾千年來，根深蒂固，沒有經過廓清，所以這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已融合爲一，不能分離。我們隨手翻開古文一看，大抵總有一種荒謬思想出現。便是現代的人作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幾個古典熟語，那種荒謬思想已經滲進了文字裏面去了，自然也隨處出現。譬如著年月，因爲民國的名稱不古，寫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黨氣味，寫作已未孟春，又像遺老。如今廢去古文，將這表現荒謬思想的專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但他們心裏的思想，恐怕終於不能一時變過，將來老癩發時，仍致胡說亂道的寫了出來，不過從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話罷了。話雖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謬，依然有害。好比君師主義的人，穿上洋服，掛上維新的招牌，難道就能說實行民主政治？這種變文字不變思想的改革，也能算是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呢？

中國懷着荒謬思想的人，雖然平時發表他的荒謬思想，必用所謂古文，不用白話，但他們嘴裡原是無一不說白話的。所以如白話通行，而荒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樂觀。因爲他們用從前作過聖諭廣訓直解的辦法，也可以用了支離的白話來講古怪的綱常名教。他們還講三綱，却叫作「三條索子」，說「老子是兒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講復辟，却叫作「皇帝回任」。我們豈能因他們所說是白話，比那四六調或桐城派的古文更

加着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話文，和一篇非復辟的古文並作在一處，我們說那邊好呢？我見中國許多淫書都用白話，因此想到白話前途的危險。中國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將舊有的荒謬思想棄去，無論用古文或白話文，都說不出好東西來。就是改學了德文或世界語，也未嘗不可以拿來作黑幕，講忠孝節烈，發表他們的荒謬思想。倘若換湯不換藥，單將白話換成古文，那便如上海書店的譯白話論語，還不如不做的好。因爲從前的荒謬思想，尙是寄寓在晦澀的古文中間，看了中毒的人還是少數，若變成白話，便通行更廣，流毒無窮了。所以我說，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爲重要。我們不可對文字一方面過於樂觀了，閉却了這一方的重大問題」。(「思想革命」)

在以上引錄的周先生的文章中，對於新文學內容的見解，差不得早成爲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活動的幾個基本綱則，此後雖然隨時都有補充和增強，一直經過幾次論爭，新文藝理論逐漸的完整起來，然而原則上，仍然是遵循了這幾個綱則的，「人」的發現平民(國民大眾)的尊重(即人權的提高)文藝之思想的批評，這三條路徑所產生的文藝要求也正是文藝大眾化所應注意和延續的，而且文藝大眾化正可以忠實的完成五四運動以來文藝革命所沒有能够完成的歷史任務，因爲文藝大眾化正是五四運動以來之文學革命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是發展了一個階段的文學活動，經過批判之後的再建也。

新韻語

確保農產

銷對產。保對全。農業對鄉田。耕耘對耕耨。糧給對民安。收割好。儲藏堅。小心存在屋。大量報諸官。總要運于軍管內。莫教流入匪區邊。稼穡惟勤。增滿倉箱基地富。保持有道。添諸州里國人歡。



友誼

西齋隨筆

懷武者小路實篤老人



黃隴西

到了去年又在一家日文書店發見實篤老人新著的厚厚一本孔子傳，於是又燃起我讀日文的雄心，說來真覺很是慚愧，一則因為自己的忙於生活和疏懶的緣故沒有把日

大約在一九二四年吧，我讀了魯迅譯的「一個青年的夢」，便開始曉得武者小路實篤了，也便是我由於讀了這本書的影響開始發願去學習日文的時期，後來生活屢不安定，日文始終沒有學好，一直

文弄懂，一則深愧到生為中國人的悲哀，雖然魯孔之盛時有所聞，而像這樣有系統的「孔子傳」一類的書，却不是出於中國人的手筆，我們的文化人儘管年年祭孔，却似乎很少見到有人拋棄功利主義的觀念，用學者唯理的態度認真作一部孔子傳，自然這都是閒話了。我這裏所要談的倒不是什麼牢騷，還是因為老人最近從日本寄給我一張水彩墨筆畫，我的高興是不必說的，只是想到如老人這樣的人道主義的老作家，可以算是現在世界上僅存的老前輩了。蓋自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後，和平主義以及托爾斯泰的 Ah For Life 是頗受人歡迎的，老人可是受著這種影響自成為所謂日本的白樺派，而且還建設過新村，這是

人們都知道的，老人現在仍在東京帝大教書，近年來世界的動亂和老人的理想似乎大相徑庭，我們門外人自然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婦女問題

深懷自己的孤陋寡聞，對於談論婦女的書籍，讀的極少極少，我所讀過大抵皆宗教的或道學的法法，老老實實從「人」的本位來談婦女的實在絕不易見，此中不無緣故，第一要提到數千年來的中國的宗法社會，人們的文化水準大概仍是一談到婦女便離不開宗法社會型的禮教思想，殊不足取。近年來隨著革命巨浪的到來，婦女問題已被注意了，談來談去，差不多

都歸咎於政治的不上軌道，經濟問題之不能解決，大家都感到沒有辦法，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一般小康之家的婦女借著歐化的皮毛，吃了很大的虧，而所收穫的僅僅是一些畸形的虛榮的表面的裝飾，抹殺了整個的問題，這一點又恰是一般道學家藉以作爲衛道的攻擊的焦點，「風化」問題無時不掛在他們的口上，實際上愈是衛道，愈使背「道」而馳的風化問題有增無減，這不是很值得一想的麼？

偶然得讀知堂先生的北清沿道訊，文內對於婦女問題有極可貴的意見。如說「反女性的論調恐怕是自從天雨粟鬼夜哭以來便已行之，而憎女家之產生則大約在盤古開天地以後不遠罷。世人對於女性喜歡作種種非難毀謗，有的說得很無聊，有的寫得還好，我在小時候見過唐代叢書裡一篇黑心符，覺得很不錯，雖然三十年來沒有再讀；文意差不多都忘記了。我對於那些說女子的壞話的也都能諒解，知道他們有種種的緣由和經驗，不是無病呻吟的，但我對他們也有一句辯解，你莫怪他們，這是宿世怨對，我不是奉「安士全書」人生觀的人，却相信一句話曰「遠報則在兒孫」，新女性發刊的時候來徵文，我會想寫一篇小文，題曰「男子之果報」，說明這個意思，後來終于未曾做得。男子幾千

中國文藝 西齋隨筆

年來奴使婦女，使她在家庭社會受各種苛待，當然或者覺得也頗快意，但後來漸感到勝利之悲哀，從不平等待遇中養成的多習性發露出來，首當其衝者不是別人，即是後世子孫，真是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怪不得別人；只怨自己。若講補救之方，祇在莫再種因，再加上百十年的光陰淘洗，自會有轉機，像普通那樣地一味怨天尤人，全無是處。但是最後還有一件事，不能算在這筆賬裏，這就是宗教或道學家所指點的女性之狂蕩。我們只隨便引佛經裏的一首偈，就是好例，原文見觀佛三昧海經卷八，

若有諸男子 年皆十五六
齋壯多力勢 數滿恒河沙
持以供給女 不滿須臾意

這就是視女人如惡魔，也令人想起華賽格耳的娼婦說來。我們要知道，人生有一點惡魔性，這才使生活有一些意味，正如有一點神性之同樣地重要，對於婦女的狂蕩之攻擊與聖潔之要求，結果都是老流氓（Kosov）的變態心理的表現，實在是很要不得的。華賽格爾在理論上假立理想的男性（F. M.），但知道在事實上都是多少雜糅，沒有純粹的單個，故所說娼婦娼婦二類也是一樣地混和而不可劃分，雖然

因分量之差異可以有種種的形相。因爲娼婦在現今是準資本主義原則實淫獲利的一種職業，所以字面上似有侮辱意味，如換一句話，說女子有種族的繼續與個人的欲樂這兩種要求，有平均發展的，有偏于一方的，則不但語氣很是平常，而且也還是極正當的事實了。按華賽格耳即是性與性的著者，其學說主張女人中有娼婦娼婦兩類。知堂先生上面對於婦女的觀點是由這裡出來的，但他却進一步折衷起來，主張「若能依了女子的本性使她平均發展，不但既合天理，亦順人情」，換言之，更女性固有的聖母與淫女的成分合一，而求得平均的發展，我以爲這固是頗接近真理的看法，由是我們可以說一個男子所要的「賢妻良母」，大概即是所謂「母婦型」的一類，應該說是母婦性較發展的一類吧。這好像宿命似的，男性對於女性所需要補足的，不單是聖母或淫女的任一性質素而已。然而宗教家與衛道家却總是抹殺事實，在唯理的態度上看來實未足爲真理病，而在所謂「世道人心」這方面，他們的說法固自有其苦心，可博會心一笑耳。

舊戲和新戲

近來有人討論新劇和舊戲的問題，可

惜他們所討論的似乎只是粗淺的形式問題，遠不及新青年雜誌時代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諸人的論戰，對於這筆算賬查起來再看也有意思的，當時與胡適錢玄同等立於反對的，可以張厚載做例，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上有他的我的中國舊戲觀一文，這篇文章極力替舊戲辯護，他舉出這幾個節目：（一）中國舊戲是假像的（二）有一定的規律（三）音樂上感觸和唱工上的感情。張氏認這三項都是舊戲的好處。「我的結論」他說，「以為中國舊戲，是中國歷史社會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可以完全保存。」錢玄同却完全否定舊戲的價值，強調說，「中國舊戲，請你在文學上的價值，能值幾個銅子？試拿文章來比戲：二黃西皮好比「八股」；崑曲不過是東萊博議罷了，就是進一層說；也不過是「八家」罷了，也不過是「文選」罷了。八股固然該廢，難道東萊博議，八家和文選便有代興的資格嗎？吾友某君嘗說道，「要中國的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我說這話真是不錯。！有人不懂，「我這話怎講？」我說，一點也不難懂。譬如要建設共和政府，自然該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設平民的通俗文學，自然該推翻貴族的艱深文學。那麼，如其要中國有真戲，

這真戲自然是西洋派的戲，決不是加臉譜派的戲。要那扮不像人的人，說不像話的話全數掃除，盡情推翻，這戲怎能推行呢？（見新青年五卷一號）顯然的，錢氏是提出「西洋派的戲」來代替中國的舊

我的記憶 陳燕

我要從記憶裡撈取出一點
游積著的悲哀與喜悅；
在日影斜的時候；
你靠著蜘蛛製翼的土壁，
我靠著西窗，
像蠶蟲做夢於朽木，
像老年人檢拾起孩子時之玩具
恰恰一語，
遂愴然的，揭開了
那懷揣過十年的錦匣。
十年，這日子是悠長的，
我曾看過華表柱上有鶴為故土
落淚，
我也曾看過祖先的宗祠前有人
繫戰馬；
十年風，十年雨，
於風雨飄搖裏；遂有人堅強的
成長了。

戲，毫不妥協，年來有人在倡導「新劇」運動，其根源正在這裡。再看新青年上反對舊戲的文章還有很多，其能平心靜氣澈評舊戲，說出舊戲的思上的結結的却只有周作人的論中國舊戲之應廢一文最好，全文頗長，這裡僅把他認為舊戲沒有存在的價值的二個理由 出！

「第一，我們從世界戲劇發達上看來，不能不說中國戲是野蠻。但先要說明，這野蠻兩個字，並非罵人的話，不過是文化程序上的一個區別詞，毫不含惡意。譬如說人年紀大小，某甲還幼稚，某乙已少壯，正是同一用法。中國戲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是識者所共見的。我們只要翻開 *Primitive* 所著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能看出這些五光十色的臉，舞蹈般的動作，誇張的象徵的科白。凡中國戲的精華，在野蠻民族的戲中，無不全備，在現今文明國的古代，也曾有過，野蠻是尚未文明的民族正尚未長成的小孩一般，文明國的古代，就同少壯的人經過的兒時一般，也是野蠻社會時代，中國的戲因此也不免得一個野蠻的名稱。原來野蠻時代，也是民族進化必經的一階級，譬如個人長成，必須經過小兒時代。所以我們對於原始民族與古代的戲，並不說他是野蠻，便一概抹殺，因他在某一社會某一時期上

，正相適合。在那時原有存在的理由，在後世也有可研究的價值。小孩應了年歲的差別，自有各種遊戲，這遊戲在成人看來不免幼稚，但在小孩却正適應，所以我們承認他在兒童社會中，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我們也可以研究他，於兒童心理學上很有益處。但我們自己却決不去一同玩耍，因年紀長了，識見自然更進，覺得小時的遊戲沒有意味了。倘若二三十歲的人，還在那裡做那些小兒的遊戲，便覺不甚相宜，雖不能說他是件惡事，却不能不說是件壞事，——不是道德上的不善，是實際上的有害。——我們因此可以斷定這人的精神不發達，還在小兒時代那一階級，是很退化的徵候，中國雖然久已看慣了舊戲，摸點花樣怕就要不「慣」，但在現今時代，已不甚相宜，應該努力步著長進，收斂了千年老譜才是。人不能做小孩過一世，民族也不自老做蠻野，反以自己的「醜」驕人，這都是自然所不容許的。若世上果有如此現象，那便是違反自然的事，是病的現象，——退化衰亡的徵兆。

「第二，舊戲應廢的第二理由，是有害於「世道人心」。我因為不懂舊戲，舉不出詳細的例。但約略計算，內中有害份子，可分作下列四類：淫殺，皇帝，鬼，神。（這四種，可稱作儒道二派思想的結

（他嘗把自己譬喻為竊火者）
如手持三尺劍而叱咤風雲的豪
俠子，
如滿腔賊有家國悲恨的伴狂人

欲去浮槎於海，
欲去乘長風而破萬里浪。

（常夢想遼遠的島嶼中有自由
之國土）。

朝以狂歌當哭，

暮以狂歌當哭，

朝朝暮暮，十載歲月如流水，

我若人老珠黃的嫖婦，

乃不願一照菱花鏡。

記憶裏；還有碧血染白草，

記憶裏；還有復仇的吞炭人；

（從今我不要再汲這古井。）

設如我是長卷中講野史的老翁

在日影斜的時候；我怕你偷彈

淚。

品。用別一名稱，發現在現今社會上的，就是：一「房事」，二「武力」，三「復辟」，四「靈學」。在中國民間傳佈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說」及各種說書，但民間有有不識字不曉說書的人，却

沒有不會看過戲的人，所以還要算戲的勢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歸依玉皇大帝，（及「道放捨神錄」上的人物，）想做「好漢」，這宗民間思想，全從戲上得來，至於俾俾淫的思想，方面雖多，總以戲為最甚，唱說之外，加以扮演，據個人所見，已很有奇怪的實例。皇帝與鬼神的思想，中國或尚有不以為非的人；淫殺二事當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國所應有，其為「世道人心」之害，毫無可疑，當在應禁之列了。中國向來雖然也曾禁止，却有什麼效果呢？固為這兩件——皇帝與鬼神的兩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蠻思想，也就是野蠻的根本精神，做了這種戲，自然不能缺這兩件——或四件，要除這件也只有不做那種戲。」這是更進一層的從舊戲的內容——劇本的思想——來批判舊戲的幼稚，不但對於一般誇張舊戲的象徵藝術者給他一種常識的教訓，亦且喚醒了我們在文盲衆多的中國應該善用戲劇來作為教育的工具，這是極正確的道路，因之所謂西洋派的戲在中國將隨着歷史的演進而發展下去，乃是毫無疑問的。往後舊戲的價值恐只存在於整個戲劇史的研究上了。

一筆舊賬——歌謠徵集

在上期的中國文藝上拙文隨筆四則之

一談到前北大徵集民間歌謠以及各地民俗的資料，近來又得悉其徵集歌謠的章程，這是一頁頗重要的文獻——

一本校教職員學生各就聞見所及，自行搜集。

二，囑託各省官廳轉囑各縣學校或教育團體代為搜集。

規定入選之歌謠，當具左列各項資格之一：

一，有關一地方，一社會，或一時代之人情風俗政教沿革者。

二，寓意深遠，有類格言者。

三，征夫野老遊女怨婦之辭，不涉淫褻，而自然成趣者。

四，童謠諺語，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韻者。

規定歌謠之來源，如左所限：

一，不知作者姓名，而自為通行於一社會，或一時代中者。

二，雖為個人著述，然確已通行於一社會，或一時代中者。

社會，或一時代中者。

規定寄稿人應行注意之事項，最重要者：

A，方言成語，當加以解釋。

B，歌謠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為官話。

C，一地通行之俗字，為字書所不載者，當附注字音，能用羅馬字或 Phonetic 尤佳。

D，有其音，無其字者，當在其原處地位，書一空格如口，而以羅馬字或 Phon 附注其音並詳注字義，以便考証。

E，歌謠通行於某社會，某時代，當註明之。

F，歌謠中有關於歷史地理，或地方風物之辭句，當注明其所以。

G，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註音譜。

從這徵集的條例可以看出當時（民國七年）北大一般學者（錢玄同，周作人，沈尹默，劉半農）對於歌謠發掘的精審的

考慮和熱心的一斑，其後這項工作因故停頓，真是十分可惜，然而自從他們開風氣之先，中國的民間文藝便隨著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而被不斷的發掘着，以今日的新詩和小說而言都會直接間接受了它的影響，這是無可諱言的。

現在雖然戰事尚未完全結束，對於民俗和歌謠的彙集和研究不免有若干的困難，然我覺得這是有關我國文化的大事，須要大家合力去做，做一分是一分，累積久了自然有效果可觀，如果要待得到適宜的環境和時間，大家才來動手，天下恐怕沒有那麼便宜的事罷！我草這篇小文的動機，一則希望今日的北大師生以及關心此道的文化人得以溫故知新，二則希望在極度疲憊的讀書人圈裏激動一條波紋，不要徒然責備無書可讀，或無可讀的書，其實目前隨處都是「活的書」，難道不值得正視麼？

十月六日

新韻語

減低物價

誠對實。重對輕。交易對公平。減低對加重。物價對人心。莫壟斷。繁聲明。居奇妨信用。買賣竊商情。安定民生群所盼。增高幸福維繫。時局承平。益寡衷多民富足。維持生活。年豐貨賤戶充盈。

途

中

(莎麗)

整居於一個新建設半都市化的城市裡，街道坦而狹，一切活動的姿態都帶着它一貫重遲平靜的調子，自然風物的享受也宛如從畫圖中探索得來。這地方居住得久了心靈上竟也蠕蠕着無數隻欲向外探求和尋覓新鮮的腳了。

這許多隻有所渴求盲目的腳就引我回到北京。

突然游進寬闊水流的小魚一定如我的脚步剛踏上都市街道有一種類似迷失之感吧，我覺得我是一個異代的人。街上人喧車噪蜂擁而至，沒有斷絕地往前奔馳，整個街市儼然剛聽到田徑賽的哨聲外物不移地決賽着。奔跑奔跑。大眾都懷着一個共同目的達到一個假設的地點，明日便來不及了似的。夜從都市的街心驅逐出去了，揮揮的淫靡的各種各色燈光（爲招徠主顧廣告式的霓虹燈尤令人不勝憂鬱，給人感覺都像搖起來似的）放射着遠於白晝而爲白晝所無的詭譎眩迷的光亮，漂亮的水果

攤子堆得山集，在附近發散着蘋果梨桃滋味，隨了鍋杓的擊響，不時從飯館內飄香出油脂的香味，婦女的脂粉氣普遍的存在於每縷呼吸中。高大的陳列窗內陳列着引人欲望而作爲標本的襯衫襪子外套，裝飾得時髦的店影像一個永久的主人在人身後躬身拱手送往迎來。「夜深深，停了針黹和小姐閑談心……」「吃完了這杯請進點小菜，人生難得幾回醉……」的唱片從各商店裡飄盪出來，像什麼符號似的在空中迴旋着，迴旋着。空氣在嘈雜着，顛抖着，如一個神經質的女子。這一切侵佔了夜的芬芳的寂靜，給人的視域與思域塗上世界沒目的色彩。古人說迷途於清淵，但是當來往南北的車輛突然停頓讓東西行的車過去，忽拉一下南北行的車輛又奔跑起來，徘徊於十字路口，可不正是這個嘈雜顛抖着的都市神經的向你要求着一個岐路的決定嗎？

從朋友處辭別出來，本已感到一種習

慣的惆悵，覺得多此一舉似的，而都市的各色現象像閉塞住人的感官同時又極力吸取感官的力量。從東四到西四是一個悠長的道路，而我又頗欲以夜空的澄澈澄澈一下我不易收斂的心神，就把自己交付給洋車了。我可以閉着眼睛進行路途了。我又可仰視那如海的深淵天空了，那二樹如劍的銀黃月牙懸空地斜倚在半空里，羣星子孫似的散佈着，又極像遠處漁人的點點燈火，這開闢成了一條我回到童時的捷徑。那正在奔跑着的人力車三輪車和疾馳而過的汽車，還有穿着光華綺羅或者樸素而仍不失爲時髦的男女；或者挺起胸脯，並着雙肩，舉着相同的步伐，雄糾糾的如赴前敵，顯得深刻而嚴肅，或者相互挽着手帶半跑姿態的好嬉戲者統統從我視域底下消滅了，那叫聲聲車聲留聲機聲……所凝聚成着一個嘈雜都離得我遠了，遠得如街道擴大到二十倍以外，是我獨自一人在這空曠荒涼地帶任意從東到西。

那一彎如縮小的寶劍的銀黃新月在我心中很停留了一會兒，像是在適合一個空缺已久的位置似的。我喜歡那麼一柄脫出鞘的劍寒光瑩瑩突的在眼前一閃，鋒利寒冷與明亮在那舞起如遊龍似的裸體的劍光中交替閃現，奪去了人的心魂，震攝住不義與妄想，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搗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但是又是什麼氣派啊！」這可不是西哈諾所說的嗎？這使我想像出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勇士的氣概。我喜愛他與劍一樣鋒利寒冷爽快明亮的言辭，我喜愛那種忘卻個人私欲來狂奔求懸於大眾頭上整個命運的解決的游俠人物。童時穿着笨重的布鞋，孤寂地爬上帶架的大書桌上，惴惴地從上面抽出帶藍布套的書，稚嫩心靈全為發散着趣味的書吸進去了，是這些游俠人物將我伴養大的，他們以為我可以如他們一樣骨力強壯地生活下去吧，不然為什麼當我憶起他們時只看見一個飄飄然的背影呢？他們却仍駕乎時間之上，而我則帶着俗世所謂的情感而衰老了，古人已有藉劍申訴所欲的事我久欲倚柱彈劍歌長劍歸來乎！只是什麼是我的所願，手拍便在劍上腳踏了。

誰能相信一個言語與行爲都模糊的人却匿着一個喜愛鋒利坦爽明亮的心呢。童時迎着衙門的白壁前植着大盆荷花，纍纍

荷葉叢聚着，滴綠得如翡翠，葉梗挺拔得如一個個壯實漢子，含苞花蕾便是強壯漢子手擎着的粉團玉琢的寧馨兒了，時常引得行人佇足停留。我每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便是跑出門看荷花開了沒有，它們依然堅強堅持地合抱着，慢慢我也就鬆懈了，彷彿它們絕不會開的，不久大而殷實的花蕾讓上荷葉的黃色邊緣了，花就這麼沒有開一瓣一瓣的脫落而凋零了。我常不解它們是內力不足抑過勝呢？過去也曾懷過狂狷的夢想，以將來長大只要振臂一呼，便可變成大舉，如今並沒有什麼阻止，手臂却空空垂下，甚至伏案作挖補記憶墳墓的工作，不是無聊麼？莫要抱怨吧，抱怨便是委罪於人了，挪拉負義出走不正是出現於女權壓縮的時代嗎？然而我的意思是想說環境不限制人，限制人的倒是自己。車喇叭一響，暫時把我拉回到現實境地，我又稍稍注意於遮住我視線的事物什麼，已進了霞公府麼？可不是那一座紅樓巍峨的矗立我眼前麼？從那些錯綜窗櫺探射出的燈光的眼睛多少引誘行人啊！單單爲着自己的愜意使人自動地變幻地想像着其中主人的美妙動作，何況這是我童時時常拜訪的一家呢。起初住着一位北方的發跡人物，爲了誇耀燕趙豪俠便收養着許多親族，填滿了每一個空曠的角隅，而自

己子孫倒不知上進，太太是一個專好打牌的人，把自己唯一的小女孩交托於乳姆之手。有一天這個寂寞的孩子在樓梯口上玩耍，不留心跌落下來，便永遠成了駝背。她永遠長不大，臉上帶着內部的病象微，她的存在成了父母的痛苦。她終於遺留下痛的身軀而超升了。當這一幕快揭過去時，這座房屋正在重新油漆，地板上裝飾出鮮艷而清晰的團龍火花，新裝飾帶花紋發亮的梯階，從樓梯最上層鋪着華麗的地毯直到客廳前面地上，如同新娘子身後曳着的長紗。

繼之而來的主人是一對南方夫婦，帶着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長子新婚未久，夫人嬌麗如薔薇，柔順如小鳥。樓上的走廊亦有着隨意開關的玻璃門窗，擺設着藝術味的桌椅，和留聲機的櫥厨，如果坐在那精巧而沁涼的椅子上人會不自覺地作起夢來，可是夢還沒有準確的輪廓就要被驚醒了：你聽，一陣壓抑着興奮的脚步聲不正在樓梯上響了起來嗎？一對年青男女的影子從裡面閃現出來，推開窗子親密地倚在窗格上了。從下面和外界送進來的聲音是聲音的合體，所以並不覺其破壞宇宙間沉默的完整。沉默是一種默契，就讓沉默在暗中給他們交換心靈吧，他們可以不必探視對方臉色而視線停息的方向自然相同

。從一片蒼茫半空中探視出去，俯瞰人環，燈火輝煌，如同泛舟海上眺望岸上一片燈火一樣，而蒼穹的蒼蒼顏色更加添了夜的清新，一切都賦人一種生命意識覺醒不久的感覺，等這一對新婚夫婦不期地仰起頭，視線觸着遙遠在望的北京飯店的大樓，上面張着無數雙閃亮魅

人的大眼睛窗子，里面

人影憧憧，樂音乘着想像的微風漂渺而來，於是他們就要癡癡地凝望那麼一會，許在體驗着跳舞起來每一動作的感覺吧。隨即同時回過身默默相許地轉回室內，強烈的燈光在刺激着習慣於黑夜的視覺，但是丈夫攬着妻子的纖腰，她就嬌態地貼伏他身上，作起跳舞的練習，心上暗擊着節拍，而在想像中享受着這天在北京飯店人們的款賞。

同時在下面的花園（這座樓房本建造於花園當中）主人的次子和女兒離開衆人在這里散步。這是一對要好的兄妹。前者是一個白面書生，妹妹是一個常出現於西洋小說中少女型類的人物：雪白而凸出的

前額，顯示着智慧與意志，澄澈的日光如出現海上夜空懸着的溶溶月光，顯小着純潔與仔細。從咖啡色的紗門紗窗和厚的玻璃窗內流出稀疏燈光灑到寬厚肥大的綠葉上和已入睡而帶紅妝的花朵上，空氣中迷漫着芳香，那些花是由花匠每天像新娘樣

明是人類兩人吸引與需求。在這充滿神秘的夏夜園中，爲隱約光亮燭照着的暗處彷彿散佈着俯拾即是的故事，可是當你俯拾時它們卻從你指縫間輕輕滑出化作一聲隨地幸福的輕唱。漫步於這園中的兄妹兩人隨走隨說些什麼呢？但他們的聲音低微得殊不可聽聞，怕他們自己說過也就忘了，這可從他們忘懷的姿態看出。但是爲什麼覺得這般說不出的幸福呢？彷彿上下跳躍着的心就是幸福，這使他們興奮得單純地光滿了爲人爲己追求幸福的信念，在沒有獲得力糧與對象都以對方爲個人護念的保證，並爲加重信仰的印証似的兩人熱烈地握着手，而體內川流着的相同血液又使他們感

少年的哀思

狂夢

甜意的笑容從你臉上逸去。
病的侵襲使你俊秀的臉兒蒼白。

你曾在陰冷的角落裡。
偷抹過柔情的苔泣。

像柔憔悴的白百合花；
假若你是個女郎。

貪戀幸福的孩子。
反會被幸福欺騙了眼睛。
而你的家！——江南有着愁人的霧呢！

你又秋天了，凄楚的季節。
你的面容上描摩着憂感。

當你聽到歲月流逝的聲音。
你會頹然無力的倒在金色的草原上。

感懷於你的歲月易逝。

給裝飾過一回的，整齊的草叢中掛着稀薄的露水，人從這里淺步過去便發出輕微的

到手足親愛。

聲音，四下有着如琴的鳴聲，像是神祕故事忍不住的透露。同時鬧市聲音的混和經過空氣瀰漫成爲一種類乎蜂的嗡嗡的飄渺聲音在靜夜中飄浮着：使人感得自然與文

洞安慰的就是夢的吸引。我嘗於夢時獨自離開衆人，當孤寂徘徊時遂清晰想道，「這是夢，讓我再回去一會兒吧！」於是我又折進門楣。醒時情景歷歷，却無由尋找

桃源徑路，惆悵而已。擁抱着不可能的利那是幸福的峯巒了吧？即使夢中。當真什麼幸福與痛苦？不過命運試驗結果的花樣，人們總是常常於不意間被命運取去一個錯誤的印象。不仁厚的試驗啊！我縱然穿着怎樣綺羅時髦的服裝而包裹着的永是一個感到寒冷異代的心。我像才發現似的；那燈光怎麼那麼刺目刺目啊，而我又爲什麼感到無限蒼涼之意呢！只要命運之神一按機紐，比方說，是類如能使那個堆集如蓮花形的點燈刺目的門紐的東西吧，現在環境的人就要顛倒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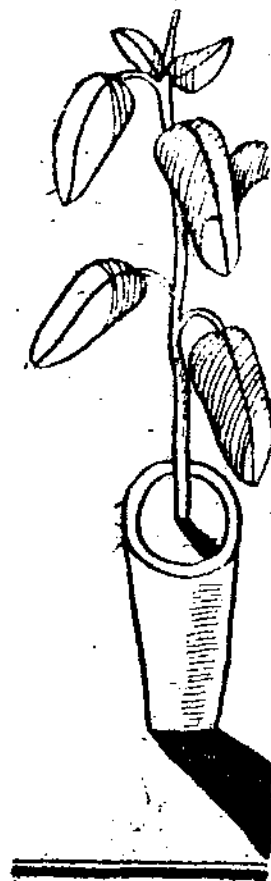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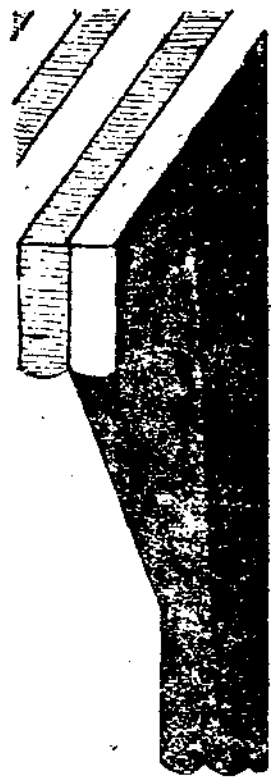
但是室中重新激起一陣歡迎酒媚的笑聲，原來主人從樓上或外面不期然走進來了，是在他們得了一種幸福的體驗後想把剩餘感覺分潤客人嗎？室中空氣確實振作起來，談笑聲多麼起勁啊，如同經過一夜休息從黑暗中閃現出來的白晝。「你在這兒好過嗎？」當那妹妹問到我時，我想哭却笑了，笑容架在我蒼白的臉上如同掛兩行清淚「我想向她傾訴什麼呢？我的昏邊空留下一個縹緲的感覺。是想告訴她幸福只是一個欺騙嗎？我已記不得了。大概她

也就帶着絕清明的快樂走開了。

那一座帶着燈火的樓房尚矗立我眼前，昔日主人的豐姿猶未從我記憶消逝，我頗願代他們重訪一遍舊日夢跡重行溫習一遍我那些可笑稚氣的感覺，但新主人我素不相識，然而每一角隅我怎樣熟悉啊！隔着門窗我猶可看見人們是圍着鋪了雪白桌布的長桌坐了下來，屋中空氣被屋頂上兩葉電扇扇得颯颯秋風了，人們啜着泛着泡沫清涼的酒，滾出珠玉般的笑語。在這種樓房總會發生這種事的。樓上可以望見北京飯店的千萬燈火，於是響起伴舞的樂曲，有新婚夫婦在練習跳舞，在那神秘的花草叢中也定有人在散步，發着輕微的沙沙聲吧。但是愧來愧去總是舊主人的姿態。車已過去好遠了，彷彿只要當時我的嘴肯多動勞一下：「拉車的，在這里站住」，我就又可以拜訪他們了。唉，人事自消歇，又何必類垣圮堦！事實是這房屋舊日男主人已死，長子在支持着一個中落的家庭。而那個聰明外露的女兒本已和一個督辦的少爺訂了婚，督辦不允許兒子和一個式微家庭結親，強迫着兒子退了約束。她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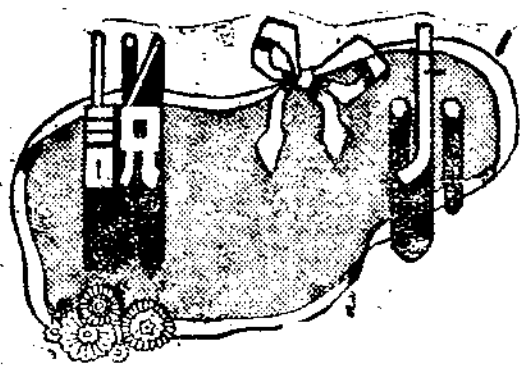
已把心送給他了，就成爲一個「無心」的人，以後雖也接受其他男子的愛情，但偶然一個天真動作的姿勢或一句衷心流露的話所激起的情緒與初戀時所體驗過的恰恰相仿，她就強烈地感到這是一個欺騙，她不能忍受這欺騙的思想，便急速結束了中途的愛情，把自己深深掩於終日帷幕低垂的房間裡，終於憂鬱死了。

清涼微颺吹醒了我們的醉顏。我這故事已經說得你們倦倦打瞌睡了，所幸它已完結恰恰我也快到家了。冷落小巷中爲弱女所牽引盲者的樂音如流光奔求空際嗚嗚的注到我心中。聽完一曲古琴便可了解萬古幽情，走了一段長道又怎麼不是經歷了數世紀呢？我還以爲我所乘坐的洋車是古代的乘輿呢。重時夜間乘坐洋車，父親在後面惟恐車夫將我拉到不識之處，輒大聲而呼。我蜷縮車中，沈於爲冷清街燈所眩惑的境界里，「我在這兒呢」。聲音如出自空曠的荒涼地帶，可不是我嘴唇上還殘留着說這話的感覺嗎？



鐵底葬禮

聞國新



雲兒這孩子把眉頭繃成一塊疙瘩，儘管對着城牆上的凹凸堆塊，和擠在磚縫中那些悄悄生長着的狗尾草出神。

看到那孤零零的一棵草，戰鬥在秋風裏的樣兒，黃黃的臉，臉上襯着黃黃的卷鬚，雲兒這孩子想到他自個兒的身世。爸爸，是個癡子。他一向雖然是有着勤敏性質的老實人，却爲了這種痼疾不得不整天躺在土炕上。頂多是轉動一下自己那污穢的身子，污穢的短褲褂。蹬着一雙像紙糊魚燈上裝飾着的玻璃球似的眼睛，看一看頂棚上在每次夏天必須印上幾塊雨水漏下的痕跡。一天天嚼窩窩頭，就菜粥；連拉屎撒尿都需要人家幫助的雲兒底爸爸，真難爲他能够安貼地活下去。

真的，看到這廢料，雲兒似乎一手摸着漿糊似的膩人。「怎麼老

不死！」她真是心頭隱隱地藏着這樣的思想了。

雲兒祇覺得她媽是可愛的。那個好人，真是整天脚跟打着後腦杓子似的忙——忙！忙。她從一家打磨廠客店門口學會掙錢的方法：那便是，這裡的土語叫做「縫窮」的勾當。有時雲兒打車站回家，臂上跨着滿滿一籃子黑褐色煤渣的荊條筐，特意鑽進了車馬喧闐的打磨廠西口。於是乎，在一具寫着「太平水缸」的標記底水缸旁邊，一眼看見她媽正在舒舒服服地打着地攤，眼前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破爛不堪的洋襪，布條，和男人們穿用的短衣之類。一隻老花鏡架在她媽那高鼻樑上，映着斜斜的太陽光發出一縷會叫雲兒底眼睛跟着它一閃的光輝。

「媽」。咧着小嘴叫了一聲。在口角上浮着一個做母親的笑容，雲兒覺得她媽的可愛處，就在這里了。

有時候，雲兒也幫助她的母親縫綴一點客人們所急着要的物件。譬如說天氣太晚了，家裏的癡子餓得受不住。可是雲兒瞧見在她母

她有時也會離奇地思索電車會走得那樣快的原因。她想，若用根繩子把我拴到半空中那條橫線上去，我一定要比電車還快得多哪。

無論是在什麼節序，四季長青的，這娘兒兩個總是像板上釘釘那般牢穩地，各自鑽入這鬧市的一個角落裏找尋她們的幸運。只留雲兒的爸爸看家。那癱子，本領是有，可是施展不出來。他成年累月偏促在那座土炕上，從老虎眼大的窗子透過來一些打了折扣的陽光，照着他的一張臉是油黑色的。額骨凸出很高，兩隻乾草似的捲眉像拿漿糊貼在眼頭裡一樣。他在獨處時自然沒有話，甚至連微喘小嗽的聲響也聽不到。從打這窗子外經過的人會疑惑這是一座空房的。夜間，豆油燈捻着最小部分的帶子，在昏闇的光亮之下，也只能聽到兩個女的說着話兒：家長裡短，以及日常生活的經驗之類。癱子搭腔的時候很少，但有時却像猴子似的摹倣着她們的表情。總而言之，他簡直是一付頹於死亡的機械，所有只是那一點不堪救藥的沙沙之聲了。

雲兒渴慕着她的母親能够再替她養一個妹妹或弟弟。幾年之後好跟她一塊兒上車站去檢煤核，那總比她現在的同伴，小玲小寶她們親近多了。她有一回把這見解這希望說給他媽媽聽，回來的話是一句飽含申斥的字眼。「呸！你別想着煮餛飩比白面還而咧。你養活是怎麼着！」然而那天雲兒却好像覺得是第一回看見她那癱子爸爸嘴角上露出笑紋。

「再養一個罷，一個是養，兩個也是養呢。」癱子把上身靠着被褥擦，重疊地說。

「呸！你這老不要臉的死東西，讓我罵你什麼罷，你說。」一句話從雲兒她嘴裡一股旋風似的飛了出來。同時，雲兒聽見她媽的腮幫子上竟掛些兒紅色，好像是生氣過了度。

「媽！您說不養就不養，幹嗎生這麼大的氣，可犯不上。」雲兒攪着她媽的手央及說。

「……」

癱子一下像是洩了氣的皮球，他把膠粘着「吃糜糊」的眼睛閉上，兩隻手交插扶按在胸口，毫無抵抗地沉默着，像是耗子見了郎貓。

「媽，別生氣罷，不養就不養，跟爸爸有什麼「關係」呀。」雲兒抖擻着她久闖江湖所得來的名詞兒。

這一句話便是杯和氣酒兒，最初是做媽的忍不住嘩嘩地笑了一聲，撫摸著雲兒腦後並不油光的髮辮，說：「闖這孩子！」連做爸爸的，眼睛也像突然受了點兒什麼刺激，微然地開闔了一下，嘴犄角帶着似樂不樂的樣子。

就在這一天夜裡，雲兒在睡夢中彷彿覺得她媽和爸爸打過一回嘴架。聽媽哭着囁嚅，「這是什麼時光，一天連兩頓窩窩頭小米粥的目子都混不上，你還起這你兒閒心，是那一根腸子。」從此，雲兒日常更不愛搭理她爸爸了。

雲兒那兩個拾煤同伴小玲和小寶，也是住在附近，在都市壓榨之下的零餘者的兒女。小玲十五歲，小寶只有八歲。小孩子的相與是天真的，單簡的。她們見了面總是笑，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絕沒有苦着臉子！像懂事的大人那樣！說什麼「這年頭生活真不易啊！」等等無濟於事的牢騷話。她們永遠是帶着一派無可救藥的樂觀。其中的小玲似乎稍微懂一點世故，然而她的脾氣又是那麼深沉不露，誰也猜不透在她半大腦袋裡究竟是藏着些什麼。在這三個人的團體中，她是最沉默的一個。

每天清早她們互相訪問，或是你找她，或是她找你。湊到一起就有說有笑地上了馬路。她們雖然有她們自個兒的天下，除了看看街上經過的嫁娶喪葬等儀式，打羣架的，或是衣服闊綽的娘兒們，要略微駐足以外，沒有其他足以被她們繫念的東西。然而她們三個模樣既然平凡不過，穿着又那麼樸樸不堪，犄角胡同兒背像這樣提着荊條筐的女孩子正多得，從來沒有路人衝她們三個多看兩眼，或是被她們的活潑天真給感動了的。

上車站，檢煤塊，受煤舖小黑影計的調戲，恐嚇，打耳光的生活，在雲兒的腦子裡刻上一塊平淡的影片，整天這樣，整月這樣，整年這樣……平淡的工作抹走了平淡的光陰。一愧兒又到該穿棉襖的冬天了。

想來想去，一下子回到現實。這一番思想的過程給她把眉頭纏成一塊大疙疸，對着城牆上的堆煤，和擠在牆縫中那些悄悄生長着的狗尾草儘管出神了。

突然有幾根肉紅柱子在她眼前晃了一晃，沒等自個兒的意識發出命令眼前一片黑，肉紅柱子貼着自己的眼皮了。接着腦後起來一陣脆生生的笑聲。

「誰？小寶，你又淘氣。」

「雲兒姐姐，你想什麼呢？瞧這楞柯柯的神兒。」肉紅柱子再一晃就不見了。小寶的俏利身形蹲在她身後。小玲也站在旁邊，肩上升着一隻有六七成滿煤渣的荊條筐，正露着兩行整齊的白牙齒衝着她兩樂。

小室搖搖腦袋像博浪鼓兒似的唱了起來：

「大清國來太平初……時興的姑娘想丈夫……媽媽好糊塗……呀喲……媽媽好糊塗……」跟胡同裡打板兒賣唱的乞丐們學的太平歌。

雲兒還沒有準備要說什麼話的時候，看小玲舉起手指在自己的左頰上劃了幾下，又在右頰上劃幾下，末了一抹鼻頭笑說：

「嘿，小寶你瞧……沒羞！沒羞！當間兒掛着個皮老道！」

「你們別逗着玩兒哪。」雲兒忽然像覺悟似的說，她把小玲跨着的筐子注視了一下，「天都不早，我那筐還空着啦。」

「對哪，我正要提醒給你，適才我瞧見在頂堂城牆那裡裝滿兩輛車碎煤，聽說要開走哪！咱們搭夥偷它些去，比檢爐灰堆可強得多。那裏有僻靜，沒有人。」

在雲兒眼前像是新燃着一根火炬；但難題也就在她前邊障礙着，

「偷煤，據說這非老於偷煤的魍魎不來，咱們可沒這個經驗。」然而這怯懦只能竊佔在她的心頭一個短小的時間，當她想起檢一筐子剩煤也不如一塊整煤值錢的時候。

三個小黃鼠狼似的人身子急急地邁過鐵道旁邊的電話線，年紀略大上幾歲的小玲到底經驗多一點，她特別注意的是那位置在煤車幾十步外的鉛板房子，「那是一般工人的宿舍。」

「這事小玲姐怎麼打聽出來的？」雲兒邊走邊說。

「別說話」，小玲緊皺雙眉弄個鬼臉兒。「我是聽小王說的。」在說這句話時她的腮幫子很不自然地紅了一紅。

提起小王，雲兒心裡就打鼓。一張清晰的影片在眼前不知是第幾次地出現了。那是一天降霜的早晨，通車剛開走不大會兒，這時間是車站左右最清靜的時間。她，小玲，還有一個陌生的男同伴，在馬樓花蔭中緩步行進。似乎因為天氣很寒冷，彼此都被逼得沒話可說。忽然一個黑鬼似的小夥子在蒿可沒人的草叢中鑽出身來，一看是廠裏的工人。倒嚇了她們一跳。那小夥子一咧嘴露出鮮紅的嘴唇和焦黃的牙齒。

「你們當心：掌櫃的可發下話來啦，再瞧見你們偷煤可不行。」小夥計騰騰跑了過來。

「我們不是那樣人！」是小玲的辯證。

那人走到她們身邊向小玲着了一眼，忽然轉變做很和婉婉的口氣對小玲說道：

「這麼辦罷，你讓她們兩在這兒等着，你跟我到那邊兒去，我檢幾塊好的送你得啦。人多了可不是玩兒的。」

於是小玲那人走了。當她回來的時候臉色紅都郁地好像吃醉了酒似的。的確也分給了雲兒幾塊「渣子」。從那天起，雲兒的眼兒裡便刻上「小王」這兩個字了。

「玲姐，小王跟你真好」。雲兒無邪地贊歎着說。

「別鬧，咱們幹正事要緊。小寶！」小玲儼然一個中軍司令官的派頭，「你蹲在那塊大石頭上四下裏看着。瞧着人影兒就咳嗽一聲。雲兒！你怕沒聲的從車底下爬過去，那邊離地還矮些。我可從這兒上去了。」

一列車皮式樣異常龐雜的貨車羣，訕訕地，騰騰地，像一條懶龍。這三個小黃鼠狼所要發覺的便是這條龍的尾巴。走近一看，果然小王的話不錯。煤球高出車箱約三四尺，映着西下的落日晶晶地閃爍着鈎人魂魄的光亮。

這時遠處已然有輕微的哨子響音。因為她們正在專心地對付自己的身邊工作，簡直絲毫沒有聽見。

雲兒的靈敏的小身子兒蹲下去了，花洋布小棉襖貼在地面活像一堆盤着身子睡熟的花蛇。她漸漸逼近那怕人的鐵輪；那輪齒個個都像猛獸的利齒想要嚼碎她的筋骨，而又發出矚目的白光想要吞了她的靈魂。她不禁本能地便抖了一下，這種險的確是從前未曾冒過的。

「還是不做這種『懸』事罷！叫人家看見了不是玩兒的！」一個思想碰了上來。「鑽進去罷！檢一筐子剩煤也不如一塊整煤值錢呀！」又是一個思想碰了上來。「鑽進去罷！檢一筐剩煤也不如一塊整煤值錢呀！」又是一個思想碰了上來把頭一個思想碰了下去。「雲兒這孩子，怎麼這時候還回來幫媽媽補襪底兒呢」。你瞧，電燈公司大烟窗上的大燈都放光了。「太平水缸」裡的姜子牙在衝雲兒笑呢。她想到這裡，不禁又往回退了半步……

但末後，連這天真無邪的小姑娘也會被「功利主義」給征服了。「

角子」的響聲，「渣子」的光輝，雙管齊下，像一股滔天的洪水淹沒了雲兒的頭顱。

她最後鑽到兩條軌道之間的枕木上，停住腳，那裡還有許多塊碎煤是從車上邊的孔隙掉下來的。她最初本想捨棄了這宗取得權，因為上邊還有比這好了十倍的等着她呢。然而，想來想去的結果，她仍舊把荊條筐略在一旁，一塊一塊地從地上檢到筐裏。她做得很熟練而有趣味，簡直忘記了自己了自己是處在何等危險的地方，這時候又是多麼危險的時候。

遠處又是一陣哨子響，尖而厲。

持綠旗的鐵路差役鄭重地把旗展開。

車站上；各種人聲，喧嘩着，談笑着。有的面容歡笑，有的神色慘淡。擎着食物筐子的小販對着客車窗口還做着最後一批的買賣。送行的閩人領着花枝招展的太太，嘴裡刁着雪茄，已竟要預備出站了。

……

「雲兒！雲兒！」
列車漸漸有蠕動的模樣了。汽笛狂嘶了一聲，把一個少女哀求救援的音調給隔離開了。

「雲兒！雲兒」。小玲急遽地從列車中部的軌道旁向列車的尾部邊跑邊呼，音調像個已經被廚師割破了喉管的雄鷄。

雲兒却不能夠聽到這同情者的呼聲了。真的是不能夠了。她在熱烈的工作中，忽然覺得身子的前後左右轟轟然一個大振動起來了，她的神經中樞一下便趨入了迷惘，靈魂像塵灰一樣地，迸散了。

望

蕭 菱

賀瑞把小拳頭往前伸了伸，看看自己這小而堅實的拳頭，上邊粘著的泥土，又看了看臉前穿著反領洋裝的表弟的胸脯，雪白的前額，把適才的一股氣忿便消散了。

「這樣囊貨，真不值這一拳頭！」

賀瑞把拳頭懶懶地垂下來，這時有一股淒涼和悲哀湧到賀瑞的心裡，賀瑞心裡想：不打他，他便打我，打他呢？……

「真不講理！」

可是這理，賀瑞想不通，打人不敢還手，稱得起什麼英雄，顯了，嘉子……這一羣自己的部下，誰不在自己的面前服服貼貼，多虧這些人這時不在面前。要是……想到，自己風日威望，便從新把氣忿燃燒起來，彷彿自己受到了侮辱，彷彿自己的威望，像一面牆壁，不能被這濃包推倒，被這癆病鬼推倒了，有些不值。

賀瑞從新又把拳頭，伸在徐昌的面前：

「徐昌！我不是怕你，我是看在表兄弟的份上，不好意思。好意思，你也吃不消這拳頭！賀瑞又把拳頭用力的在徐昌臉邊攪了攪，然後異外的像是哀告的樣子和神色，把拳頭放在徐昌瘦弱的胸前：「你這樣的胸口，怎麼能經得起這拳頭！得，把風車趕快還給我，你玩我的，我玩我的，兩不相擾。再說，再說，你們念書的學生，也犯不上和野孩子一塊瞎跑，得，給我吧，徐昌！」

徐昌喘着氣，想着方才把賀瑞的風車搶過來的時候，迎着初秋的爽颯氣流，自由的跑着，右手上的風車，便飛似的旋轉，風吹到胸

口裡，痛快極了，徐昌像是第一次得到愉快，快樂隨着風車飛漾在心裡，便高興的唱着，飛快的跑着。

「媽媽總說表弟野，表弟的野玩意，真有意思啊！」

徐昌像是由枯寂裡被解放了。他跑着跑着平空的便恨起媽媽來，媽媽說的話，一點也不可靠，這樣好的玩法，偏偏說不好……

初秋的微風，爽颯綺柔的懷抱着原野，紫色藍色的草菊在土坡上樹根下開放得東一朵西一朵，白雲在天上遊蕩着，徐昌跑了一圈又一圈貪婪的跑着。

賀瑞兩隻手交錯在胸際，焦燥的等待着。隨着徐昌的氣喘，賀瑞覺得誰剝奪了他的權力，於是他高聲的嚷：

「徐昌，徐昌，別跑了，還我的風車吧！」

徐昌一聽也不聽，兀自高興的跑着，賀瑞便氣起來：

「這一帶，誰不知道小霸王賀瑞？誰不言聽計從？偏他把賀瑞的話，當做耳邊風，他媽媽的！要霸佔我的風車，這還行！」

賀瑞揚起一個粗紅的脖子，高聲的罵嚷起來：

「徐昌，徐昌，快還我風車，他媽媽地，再不還，讓你這個膿包嚐嚐小霸王的拳頭！」

徐昌想想賀瑞的拳頭，果然便停下了不跑，喘着氣，走過來，兩隻眼裡，蘊伏着乞求的光亮，走在賀瑞面前，眼睛一翻一翻望着賀瑞揚着頭，捺着喘，無限親切的問：

「賀瑞，什麼是小霸王？小霸王怎麼玩法呀？」

賀瑞笑了。驕傲的笑了。

「小霸王是老子的綽號，也能玩？他媽媽地！」劈手把風車搶過來「小子，什麼也不知道！給老子的風車吧！」

風車的特手，麻稜稜的倒刺，因為賀瑞搶時過猛，便刺入徐昌手上的肉裡，血便流出來。

鮮紅色的色，把徐昌嚇哭了。

「流一點血，也值得哭！」

賀瑞不屑的揚長去了。

「賀瑞呀！你賠我手呀！……」

賀瑞一理也不理的兀自走着。

「誰有工夫和濃包講扯！」

「賀瑞呀，還不賠我手呀，回頭我告訴媽媽去！」

尾首把揚長走着的賀瑞嚇着了。賀瑞的手上這時彷彿陰潮了一點，心像被什麼扯了一把，神經似乎也癢癢了一下，這尾首彷彿帶來了壓力，像有一根繩子把賀瑞從驕傲裡拌倒，賀瑞踉踉跄跄地跑回來，溫柔的摸着徐昌的手：

「徐昌！流了血，過一天就會好，血怎麼能够賠！」

「徐昌賠我手呀！……」

徐昌用力的喊着。賀瑞對這無聊便更慌起來：

「表弟，表弟，莫嚷，莫嚷！讓姑媽聽見，晚飯吃不飽，沒力氣明天怎麼玩呀！」

賀瑞的哀求，像是更啓示了徐昌一個把柄，徐昌跳着脚，扯着嗓子狂喊着：

「賀瑞打了我！賀瑞賠我手呀！……」

賀瑞皺着眉，把手裡的風車遞給徐昌，攙着徐昌的肩膀小聲哀求着徐昌：

「睜了，徐昌，把風車送給你吧，還不行，還不行？」賀瑞把臉

挨近徐昌，揚着臉懇求着徐昌「還不行！還不行！」

徐昌用力一下把賀瑞推開，賀瑞踉蹌的倒退了一步，眉心便向一堆蹙起，把脚估穩，聲音昂揚了起來。

「是了就是了，怎麼也不行，那就隨你便！」

隨便就隨便，花的下風車便擄了。

可是賀瑞就放了心，手破了也並不是我打的，況且風車擄了，自己總也算理讓在先，賀瑞十分無賴的一頓不顧的走了。

初秋的風，太陽一落，就十分涼了起來。

賀瑞疲倦的玩够了回來，遠遠地望著窗幔隱露燈光輝皇的家，心裡一陣恐慌，脚步便沉重起來，一步挨一步的走着。

走，走着，就到了家，天漆黑了。仍然一步挨一步的走上台階，想起拍門環，臉一揚，有一滴又涼又熱的珍珠掉在腮巴上，賀瑞吃驚的抬起頭，溫暖便賀瑞感到親切，熟練的叫着：

「姊姊！」

姊姊嗚咽是的應了一聲。賀瑞知道姊姊又哭了。

「姊姊總是哭，哭的是什麼？」

唉……

黑暗中聽見姊姊嘆息了一聲，隨着就向裡走進。

「回頭見，姑媽呀！什麼話也說，他們是打呀，是罵呀，都依他們，咬着牙，什麼話也不許辯白！」

悄悄地和姊姊走着，聽見屋裡姑媽叫：

「是賀瑞回來了？讓他來見我。」

握着姊姊的一隻溫暖的手進了屋。

「是你把徐昌的手划破了，看流了這樣多的血，愈來愈野得不像話，你們姊兒兩個沒有了娘，我能說什麼！」

姑媽雖然沒有什麼大的責備，可是幾句陰沉的話，把姊姊和賀瑞都說得低了頭，鬚傷壓制得賀瑞昂揚起腦袋：

「那也不願我，是我……」

「一天跑到晚，到家就吃飯，飯不是我的飯，是姑父家的飯啊！」

賀瑞把腳脯一挺，蹾了蹾在姑媽身旁的一把削菜刀，便拿起來：

「姑媽實在氣不出……」用菜刀向自的手指一划，血便流出來：

「要血要肉，賠你們！」

姑媽的臉爲這粗野孩子的舉動嚇得蒼白起來。姑媽氣忿的哭着

「好好，胆子愈來愈大，頂撞姑媽幾句話，倒也沒什麼，動刀槍，這責任我怎麼能担承起，你們沒爹沒媽的孩子，讓我怎麼辦？你們自己想法子呀！」

姊姊看姑媽真的動怒，就拉起賀瑞，向姑媽說：

「姑媽莫生氣，休息休息息息怒，姪女兒明天再來賠罪！」

姊姊走出來的姊姊的秀麗的背影，便輕嘆了一口氣。

賀瑞推開門向身後的徐昌啾了一眼，無限厭惡襲上心端：

「他媽媽的！瘦成了癆病鬼！一點不濟事！割破了一點血，也值得告姑媽，明天湊巧不把你打個飽！」

用力一甩門，門便澎地一聲，掩住了姑媽的輕微的嘆息。

姊姊哭了。

「姊姊哭什麼？」

姊姊握着賀瑞的手，又用力握了握，停止了哭，向賀瑞說：

「弟弟，咱們的爹媽都沒有了，凡事都要明白一些，那裡應該和

姑媽頂撞呢！姑媽是咱們的唯一親人吓！」

「姑媽不說，讓咱們想辦法，好！咱們就想辦法！」

姊姊聽見賀瑞的話反笑起來了。輕輕地撫摸着賀瑞的頭頂，溫和的問：

「想辦法，想什麼辦法呢？」

賀瑞被這質問把幻想擴張了，他想起他的同伴，他又咀嚼着和他的同伴在一塊的舒暢，他的小小心靈一時便光明了起來，他覺得他和他的同伴在一起，他有着真的快樂。賀瑞心端一舒暢，馬上便笑着和姊姊說：

「自然是有辦法，我不會和馬球兒去賣洋烟捲，再不，去和李玉，賣落花生去……怎麼沒有辦法！」

姊姊把賀瑞的手用力的握着，賀瑞的手覺出有一點疼，黑暗裏賀瑞聽見姊姊悲咽的哭聲。

進了屋，賀瑞便看見姊姊哭腫了眼。

「有辦法，姊姊怎的倒哭起來？」

姊姊止住了哭，把被疊放好了。

「賀瑞，快睡吧。」

姊姊等賀瑞睡熟，便輕輕的吁了一口氣，疲倦襲來，但是不能睡，心裡盡想一些難過的事。

姊姊順手拿過一面鏡子，鏡子便映出一幅哭腫了秀麗的眼睛，白潤的臉，被淚水浸上一層粉紅色，像一朵海棠，更像一枚蘋果，姊姊輕輕地把鏡子放下，又微微嘆息了一聲。

屋外有人敲門，輕的聲音，驚破了姊姊的沉思，立起來，向外顫聲的問着：

「誰？」

隨着一陣冰涼的風近來的仍是那寄居在姑父家裡的大學生周維善。姊姊要驚叫，但是被周維善的手握着了嘴。

「亂喊什麼，天這樣晚，把人喊醒了，多難爲情！」

姐姐凝望着這臉前豐姿英俊說話動人的周維善，想想自己一向被他柔情擄纏，溫軟的說話，豐姿綽越的身體所迷惑，半年來的寄居中，姐姐有一次爲了取得人生的繁華的光亮，竟把身體獻給他，可是告訴他，以後不許常常到這這裡來，怎麼這樣晚，今天，又到自己屋裡來

「雜善，有事嗎？」

「唔，」周維善握着姐姐的手，「華，明天我就走了！」

聽見走，姐姐便又繼續方才的傷感，嗚咽的哭起來。

「華，不要哭，我走之後，我一定讓我的媽媽和這裏的姑媽去說一定，華，莫傷心，未來的幸福的日子，已經離我們很近了……」

聽見這，華果然笑了，華在淚痕上竟然換上笑，美得像一隻雨後的芍藥那樣醉人，周維善伏在姐姐的耳根輕輕說了一些什麼，姐姐的臉上便微微汎上一陣……

賀瑞完全在假眠裡聽見看見了。賀瑞便對於姐姐異常厭惡起來，賀瑞心裏想，與其被姐姐拋棄，還是自己走吧，李玉早就諺自己和他一起去買落花生，況且姐姐和那個野傢伙，那麼親密，挨得那麼近，賀瑞假閉着眼睛看到姐姐和那個男人親近的樣子，忽然感到屋裡一陣冷，心裏一陣酸辛，再聽聽姐姐和那人吉吉古古細聲的說着什麼，姐姐揚着臉一任那傢伙輕浮，賀瑞對姐姐當真異常厭惡了起來，一時彷彿和姐姐疏遠了許多。

「姐姐原來也不是什麼好人！」

賀瑞便用被蒙上了腦袋，想着明天怎麼和李玉去買落花生子，隨着嘴裏的流着的涎水，賀瑞便睡着了。

第二天，太陽還沒有升，賀瑞擦着夢裡殘留在嘴邊的涎水，骨碌一下爬起來，看了看姐姐兀自睡得很香甜，賀瑞想起昨天的姐姐來，便感到今天的姐姐變了樣子，彷彿十分髒污，在姐姐的身上發現了一個說不出來的缺欠。

「還是和李玉賣落花生去罷，一邊賣一邊吃一點，流一點涎水……」

賀瑞將要邁出門，貪婪的又回過頭看看姐姐，一陣悵悵的走了。初秋的风，吹在單薄的衣服上，人是有些涼，賀瑞爲這嚴冷的秋

風所吹撫，異常感到荒蕪孤寂。

拐了不少個灣灣曲曲的小巷，便遠遠地看着李玉，手臂肩着一個大竹籃，竹籃裡是滿滿地肥碩的落花生，嘴裡喊着落花生，隨着就冒出一股白氣。

賀瑞遠遠地便叫：

「李玉，李玉……」

李玉走過來，見賀瑞，便從竹籃裡抓了一大把落花生，忙着遞給賀瑞：

「賀瑞，這麼早，可不能陪你玩，給你，吃一些落花生吧。」

「不吃！李玉，我找你有一點事。」

李玉把落花生放在賀瑞的手掌裡，隨着賀瑞一臉的正經，便用手拉起賀瑞。「走吧，賀瑞咱們去有太陽的地方，一邊晒暖，一邊說你的事，一邊你吃一點花生，走！」

兩個人坐在西牆一個石階上，陽光暖和的映在兩個人的身上臉上，都感到一陣舒適，賀瑞和李玉擠在一塊，一會兒兩個人，都感到一股溫暖，彷彿由兩人的身體互相流傳。

「賀瑞，你吃一點花生啊，有什麼事，你說罷。」

賀瑞就低下頭，陰沉的 answered：

「我想和你一塊去賣落花生！」

李玉斜着眼凝望着賀瑞，賀瑞的眼睛望着前面，仍然陰沉的說着：

「唔，我不要姐姐了！在家裏不如和李玉一塊賣落花生好！」

李玉仍然奇怪的凝望賀瑞。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賀瑞，賀瑞……」

賀瑞說爲了一個風車，划破了表弟的手，自己也用削菜刀劃破了手指照他血，這麼還不行？賀瑞還說姊姊昨夜和一個男人親熱。賀瑞不願意回家，願意和李玉一塊賣落花生，這樣賀瑞心裡才不覺悶，

李玉皺了皺眉。

「這樣也行，爸爸也很喜歡你，一塊賣落花生，第一不能一天總是玩，第二落花生也不許盡是自己吃呀……」

賀瑞完全同意了。於是每天賀瑞便和李玉一起賣着落花生，落花生賣的很多，一天李玉的爸爸便和賀瑞說：

「有了你這小傢伙，落花生賣的真多，錢也賺的多，可是，你不想你的姐姐嗎？」

賀瑞也因為每天的日子過得瀟灑自由，十分快樂，有時想起姐姐，免不了怔忡，一陣難過。可是一起那輕浮的男人，便又又是想又是恨的便忘掉了。

李玉的爸爸喜歡喝酒，酒喝多了，便酣然睡去，剩下兩個小東西，便十分快樂的玩着，或是偷食一些剩下的落花生。

聽見問起姐姐，心裡就一陣陰暗，日子過得十分快活，難過一下，也就過去了。

落花生隨着日子的快樂，也一天比一天肥碩，李玉爸爸的酒量也一天大一天。兩個小傢伙每天晚上用黑沙子炒生落花生，白天去賣炒好了的落花生，日子過的真開心。

一天，李玉的爸爸喝完了酒，和李玉賀瑞兩個人說：

「天天辛苦，也該開開心了。今天爸爸請兩個小東西去聽戲，聽武松大鬧獅子樓，李玉把你的藍布褂子借給賀瑞穿一穿。快一點，李玉帶一點沒有賣完的落花生，聽夜戲去啊。」

兩個小傢伙聽說聽夜戲，就慌忙的各自裝滿了一口袋落花生，等着李玉的爸爸一起走，李玉的爸爸看見賀瑞穿着李玉的個藍褂子，一點肥也不瘦。便笑着說：

「也像我的兒子呀！」

賀瑞羞澀的笑了。

進了戲院，高聳的鑼鼓聲音，佔據了兩個孩子的心坎。嘴裏吃着

落花生，一杯一杯喝着茶，剩下的便是兩個孩子輪流到便所去撮屎了。

戲院裡的便所在一個樓梯的旁邊小門裡，兩個孩子附帶着一看人，看看賣糖菓怎麼扯着嗓子，怎麼低而抑揚的叫賣。

兩個孩子興致的看着聽着，不知不覺的便走上了樓。

樓上和樓下便十分不同，盡是些裸露着手臂的女人和穿短衣服而且脖子上拴一條綳帶子的男人，他們的臉前都是一排排糖菓葡萄。吸引着兩 孩子的視線。

賀瑞悄悄和李玉說：

「幾時咱們也賣糖菓葡萄吧！」

「不行，本錢太大呀！」

李玉走到一個用木板矮矮地圍圍着的包廂旁邊，指着前邊擺着一大堆碧綠葡萄和賀瑞說：

「賀瑞，你吃過這東西沒有？」

「沒有，唔，以前在姑媽家裡吃過，吃得也很少，滋味也不大記得；因為許久沒吃了。」

李玉把藍褂子的低襟向腰間圍起，蹲下身子，悄悄扯了賀瑞的衣襟，賀瑞奇怪的也蹲下來，李玉便說：

「賀瑞，我看見這東西真愛吃，他們盡願聽戲，我怕怕拿他們一點，然後咱們兩個人吃，剩一點留給爸爸。」

賀瑞便向這包廂裡睜了睜，看見一個脖子上拴着綳帶的男人，和一個穿着紅色衣服露着像雪一樣白的胳膊的女人，賀瑞忽然想起道也許是姊姊和那男人吧。

可是李玉却蛇行鼠竄似的蹲着身子，溜進了包廂，男的只顧向女的挨近，女的只顧聽戲，旁邊放着一整葡萄便被李玉拿到手，放在嘴裏一個，還沒嚼完，便到了賀瑞的身旁。

「賀瑞，給你吃，吃吧，甜極了！」

賀瑞正怔怔的想着什麼，旁邊過來一個穿竹布褂子的茶房，手裏提着一壺沸水，蹣跚踉蹌近於跑樣走着，嘴裏亂嚷：

「借光，借光，開水壺，澆在脚上可不是玩的啊！」

穿竹布褂子的茶房，只顧揚着一雙眼看着前面，便撞在李玉的身上。開水澆在李玉的脚裸上，一股潑辣的刺激，使李玉把一把葡萄掉在了地上，痛使李玉不敢出聲，只是蹲在地下，呲了牙嚙嚙唧唧，穿竹布大褂的茶房，慌張的低下頭：

「揚着了沒有，先生，真是忙，忙中有錯，先生……」

抬起頭，畏懼的找尋着被揚了的人，看看是一個穿擁腫的藍布褂子，又睜着鬼祟的小傢伙。穿竹布褂子的茶房，便馬上把瘦臉上的眉毛皺了皺，高起聲音呼喊：

「這小王八蛋，怎麼溜進的？」回過頭嚷着，看座兒的，他媽的馮二這小子，跑哪兒去哩！」看看看座兒的馮二，一點影子也沒有，就低下頭，睜見這小東西，正在地下俯着身子找尋着滾落的葡萄粒，不時用一雙烏黑的手爪，撫着已經濕在脚裸上冷了的開水，便用脚踢了這小東西的屁股一下，「他媽媽地，又跑在這裏檢烟屁股，開水揚死了，誰領無名屍！」便揚長的提着水壺揚長地走了。

賀瑞瞅了瞅穿竹布褂子的茶房的後影，悻悻的舉出左手伸了伸，「他爸爸是這個！」拉起來李玉「走，咱們花錢聽戲，白白燙了人，他爸爸才是檢烟屁股的呢！」

聽戲的人，都回頭瞅着兩個小傢伙嘻嘻地笑。李玉無端感到一陣窘和羞慚。拉起李玉。

「走，李玉，這樓上沒個好東西！」

李玉悄悄對賀瑞說：

「你瞅，不是茶房揚了我的脚，我還可以得兩個梨，爸爸一個，你半個，我半個！」

賀瑞無意中向包廂裡望了一下「唔，是姊姊……」姊姊回過頭

朝向自己笑了笑，便又回過頭，和那個脖子上拴綢條的男人吉吉姑姑着了。賀瑞把心狠了狠，咬咬牙，心想管他是姊姊不是姊姊呢，她的那男人，還是那麼親熱，望望自己，一點也不像想念賀瑞的樣子。一個奇怪的啓示，彷彿證實了李玉那句話：

「樓上聽戲的，沒一個好人！」

便和李玉慌慌張張的下了樓。

下了樓看見爸爸正在樓梯的旁邊，左張右望，瞅見賀瑞和李玉，便忙着過來：

「兩個小東西，跑那兒去了，讓爸爸好找！」

賀瑞便把方才的事告訴了李玉的爸爸。

李玉把滾在地下又拾起來的葡萄，送在爸爸的面前：「爸爸嚐嚐，這葡萄又甜又好。」李玉的爸爸的喉嚨，正乾渴得令人急燥，酒精把他的呼吸燃得像一支風箱，看見綠色的葡萄粒，一股沁涼透進火燒的胸膛，貪婪的吃着，

「你們沒買，誰買的葡萄呀？」

李玉裝做肚子疼，扭過臉：「賀瑞去和爸爸聽戲，我去撒尿，就來。」賀瑞正翻着眼向樓上凝望：

「一定是姊姊，一點也不帶慌念弟弟的樣子，還是一動兒和那男人親熱，姊姊不是好姊姊，我不要她了，」

狠了狠心，嚥下一股辛酸回頭拉着李玉的爸爸。

「聽戲去吧，李玉又去撒尿，因為茶喝得太多了。」

李玉的爸爸和賀瑞重新又走回原來的座位，可是原來的座位，却已有另外兩個人坐着嗑瓜子。

賀瑞和李玉的爸爸，奇怪地佔在旁邊，心裏十分懷疑。

「你也是聽戲的嗎？」

李玉爸爸的酒味，把這兩個入薰得有一點厭惡。

「嚇，不是聽戲的還是來吵耳朵眼兒的！」

說完了嘻嘻的笑着。

李王的爸爸，可受不了這冷淡。

「你們也賣了票？」

「不賣票，看這德行妄想聽嗎？」

賀瑞這時用眼角一直在揚着臉向樓上望：

「是姊姊，一定是姊姊，姊姊真不是好人，連弟弟一眼也不看！」

戴着瓜皮尖帽的人，把手上伸兩隻被燻黃了的手指，彈了一下額灰，笑着答了話：

「要是姊姊就好辦多了。」

一排幾十個聽戲的人，都噙的下笑了。

賀瑞氣忿着姊姊，憂着李玉，李玉能不能又去偷葡萄？能不能又被開水燙了？憑什麼花了錢打了票，不許聽戲？

李玉回來了，賀瑞便和李玉說：

「戲不用聽了，咱們回去吧。」

「買票爲什麼不聽完？」

「沒有座位了！」

李玉正要說什麼，用開水場自己開裸的茶房，這時又提着一壺水，盡嘴裡向外冒着熱氣，李玉就慌慌張張地：

「對，要不就不用聽了，反正戲也快完哩！」

旁邊的戴瓜皮小帽的傢伙，瞅着三個人走了，便嘻嘻地笑了一陣，願嘴擊了擊三個人，打了個哈哈：

「對了，戲剛剛打完通，還不快完哩！」

隨着鑼鼓聲，走出來一個小丑，四周哄然而笑。

三個人出了戲院，街上的微風，把三個人吹得十分爽快。

「戲也沒聽好。」

李玉跪在爸爸的臉前面，笑着說：

「戲雖然沒聽好，可是我想起來一點事。」回過頭又向賀瑞說：

「明天我們也買點葡萄吧，到這兒來賣吧，一定會賺錢，是不是？爸爸？」李玉？」

「不行，我不幹，我怕看見我的姊姊！」

秋天除去覺得較夏天冷一點，略微加一點衣服，秋便溜走了。

冬天來了。三個人穿得都很暖和，可是因爲炒落花生的煤，要分一半到取暖上，所以煤不多了。

這問題就分擔到李玉的爸爸的身上，早晨早一點起來，去到垃圾堆上撿一點煤核，晚上可以多喝一點酒。

有一天，晚上颳着入冬第一次稀有的大風，第二天，天氣便異常寒冷起來。

頭天晚上，李玉和賀瑞坐在土炕上，刺着沒有賣完的落花生，聽着窗小稀里花啦的風聲，李玉的爸爸一盅盅地喝着酒，屋里暖極了。

「賀瑞，像這樣冷的天，有這樣暖的屋子住，你們有落花生吃，我有酒喝，日子，過得真快活。」

兩個小家伙都點點頭，賀瑞這時像是困了。兩隻眼無精打彩的吃力的掙扎着。

屋外的風，亂叫着像一隻驚了的牛。

「賀瑞，總是有時不大高興，有點想家吧？」

賀瑞聽見家，猛的由沉思疲倦中醒來，睜開眼：

「不，我不想家，以先想姐姐，姐姐既然不想我，我也就狠狠心不想她了。」

「幾時回家去看看吧。」

「不回家，那也不是我的家。」

話說得很陰沉，弄得大家的心也都陰沉起來。

屋子裏除去剝落花生的花生屑的聲音，一時靜默無聲，只剩下屋外狂叫着的風沙。

李玉覺得這時有了什麼不幸，使他忽然一陣難過。想打破這沉寂。

，李玉取笑着賀瑞：

「賀瑞，你說你不想家，怎麼，你怎麼儘在半夜里呼叫着姐姐呢？」

賀瑞低着頭，一聲也不響，只是低垂着腦袋，李玉慌張的過來把賀瑞的腦袋撥起來：

「賀瑞，賀瑞，怎麼不說話……」

撥起賀瑞的腦袋看了看，在賀瑞的臉上，有一串光晶亮晶的淚珠，似落未落。

「賀瑞，爲什麼哭哇？」

賀瑞把淚珠，用手敏捷的擦掉，然後吁了一口氣，像是要藉這呼聲，把心裡說不出原由的鬱悒吐出來，聲音一如往日宏亮清脆的說：

「天，一天天冷起來，除了炒花生要用煤，屋子也得需要煤，我們兜里有許多錢去買煤，我想由明天起，我們三個人，都起得早一點，分別檢一點煤，檢回來，我和李玉再去買落花生，您再一個人去喝酒，這樣好吧？」

這天夜裡，雖然仍如平常，三個人都照例睡了覺，可是夜里三個人，都像什麼事情所攪擾，好容易方能睡熟。

新的計劃，給三個人的屋子裏，平添無限溫暖。

早晨很早的賀瑞便起來，拉起李玉。

「走吧，今天天氣太冷了，讓您爸爸在家裏，咱們去檢煤。」

兩個人出了屋，便被冷氣所包圍，習慣的東張西望，每一個講究的門前門洞，都成爲兩個人的注意集中的地方。

「賀瑞，來，這兒有堆新倒的煤渣。」

賀瑞跑過來，兩個人便急忙的挑檢那些殘留着熱氣的灰煤塊。

「賀瑞，你說，天氣這樣早，煤塊還有餘溫，這家人，一定很闊綽呀，整夜的燒煤……」

賀瑞一聲也不響的用短木棍子乒乓的敲着。

「一定不是個規矩人家，規矩人那兒有整夜不睡覺光燒煤的呢？」賀瑞仍然是一響不響的挑檢煤屑。

「賀瑞，你不是？」

門洞裡邊有一個綠色的屏門，屏門一響，這時出來一個脖子上拴着綳帶子的男人，緊緊挨着的是一個被灰鼠大衣領擁圍着只露着兩隻眼睛的女人。

男人看見李玉，便哼了一聲。

「賀瑞，你說是不是，這裏住的人，一定不是好人！」

男人把女的手放開，過來便向李玉的屁股踢了一腳：

「滾！誰不是好人，他媽媽的！」

賀瑞沒有聽見，心裏儘在計算着應該多檢一點煤，屋子裡多暖一點，花生多炒一點，多賣一點，李玉的爸爸更好多喝一點酒……

「滾，滾，你也滾！」

賀瑞的屁股一陣酸疼，拾抬頭，看了看，一個脖子上拴着綳帶子的男人，女人被衣服擁圍着，看不清面龐，可是和姐姐十分一樣的樣子。

賀瑞心裏一陣淒酸，一陣忿怒。

「姐姐一定不是好人！」

兩人便落荒跑去。

由是賀瑞在心裏增加許多說不出的悲忿，姐姐不是好人，應該忘掉她，可是，姐姐既然一定不是好人了，怎麼倒這樣難過呢？賀瑞異於過去的往日，竟然懷念着他的姊姊。

小霸王驕然變成了沉默寡言。

日子仍然是檢點煤使屋子暖和一些，多賣一點落花生，多賺一點錢。可是賀瑞小小地年紀，竟患着咳嗽。

「賀瑞應該多休息，光是一陣一陣咳嗽，可別得了童子癆！」什麼叫童子癆呢？賀瑞不知道，李玉也不知道，李玉的爸爸喝了

酒，什麼事都應該忘掉。

賀瑞除去感覺有時較比往日疲倦外，只是總覺得身體有一些冷，可是仍然是檢煤賣落花生，恨姐姐而且想姐姐。

天更冷了。

李玉的爸爸看着賀瑞一天比一天瘦，便發急着。

「從今天起，賀瑞一定要在家休息十天，不然可不行。」

賀瑞扭不過李玉和李玉爸爸，便躺在炕上，想起表弟和姐姐想起那個在脖子上拴布條的男人。微微嘆了一氣，嘆息對於賀瑞彷彿十分陌生而使賀瑞恐怖，自己的嘆息落在自己的耳根旁，小孩子不應有的驚傷，使賀瑞滾起眼淚。

躺了一整天，賀瑞吃了李玉給買來的一個鴨梨，腦袋有些昏昏沉沉。

「李玉，我出去過過風，待會兒就回來！」

賀瑞走出了屋門，屋外一團漆黑，天上稀稀幾顆星，賀瑞更加感到孤單，一個人漫無目的的走着。

「賀瑞，賀瑞！」

賀瑞回過頭是李玉的爸爸。兩個人一塊走，走在一個大街。李玉的爸爸吐的聲就吐了酒，把肚裡的食物吐出來。頻頻地吐着，吐的就吐在迎面走着的一個人的臉上，這個人是一個脖子上拴着布條的男人和一個女人。

「嚇，吐了一身，這醉鬼！」

李玉的爸爸仍然是哇哇地吐。

男人把胸連連踐踏。

「嚇，這豬羅！」

拍的下就打了李玉爸爸一個耳光。

女的也連連罵着該死的該死的，賀瑞這時心裡想着不是自己的家，想着嘴裡不說想而心裡想念着的姊姊。抬抬頭，睜見這在脖子上拴布條子的男人打了李玉爸爸一個耳光，那女的，唔是姊姊，一定是姊姊，夜裏看不清，但是照這拴布條子的男人講，一定是姊姊。賀瑞不知如何來臨的一個絕大的氣忿，撲過去就踢了脖子上拴布條子的男人一脚，身體伸長了，用左手，伸直了手掌，用力一毆打了女的一個耳光。便奔的跑去。

回到家，這連喘着氣，連連的咳嗽着，全身急刺的發着燒。

又想起姊姊，彷彿是有什麼堅硬的牆壁，把他們的思念攔開了。

他想起，今天算是真的丟掉了姊姊，便更拒烈的咳嗽起來。

賀瑞第二天便真的病倒了。

李玉的爸爸給賀瑞請了一個巫婆。巫婆來了，燒上一柱香，巫婆閉上眼，粗聲的喘了一陣氣，然後就變了聲音，說是仙爺臨凡了。

「童子賀瑞一名，侵犯神姑，白蛇娘子降下罪來，經我再四哀求，給了一點仙藥，喝下去，便會好了。」

賀瑞只是想着姊姊，連連咳嗽，連連喝巫婆的香灰。

一天兩天……

賀瑞的痰裡帶着血絲，李玉爸爸便慌了。

「年紀這樣小，怎麼罹了這樣病……」

和李玉吉吉姑姑了一陣。

一天兩天……

把酣睡着的賀瑞叫醒，賀瑞睜開眼看看，眼前站着的竟是自己的姊姊，賀瑞哇地下一口血隨着過分的傷感悲咽而昏迷了。

姊姊掉無數滴熱淚，掉落在臘一樣黃的賀瑞的臉上。

訴

東方雋

雖然人間有許多美滿的結合，然而，最
美滿的結合要算是我們了。

伯昂像從天空吹過來一支美妙的樂歌，
拖着秀利的音韻穿過了叢林，穿過清澈的溪
流和原野，終於在四月玫瑰芬馥的花蕊上奏
起了綺麗的樂曲。

——我接受了這純潔至極的吻，最後把
自己整個靈魂，靈魂以外的一切，完全呈獻
給我的垂愛者，並得到他比塞馬拉雅山還堅
得無法再堅的情誼。

歡欣在我們周圍環繞着，無限悠遠的讚
頌從四面八方響起了雲霄。

幸福使人忘却了世界。

甜蜜的新滋味到處散佈着迷醉的馨香

x x x

想不到是怎麼一種命運的擺佈呢，在我
們婚後第六個月上，我聽到了這一可怕消息
，伯昂！這聰明的雲雀，我底丈夫，原來他
當我們未曾結婚之前，就已是一個丈夫了，
這意思就是說：他是個有婦之夫。

起先，我不信是事實，但經過多次旁側
探訊，證實了流言確不是撒謊的時候，哀怨
充滿了我底心，一種幾近絕望的感覺深深激
擊着我，使我變得多疑，憂鬱，不為一點什

麼就傷心地哭泣，悲慟得痛哭起來，我簡直
感到人生乏味，自己成了幸運的贅瘤。

我沒有怨恨他，我還沒有進行到怨恨伯
昂的地步，我怨恨命運了，讀者！我只怨恨
了我自己。伯昂是沒有罪過的，在法律上雖
不能否認他已負了罪，但那不是我，在我，
他是沒有罪的，我不該輕易聽了一個人的話
，就切信這一個人，就在這一個人的蒙蔽之
下斷送了將來，這是我的錯，這是我獨一僅
有的錯，此外，沒有別的了。

故此，我除了暗自悲傷，從未在伯昂眼
前提說什麼，對他，我連半句怨言也沒發過
，給伯昂一縷不愉快的顏色好像都覺得對不
起他，因為我由他喘息上所得到的純情贈予
是無以補償的。

伯昂毫不知這一切，所有心的變化激流
，腦海的顛波和意識辛辣的警告都讓它在目
光的帷幔之下隱藏起來吧！我決定不叫他曉
得一點點，就是半滴苦，我也不願他吮到一
口滋味。

x x x

最近，突有了這傾向，我要前往拜會那
一個女人，那一個在我們珍貴結婚彩畫上驚
然而來的薺爪老鷹。我要去拜會她，我一定
要去拜會她；我就遵以伯昂妻的名義和她相

見，和另一伯昂之友相見。我決心把幸福的
人兒所未領會的凄楚在她面前展開，我要對
這一個陌生人深下探索的鐵錘，我要認識認
識這一笑奇的人。

一個禮拜前我得到了詳細地址。
不久的將來，新鮮故事便要一頁一頁啓
卷了。

x x x

這一天。

果真做了探奇者，我捧着一顆抖擻的心
，背着伯昂前往泊鎮，我還未曾隻身旅行過
呢，經驗更沒教給我對種種困難的應付，自
然所賜予我這二十二歲的年紀能擔當起什麼
重擔呵！

然而，我即將這重擔扛在肩頭上了，我
要邁進命運上坎坷的道路，我預備身受人間
苦難的傾軋，現在，現在我已開始踏上邊沿
了，再有一手推力，我就可以成爲大陸的勇
進者，不可預測的憂苦也許會像狂風暴雨一
樣襲擊我吧！誰可能做渺茫的把握呢！我常
聽說暴風雨後會有明朗晴天的，人只是企盼
這晴天。

我去了，懷着恐怖和好奇，懷着幾近神
話的意味，一步一步讓行程就這麼拌奏心碎
的低曲，未曾經歷事故那坦率的性情使我面

向著「不可知」感到深重的騷擾，我似乎被這騷擾攪得心花迷亂，我生怕沒達到目的地便心力盡瘁，但是，感謝上帝！那無處不在主的聖潔靈魂，像一盞明燈般把我終歸引進了魔鬼的大門，却沒惹起些許恐怖。

終於我和她相見了，那一個伯昂的妻，和她整個陷在泥土裏的家，和她獨一的幼子。請不用爲這樁不可預見的故事担着一把冷汗，全然出於想象之外，我們很和露地會見了，她冠以禮待我，未曾記起一些嫉恨，這真大人使我吃驚，在鄉間竟有如此海派女子，實在新奇之至。這也是我原拖着一路恐懼而反變成不知是感激還是難解的顫戰了，而不久，談話便把心的縛結鬆懈，我才知道在她那溫和目光背後常射出一道同情餘輝來的，原來不光只爲了她自己，她表白，她是個不幸的人了：「不幸要作爲了一個就完結，還算是幸啊！青年女郎！就怕第一個不幸若只是抹下了頭一筆，如同寫成一個完全字，那接二連三的筆劃還必須繼續下去的話，請想，那不幸將會帶來一種如何怖人的結果呢……」

到那間，一顆充滿了恐懼的心房，由麻痺竟變成可怕的荒涼和空虛，眼前不覺洞開了一片汪洋，除了自己隨航搖蕩，舉目所及的都成爲無際渺茫的波浪。

我在新的認識之下戰慄着，我那只裂了一道縫，本來完整的心，刻下是可憐的粉碎了，我那精明被喚做智慧之門，難能尊敬地蒙上了昏暗的黑紗，我的全感官在一種殘酷的襲擊之下顛波着。

支持最大可能，我勉強收拾心力的殘骸，就踩着迷茫的烟霧，任淚水推航船，我又蕩然回到了那以前是輝煌，如今已成了意念廢墟的這一個所在，我回來了，這次却沒會回到伯昂的懷抱裡，我大約終生也不會回到那款綿的鵝絨中了，我和他的情感可慘地分離。

他依然如往常熱情地接待我，雙臂老遠向我張開，他的甜言和悅人的微笑像春大柔和東風般地接踵而至，但我可能接受什麼呢！他的欺騙就一直在他頭上榮耀地放光麼？……

我對人生不解了。

x x x

經了多次意志交戰，再不能哄瞞自己了，也不該永任容忍粉飾一切，現實所加之於我的種種痛苦和辛辣的壓榨就這麼默然地容受麼，罪惡刺傷了我的自尊就這麼隨它滴瀝

沉痛的血淚以至終結麼！呵！我還沒曾學會了把殺傷我的利刃自向咽喉戳穿，我尚不甘於讓死早幾十年降臨。於是，悄悄在我心內生長起來，我狂喊，我暴怒，我要磨滿了精神鬱悶的沉壓。用不着猶豫了，將那罪衍的實況公諸於世吧，讓偽善的人看看他本來的面貌。沒有什麼再躊躇的，我決意這麼做了，我決意要對真實更深認識一層，我企求，迫切地企求那第二個女人能和我相見。這當兒，正在心意深重要求之下，那一夜他在陳秘書家玩牌，就是這一夜，深更吹送過淒涼的風聲，一個瘋性女人，她，知覺立刻使我悟到了這一陌生人的身份，是那一個和目己有着同樣不幸，而正想求見的人，她竟冒然自荐地來了，能是玄虛的夢境麼？不，她果真發着暴怒跑來了，門房止不住她，我的丫環阿香可又有什麼刀氣阻擋她呢，她進來了，帶着怒目和叱語，滿院散佈着侮辱的詆罵，一進來便狂喊着不要臉的伯昂，輕蔑我的話也如連串耳光似地擊在我的面上，有生以來我還沒受過這樣的屈辱，但現在所受的是過分超過我的想象了，我在這突如其來的窘境之面正感到怯於應付，憤怒就把我佔有了。於是乎，我加不能耐的性子探出頭來，首無便向她質問，叫她不要如此無理！誰料這一來反給燒柴上更加了風力，她像受了什麼委曲般暴跳如猛虎，朝我大發起雌威。

你會想得到麼，我的主啊！她竟抓起我底寶藍瓶摔碎在地上，戰慄擠壓氣惱，我顛抖得宛似一具失了活力的囚徒，立時手足完全失措，不知該怎麼辦好了，伯昂之種種罪惡的，不光明的行爲同時就像皮鞭子一道一道痛襲在我的心頭，我這一個失了自尊，被辱侮的羔羊游離在不毛的荒原上，不知所之了。

……
等我再一睜眼，自己已臥在牀上，不曉得怎麼伯昂竟守護於我的跟前，適才發生了什麼事，我是全然記不起了，心亂如麻，抖擻不能自止，就覺頭大如斗，一團污濁的烏雲捲漲在腦海裏，不清晰的日光只能在半空茫轉着圓圈。

伯昂對我默而無言，當他見我醒來的時候，用手撫摸着我的額頭，安慰我不要懼怕，一切都還有他在；「一切都還有他在」，這不才是苦的源淵麼，一陣心酸，才使我憶起了隱息襲來的那股暴風，我哀痛得落下淚來，我這受了傷千瘡萬孔的心滿地鋪撒着零星的碎末。怒憤立時在內再現，我毅然坐起，就像不是出於自己的口，數不清的心境累積的沉壓都一齊迸發出來，我恨恨地切怪着這一個惡的罪塊，我把他褒貶得如一個人間最卑下的敗類。

起初伯昂還露着笑臉，滿拿我的暴怒認做了填嬌，漠不關心地漫聽着我的敘述，趕

後來，當我把他的秘密毫不留情地一件一件如實託出的時光，我該怎麼形容呵！他的面容由平整變得緊張，最末經過惱怒而給予我一個猙獰可怖的顏色，這顏色是我從來未曾見過的怕人的顏色，但在眼下看到他了，我更身領了比這顏色再銘刻深心的痛楚，我從熱愛着我的人的眼中受到了銳利的刺傷，此刻我才認出了伯昂本來面目，我才明瞭了伯昂一直隱匿的暴戾的所在，由此，在我平如水面的生活上，便掀起了滾動的浪花。

當時伯昂對我怎麼一種情息變態，不想描寫了，因為近些日子以來，神經尤顯衰弱，對於那痛擊心靈的打擾有點承受不起。目下我只可以告訴人，憤恨和苦痛幾乎把我陷在絕望中而不能自拔，假使不是一場重病，我將立刻離開愁惱的深窟了，但病使我輕弱，使我毫無力氣能做深切的打算，只好還暫航行苦海。這一可憎的傢伙，從那次以後，他竟擺起了一個與前迥異的架子，到處顯露着他男性的威嚴，更侮辱人的還不只這個，他竟公然在別人跟前呼喚他那蠻橫的女人爲大姨太太，我聽了這話心如刀絞，大姨太太，要依次推移下去，那二姨太太的名號不是很自然地加在我的頭上了麼？……

一種悲憤，自怨，和給家門丟了顏面的屈辱，幾使我痛不欲生，想到父親對我庇護，怕適逢歧途那耿耿於心母親的牽念，自己

傲然的美貌和淨潔的胸懷，當我一想到這個，全心簡直被割得空無一物了，這時恨不舉刀殺死他，真恨不得舉刀殺死他。是怎麼一種惡姻緣使我認識了伯昂啊！記得那次，林師母請客，伯昂以一個出色的陌生青年和我初見，當時他那雙目不轉睛的注視，那視線彷彿依在面前，那時候，他沉著大方，一表非凡，使人略微一留意，原本也是意中的事情，不過離散了以後影子也就淡淡了，誰曉得偶爾他竟惹出桐表哥來向我致意，所可恨的是桐表哥不諳他的實況竟決然主張，自然，最壞的還是我自己，假如不留情那舉止瀟灑，雄偉的氣魄，不熱戀起他那一雙淡海藍色的眼睛，可有什麼力量能把這一惡濁的人同我連結在一起呢？

我就這麼僞認了假意者的虛情，而走上愛的道路，再由愛而步進了生命糜爛的陷坑，目下我是實實在在在被愁惱淹埋着了，將來的命運雖不知該把我拖到什麼地步，然而，我相信命運固可以制裁人，人確也可以創造命運的。難道我就認這心境上情感坍塌的家一盡始終麼？我的被辱侮的自尊就真葬送無遺麼？所勉強扶持的這憎恨的生活不是自身殘殺是什麼！……

提筆寫到這裏的當兒，我的「自我」的認識放出了異彩，天賦所賦予我的「人」的要求生根了。

哥兒倆

程心粉

哥哥名「霍兵」，弟弟叫「霍兵」，諱稱人瑞，應當受國家褒獎的學生兄弟，哥哥的生日也就是弟弟的壽辰，哥哥降生人寰的時代，精確算來，比弟弟的呱呱墜地，僅僅早十分鐘，哥兒倆的年齡祇差這麼一點兒，所以父親翻弄着一大堆「類書」，給他倆「聚錫嘉名」的當兒，也本着「祇差一點」上帝給的原則，經過檢查，考慮，躊躇，而猶豫等等的過程，才選定這兩個字：「兵」「兵」不但在鉅釘形的中國文字上相若無幾，就是將來他們當了外交官，用世界流行的馬羅拼音，在條約上簽字：哥哥是 *Pin*，弟弟是 *Pin*，相差也幾乎其微，父親苦心孤詣的選擇，一來「遵從天意」不違「差一點兒」，二來，「有裨人事」，要利用這「差一點兒」，日後哥哥的大學畢業證書，弟弟借去，可應文官考試，弟弟的委任狀哥哥拿去，可做銜叙上履歷，要是哥兒倆不同時出門的話，兩人領一個「居住証」亦未常不可，有誰注意那個小「」兒究竟在左邊還是在右邊呢？細心點，還可偽造個彷彿墨跡未乾，驟爾指畫時自然而成的對面的印痕，那就好像是個「兵」字了，哥兒倆「二位一體」，一切可以互相通融：！父親的理想。

當五六歲的時候，哥兒倆都穿著先施公司的兒童服，一樣的小皮

鞋，同色的襪子，真是一個機器製出來的螺絲釘，分毫不差，隣居田老太太伸着食指，指指點點的誇揚：

「這一對小寶貝，真是一個模兒刻的，將來要了媳婦還怕認錯了呢」，誰聽了也一定陪着一陣哈哈的笑。

父親也想到鑑別上的困難，他特意請來一位朋友，仿效馬來人的紋身，在哥哥胳膊上，用特種藥水，刺繡了一小朵梅花，弟弟看着羨羨哭嚎叫鬧，定要自己也刺朵梅花，父親叫那朋友給他刺了一粒櫻桃，弟弟揩抹眼淚，仍然不滿意說：「櫻桃不如梅花好，什麼花兒，果兒也沒有梅花好」：

哥哥看着弟弟的悲哀，以為自己佔了便宜，於心不忍，笑迷迷的說「爸爸：拿橡皮擦下去，我刺櫻桃，讓他刺梅花」。

「橡皮？除了剝肉，什麼東西也擦不掉！」父親的朋友代替父親的回答，父親對這個問題，想不出什麼妥善的辦法，祇是哈哈的笑，可是哥哥還有他聰明的辦法：

「我再刺一粒櫻桃，弟弟再刺一朵梅花，我倆的什麼東西都應當一樣，您說是不是？」

父親的笑聲加大了，父親的朋友也用一陣笑代作回答，因這聰明的辦法，一方面固然很周全，可是另一方面，則失掉了剝肉紋身的意義，哥哥不知道這另一方面，他見父親不作回答便轉徵求弟弟的意見

「你說是不是我倆應當完全一樣兒？」

「不，不，八個不，我要梅花，不許你要梅花。」

哥哥不然了，弟弟仍在抽噎着嗚咽，父親微微動了氣，讓母親把弟弟抱走了。母親叫王媽賞火二枝鮮艷紙梅花，插在弟弟的衣領上，平息了弟弟心頭上激怒的風波。

從此，哥兒倆都有了符號，父親常常對哥哥叫「梅花」偶爾對弟弟也喚聲櫻桃，弟弟總是報以鼓鬚的小嘴。

「我叫兵兵，不叫櫻桃。」

其實這父親多餘的顧慮，在皮膚上刺個記號，作為判的方法是無必要的，他們的容貌儘使絲毫無異，但是哭，笑，眼神，走路的样子，以及聲帶上振蕩波紋，迴手不，僅僅見過一回面的人，也會很清楚的告訴你，誰是哥哥，誰是弟弟。

二

哥哥沉默寡言，像個笨拙飽食後，倦臥沈睡的小豬，你輕輕踏它一脚也許僅翻翻眼皮，弟弟呢，活潑浮躁，如同深山幽谷松樹枝枒上翻弄筋斗的小猴兒，他喜打球，游泳，溜冰，照相，打牌，下圍棋，養鳥兒鬥蝸牛……凡是人間的遊戲沒月一樣不是他的嗜好，祇要機會讓他看見過，他當得上帝造人的時候爲什麼不多給人兩隻手二隻眼睛：

「未來的科學家，如能够補充兩隻人工手，我們能够一方面下棋一方面打牌多麼好玩呢？」

這是弟弟的理想，哥哥的嗜好呢？很簡單，他沒有嗜好，對於任何娛樂也無興致，在小學裏，有一回作文，先生給的題目是：「我的嗜好」。

他看了看，想不出說什麼來，童稚純潔的心靈，尚未渲染上爲作文而作文「以詞害意」成年人的惡習，祇好繳上白卷：

「我沒有嗜好，先生」，先生奇怪，惟恐沒有把題目講解清楚：「你喜歡作什麼？說什麼都算嗜好。」

「我什麼也不喜歡」，哥哥回答的乾脆，先生用微弱的聲音說，「你每天都作些什麼呢？」

「在學校上課，回家吃飯，讀書，睡覺。」

「你喜歡吃什麼菜，最喜歡吃的菜。」？哥哥垂着思索生髮結果是：

「無所謂，媽媽給什麼我吃什麼，都不大喜歡，可也都不討厭」

「你回家看些什麼書呢？」先生以爲喜歡看小說叢報也算嗜好了，想不到他的回答。

「課本」，他睜着眼睛望着先生，這回先生垂下頭去，思索着「吃飯」「睡眠」乃人人必需，不能算嗜好，念課本又是學校的課程，都在嗜好範圍之外，這學生真無嗜好，讓他說什麼呢？「你作個別的題目吧」，最後先生了解哥哥的苦衷。

能說哥哥有點呆痴嗎？在學期末的成績報告書上，哥哥常是乙等弟弟常是丙等，榜上的名次哥哥永遠站在弟弟的前頭，哥兒倆十四歲入了中學，一樣的面孔一樣的制服，掩蓋着兩個不一樣的心靈，全班中沒有一個是哥哥的朋友，他祇同二個人說話，一個是先生，問些課本上的問題，一個是弟弟，說「我回家了，你走不走」！差不多對弟弟也祇有這一句話。

全班，甚至可說全校，對弟弟都有些關聯，不是他的朋友，便是他的「仇人」也有許多連他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仇人冤朋友，因爲「棺材鬼兒」這段風潮哥哥也算仇人了。

學校請來一位趙老先生，擔任哥哥弟弟這班的國文。

趙老先生背彎腰，走路時，細長的脖頸，伸探着，彷彿緩步尋食的仙鶴，黃色的臉四陷着雙頰，襯着一付墨鏡，假若失掉那幾根稀稀老鼠似的一類下鬚，他的頭與生理室陳列的「頭骨標本」一般

無二。

他穿着白布襪，白雲子勾青緞鞋，還有最引起學生們的趣味的，黑瓜皮小帽上的紅寶石頂，一步三幌，搖搖欲墜的骷髏架上講台，便頻頻喘氣，講台上，放着一把久已虛設，無人應用的破椅子，初次上課，他吹吹塵土，便把屁股以下的重量放在破椅子上，屁股以上的重量呢？他的上半身，伏陳在桌子上，點名完畢，就打開書本搖着頭兒念下去。

「門前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一棵還是棗樹」，趙老先生擊節朗誦反覆三遍，突然把桌子一拍。

「真真豈有此理，文章貴乎簡，古人作文講究簡煉，初學者記一件事要用幾百字，而斷輪老手數十字即能爲之，此文章所以稱文章也，像這篇說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一棵還是棗樹，累贅累贅，而且異常累贅，爲何他不說「門前有兩棵棗樹」？豈非蓄意搗亂，要是當年學生作了這種文章，還要打板子如今選於讀本，豈非豈有此理」，他咳嗽一陣，嘔的一聲一口白痰吐在桌前，隨着一個噁噴，用手指頭在鼻尖上一擦，抹在鞋底上，嚇得前排坐着的學生趕緊轉過頭去。

「給我改過來」先生頒下命令。

「改什麼啊」？學生們尙未了了，頑皮輩的代表弟弟，當然不便緘默，你們原來有耳未聞」，老先生不禁悲然「改成門前有兩棵棗樹，勾掉下邊的廢話一棵棗樹又一棵棗樹」。

刪書之後，先生把書本合上，明然而歎說什麼語體文粗俗，文言文典雅，一些老先生常談的話，這是老年人應當宣洩的牢騷，這是他們延年益壽百補的丸散膏丹，否則早就飽鬱而死鑽進窠窟了。

繼而，趙老先生說了一個故事。

「你們都知道有個歐陽修吧，有一天，他與同事出門，看見有匹跛的馬踏死一條狗，歐陽公對他同事說，如何記載這件事呢」

老先生咳嗽幾聲，離開椅子在黑板上寫。

「有犬臥道中，逸馬蹄而弊之」老先生坐下，又繼續着：

「這是那同事的答案你們看恰當不恰當」？

學生們都聽故事，很少有人分析體會故事的意義，祇有弟弟顯得比別人聰點，答道。

「不好」先生莞爾而笑，誤認這是得意的門生，又問道，

「你說說爲何不好」弟弟也笑了笑，答道，

「我祇知不好可不知爲何不好，因爲我由先生臉上表情知道他說的不好」弟弟知其當然，而不知所以然，使先生不禁失望接着說。

「歐陽公說這樣太囉囉，要是用這個方法寫歷史，寫一萬卷也不能完，所以說應當這樣寫。」

「逸馬殺犬於道」，你們看歐陽公的手筆何等簡煉，像這篇什麼一棵棗樹又一棵棗樹要讓歐陽公看見必嘔之以鼻，要是請這種人當秘書，不知耗費多少電報錢呢」？

他抑制着咳嗽一氣說完意想學生口悅心服，不料弟弟站起來，那裏說，如果在教室日誌裡，記載「新來一趙先生」我們爲簡煉僅寫「新來一趙生」行不行」？

「這不行的，是先生呢，是學生呢未能分也」，先生連連搖搖頭，弟弟遂着又開口了，

「那麼何處又簡，何處不簡請先生講」？

先生抓耳搔腮，半晌才吞吞吐吐的說，

「這祇能……心會……不能言傳」，弟弟垂着頭坐下小聲兒「那小聲的程度足可使先生清晰聽見：「要先生作什麼呢」！

下課後弟弟即與趙老先生奉送個綽號「棺材瓢兒」，全班讀成這名兒背柴，新穎，一致吶喊，幾個頭皮的聚在一起，筆劃戲弄棺材瓢兒的方略，他們把一隻椅子上腿拆卸下來，把那腿上的楔頭，放在椅架白窩之外支撐着椅子先生落坐，一定椅翻人倒，這巧妙匠心的傑作，弟弟看來，祇是兒戲，不以爲然的。

「這法子不好，怕玩不了他？」

「什麼道理？」大家質問弟弟，因為他打破他們的幻想的夢。

「我不說，你們不信，就試試看！」

鈴聲響後，先生第二次走上講台，屁股落在椅子上，嘩拉一聲，椅子倒下，而先生安然無恙並未應佈置者之心願，來個「屁股震」，原來趙先生多半的重量俯伏在桌子上，下部一時空虛，尚可依恃上部的憑借，先生站起來，拾起椅腿，「此椅已不堪用矣」他不知學生的陰謀，而歸罪椅子的破壞，他把腿上的楔頭，放進白窩，用手試一試還能用，他又坐下。

這一場預計的風波，雲消霧散，他又接着宣洩牢騷，說，這課本如這椅子一樣，不堪應用，從明日起隨我在黑板上抄錄「古文觀止」，這課本應作應付督學視察的點綴。

第二天國文堂前，弟弟走上講台。

「諸位同學，今天我給你們表演一齣老頭兒吃狗屎！」他把講台桌子上的兩隻前腿，放在講台的邊緣上，兩隻腿祇有一點點着在台邊，大部份是空懸着，那顛巍巍的樣子，即使一本書，落在桌子上，也會倒下去。

這時趙老先生搖搖擺擺的走上講台。

嘩拉一聲子先倒下去，趙先生却倒在四足朝天桌腿中間，那不幸椅子恰巧倒在不幸人的脊背上。

當然，這幕真實的鏡頭，比賈波林的造作的，要引人捧腹，一陣哄然的笑，有的掩嘴，有的抽腰，有的流淚，甚至有的放屁，但這狂歡喜的聲音，僅僅佔據了短促的一刹那，就被那吁吁的喘氣，抽噎的呻吟，懾服了瞬息，一幕賞心的喜劇，陡然變為可泣悲劇，連那導演者弟弟也收斂起得意的勝利的笑，來協同着扶持苦笑犧牲品——趙先生。

地下一窪鮮紅的血，一顆烏黑的牙，老先生雖能被扶起來，可不

能扶著走了，結果由校長喚來繪着紅十字的汽車，送入醫院，二個星期後，真的，名符其實，作了棺材瓤兒，校長一向對待學生是和藹的他們的關係不是師生，是商店的老板與常期的顧客「和氣生財」校長自然不敢違悖這條格言，對於這件慘案，校長認為肇禍的原因是，桌子年久失修，趙老先生在病榻上纏綿綿綿藉藉要求追究禍首原兇，無奈校長一點不敢設想那「人力的原因」他明白開除一員學生每年失二百多元，校長積極纏綿學生的熱烈心情，遠勝於布店經理對主顧的關懷，因為布店一類以貨物易錢以營業，即便門前冷落蕭條，一天不見人芽兒，可張雀羅，可是還有貨物在僥倖，行情飛騰，愈冷落，愈賺錢學校則無此種幸運，它與戲館，影院以及某種營業同一性質，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才有利可圖，講室上去掉一個學生，與影院中空設一個座位，在校長與老板的珍惜悲哀上，是同樣的程度。

討厭的是：一般人對學校缺乏了解與認識，趙先生因傷重死後，不知那位心懷惻隱的記者，將事實大畧的披露出來，痛詆校長袒護學生，有悖師道，校長迫不得已，才把這班學生喚到辦公室：

「報上說，趙先生摔跟斗是你們戲弄的有這回事嗎？」校長希望來個肯定的否認，他便有了根，聲明更正，意外的，出乎任何人的意外，哥哥發言了：

「不是我們全班做的，是幾個害羣之馬做的」哥哥的言語間常引用作身課上的句子：

「真有這回事嗎？」校長切盼有人對哥哥抨擊反駁，可是一些，童稚，不離天真的小心靈們，窺不出校長的暗示，而面相視，靜靜的誰也不發一言。

「能指出是那個做的嗎？要說實話，如果誣陷好人我要重重懲罰你」，他想用恫嚇之詞，震回哥哥的舉發，「那麼，我就說一個吧，我弟弟做的這套把戲是他出的主意」！校長呆若木鷄，半晌未說一句話，連那有趣味的詳細經過也不遑追問，最後指著弟弟用著悲傷囁

曠的調子說「是你嗎？」

「是我」哥哥大義滅親的威風凜凜，弟弟何敢置辯。

俯首凝思的校長，忽爾舒展眉頭：

「有了」他自言自語「那麼，這回看着你哥哥的面，輕輕懲罰你，記一過，可不要再犯啊；你們全出吧？」

記一過，是這慘案的善後，是趙先生一命的代價，校長與報館寫封更正的信說。前報不符此事乃由學生番兵誤碰桌椅所致，並非故意玩戲師長云云，好在，趙先生的兒子早已恨其不死故無人用法律追究。

這回事在哥哥與弟弟的情感上深深鐫刻上鴻溝，弟弟罵哥哥，混蛋不盡人情」哥哥不說什麼可從不再說：「我回家了，你走不走？」

三

天上的一陣風雲，人間的一片烽火，哥哥的家像一隻遭遇狂飈的蓬舟，隨着波濤的指點，離開他們的故鄉上海，匆匆的跑到萬山紫巒一個偽造似的小城，暫避風雨。

這裡非隔五日，不能買到新鮮的豬肉，全城僅有懸衙門裏存積着三五十斤招待貴賓的白米，普通人吃的最尊貴的食糧是弟弟喂鳥兒的小米，哥哥佐着鴨湯用十分鐘可吃兩碗白米飯如今伴着豆腐吃二碗小米飯也用十分鐘，白米，小米在哥哥的食道上享受同等待遇，而小米在弟弟的口腔中，特別的潔淨潔白，弟弟吃白米飯用十分鐘可盡三碗，而小米呢？僅僅一碗多一點兒，所費的時間往往還加倍，他吃白米似狼吞虎嚥，霎時，風捲殘雲，吃小米，則一粒一粒的用白米湯往下送，不像吃飯，很像服藥，弟弟捶打餐桌常常咨嗟：

「這小米不好吃的腸胃飢餓症？你有沒有水斷除根的良好方？」

「二陳湯利撲啦！」

哥哥對着小米常常微笑，在他看來「小米祇比大米小」「大米祇

比外小米大」此并無軒輊。

媽媽未帶着傭人祇携來十個手指，自己洗衣自己炊飯，一天媽媽做飯子餚：

「兵兵，去買兩大枚的香油，兩大枚的醬油」。

弟弟端着兩碗飛奔出去，不一會，飛奔回來一碗內滿盛着醬油二碗空空的。

「媽媽你讓我丟人，我跑到油鹽店伸出手來說：『七大枚的香油，一個胖子用白眼青睜睜我說，二大枚的可沒法打至少要買五大枚的』，我臉一紅身上還突然冒出雞皮疙瘩，險些兒，把碗摔了，我想，二大枚的醬油也無法打，趕緊說：『四大枚。醬油賣不賣？』誰知道遞過碗去滿滿的一大碗」：

媽媽又摸出五大枚讓弟弟再去一趟，買香油

「孩子，我知道二大枚買不出多少東西來，我們帶來的錢少，不能不節省着用再去一趟，『買五大枚的吧』」

弟弟搖搖頭：「我怕那白胖子的眼珠，叫哥哥去吧！」

哥哥買來香油，同時還學會不用錢買香油的方法。

哥哥在油鹽店櫃台旁遇到一位昏昏僕僕扶着拐杖的老婆兒：「掌櫃的」僅僅出三個字便一陣喘氣，一陣咳嗽。好久才勉強繼續着，蒼蠅般的聲調「五大枚的香油」。

夥計雖然重複了一句，香油，五大枚，可是那老婆婆的嗆嗽又振作了，即使她聽道購買目的錯誤，他的喉頭也無暇分辨，等香油打好送過來，老婆婆看看金黃的液體，才慢慢的更正：

「掌櫃的；我不要香油買一大枚的醬油」！

夥計雖然悻悻的翻翻白眼又無法不許主顧有言語的錯誤，何況夥計自己也有張冠李戴誤拿貨物的時候，何況，又是個悻悻不明的老婆婆呢！

夥計倉卒慌忙的，把香油傾倒下，又注上醬油，當那放在櫃台上

，哥哥的眼睛，看不醬油上飄浮着銅元般的香油珠，香油富有膠着性，卒然傾倒，很難盡淨，又是那粘附的區區，也許還超過媽媽欲購的二十大枚的價格。

「香油，醬油放在一碗裡何常不可，用二個碗買回去，不是也常常放在一個鍋裡做菜嗎？」哥哥心中想，他發明了特別經濟購買法，也許不是他發明的那老太婆才是先知先覺，哥哥不過是個領悟敏捷無師自通的門徒。

此後哥哥常用此法購買香油，不但香油，買麻醬，料酒，等等亦可施用這條原理，這原理與其他原理（無論宇宙之大，蒼蠅之微）一樣，不免有小小的瑕疵，此法在一個油鹽店，祇能施展二三回多則不靈，所以一月的光景，哥哥把這大城的油鹽店，幾乎都光顧到了。

山居一月弟弟帶回來的是：一本「享樂人生觀」——從先弟弟心窩深處早珍藏享樂人生觀的腹稿祇有行動未見理論，由山城回來。他這本書，就真付梓出版了無論見到誰也是這一套話：

「鄉下太苦，我們在大城市的人，還是得樂且樂享受如上，萬一，一陣風兒，就像前次那陣風兒，把你吹到山裏鄉下，去吃小米紅高粱，要是在都市亨過福，調劑調劑生活，還不冤枉，許是根本就吝嗇成性，在都市裏從未飲過舞場的香蜜，那到山園裡連天然冰的紅葉湯，也祇有作夢去找了！」他說到這裏往往歎口氣，遂即放開喉嚨：大嗓兒的

「假如死在鄉下冤不冤？」

哥哥帶回來。禮物是「克儉克勤」四字錦言，他想：在紅燈綠酒安逸的城市裡度着優遊的歲月，如果把肉皮養成真如剛出水的芙蓉那裏嬌嫩，萬一一陣風兒吹到鄉下去，怎麼自己吃飯呢？如若牙齒祇能與白米做朋友，怎能與小米相處呢？基於這「安不忘危」的原則，他認識了儲蓄的偉大，他把父親給他的日用零錢，捲筒着，存在郵局的

儲蓄部，他不但要儲蓄金錢，而且要積聚被人拋棄的廢物，父親吸食紙烟空盒，看完的報紙，裝貨物來的麻繩以及弟弟食完的糖菓盒，罐頭桶，皆在他儲蓄範圍之內。

假設，現在問哥哥：

「你的嗜好是什麼？」他定會毫不猶豫的回答「儲蓄」。

哥哥的儲蓄範圍，漸漸擴張，第一影響女傭的「碎紙換錢」的法定收入，老媽子常常對哥哥掛着陰沉的臉，第二引起弟弟更大的卑夷：

「收煤核檢爛紙的腦袋」弟弟罵哥哥，哥哥祇笑笑。

哥哥二十四歲的夏天，樹梢頭的蟬翼，正像個金屬物迎風振盪的時候，哥哥口袋裏裝着一張××大學法律系畢業證書自遼遠的北京回到家了，弟弟自中學畢業後從未出過家門但是從從從容容儀看，弟弟西服革履，烏黑頭髮還吹着一縷花蓬兒，較比哥哥的平頭灰布大褂，倒有點彷彿大學士的外形，就按內容說哥哥在教室內得來的法律常識還不如弟弟由報紙上得來的豐富些，你要問哥哥「民法與刑法有何分別？」他與你說三天三夜，也不能給你個清楚的概念，可是弟弟時常在談吐間，擁護「女子繼承權」因為他未有姊妹分鬥的危險，祇有妻子帶來的好處。

哥哥倆都未結婚，哥哥確保有練「金鐘罩」的章男資格，而弟弟早已與一打以上的女人有過某種經驗，哥哥遲婚的原因是「希望過低」他常說：

「有才貌的女子全是禍水我希望要個醜陋昏庸的貧家女子最好是個乞丐的女兒！」父母認為討個貧家，有辱門楣，設法阻撓弟弟的對偶條件，自然天之道高理想是電影女明星，可是他及缺乏女明星的理想，金錢地位，所以他倆的理想皆遲遲未能實現。

哥哥畢業後與多數大學生一樣，燕居賦閒，每日無事，黃昏溜溜馬路是他的消遣。

一天正是哥哥馬路徘徊的時辰，行人道路上，坐着一位女丐，秋梨似的臉蛋，鵝爪似得雙手，前額上還裝飾着將要破裂吐火紅石榴，瘡子，她垂着頭，似乎「嬌不勝羞」，默默無言，乞討的語言地下鋪陳的一張哀啓：

「年華二九，孤苦無依，守身如玉，寧流爲乞丐，不甘落於烟花，仁人君子，賜我一文，則沒齒難忘，如能代覓棲身，所依有人，則銜環結草，生死必報」。

過路的仁人君子，頂多給她一二分錢，很少注意哀啓後半段之徵婚廣告，哥哥走過去，沉吟徘徊，朗誦三遍之後，「所說是真的嗎」？哥哥蹲下來問她。

「真的，先生」，她嗚嗚咽咽哭了，哭的聲音很能烘託言語的真實性：彷彿鴨湯能佐輔魚翅的甘美一樣。

「你何處人」？哥哥蹲下，想盤問她的身世

「江北」她仍然哽咽着僅僅吐出二個字又應不成聲了，突然的盤詰，她一點沒有準備，祇好以哭代訴。

「真沒有……」哥哥想說「真沒有結婚」又他認爲對着大姑娘說「結婚」亦近於猥褻，好容易想出個文雅詞名兒「出閣」，還未說出口來，脊背上，有人拍了一下，

「你是當包打聽呢？還是真想救人！」

一個滿面猙獰，黑褲黑褂短衣的男子，睜着鈴鐺般的眼睛，虎視眈眈的神氣，把哥哥由地下吸引起來，

「我想搭救他！」

「哼！搭救她，拿錢來！」這男子把雙手又在腰際，這近哥哥他倆的戰場已經近到索距離哥哥從未遇到過這樣嚴重迫切時局，而置身戰戰，神魂失掉主宰言語自然也無規律，

「我……想要她爲妻，她不是要找丈夫嗎？」

「就憑你這小窩三？」

「我是北京××大學畢業，要個乞丐還不够資格」？哥哥想哭。

「你找便宜？這裡可沒你的份，豬欄，滾蛋吧！」

那男子一拳打在哥哥的胸口上，哥哥搖幌兩步，沉重的頭撞在一個鮮艷的領帶上，那正是弟弟，陪着一群朋友走過來，

「你敢欺負我哥哥」，一個耳光，落在那男子臉上這羣朋友蜂擁上去拳脚相助，那男子乖乖的挨打，但不敢招架還擊，連辯駁的言詞也不敢傾訴。他不一定憚於弟弟的人多勢衆。是因他知道弟弟在這海灘上的身份，不敢放肆。

結果男子磕頭道歉完事。

「那男子是做什麼的，他爲什麼管閒事」？哥哥尙不知他爲何挨打。

「他是女的窩頭，虧你是本地人呢，連這點事還不明白？」弟弟給哥哥講了些風土人情，上海灘上的種種風光，此後哥哥把那黃昏的消遣拋棄了，很少出門。

：弟弟則代替了哥哥的娛樂，常常溜馬路，立志做些打抱不平，像救助哥哥危難一類的事！

丈夫犯了罪以後

◀ 楓 江 ▶

中國文藝

丈夫犯了罪以後

當易先生被解送到北京地方法院第三天，易先生的家裏便在過分的驚擾中有了一度的爭執。

做父親的非常不高興易先生這樣開法，主張暫時不去管他，他認爲，

「這也許正是他一個自新的機會，年青的人受點挫折好。」

繼母是附和慣了，從來就很少問過他們底事，這一次爲着在丈夫面前表示她對這先房兒女的關心，她却例外地提出和丈夫相反的意見來。她說這不是辦法，同時那也會對不起自己底孩子們。易先生的太太也是第一個反對這辦法的，她打着滿肚子要說的話，恨不得立時把丈夫救了出來。

「你老人家不管，我可不能不管，因爲我還有兩個弟弟呢，但是我可就是一個丈夫。」

「別着急，還是讓你公公想想辦法再着。」

「我不管，今晚八點有到北京去的車，現在我就想走，到北京也許能有一點辦法。」

易太太沉痛得淚水在眼裡轉着，好像她已經看出易先生是完全沒有指望了。她一天沒有吃飯，她坐在二等車的寢台裡，是痴痴地想着。她寧願這僅是一個荒唐的夢，但是那慘白的燈光，那車外尖銳的風聲，她還看見對面舖上一對年青的夫婦在談着，却又

分明告訴她這是在現實的世界裏，另外一個高大粗壯的影子還是那麼不斷地擾亂了她。往常那影子彷彿也時常掠過她底心，不過彷彿也並不像今夜來得更頻繁，甚至從車裏每一件極細微的東西也會使她不時地刻劃出那隻熟習的影子來。

那隻影子毀了她，她知道就是這隻影子才使她拋下一個將過三歲的孩子，冒着透風零下十二度的風寒，讓火車把她帶到那遙遠的地方去，可是正否因爲她這一去丈夫便放了，她似乎一點把握也沒有。她祇覺得她世應當這樣做，除了她，無疑地那家裏也絕不會再有第二個關心她底人。而且丈夫也是同樣地關心她，自從她嫁到易家去，他就已經準備怎樣做一個妻子的好丈夫，盡量給予她所需要的。一切都使她沒有理由不到北京去，如果可能的話，她還希望會代替了自己的丈夫，把丈夫所有的災難毫無遲疑地接過來。一個女人原該爲着丈夫犧牲的，她模糊記得，在她做學生時代她就曾經這樣主張過，還爲了這事曾經和同學的吵過嘴。

「被自己愛的人，就是自己的生命。」

「別作夢了，難道沒有丈夫就不能活下？」

過去一個反對聲音，又模糊地開始響起來。夜裡也一直沒有睡，幾次地閉上了眼睛，又幾次被亂夢驚醒了。這一夜她好像已經老去了十幾年，兩眼深深地陷下去，臉上也顯然失去了往常的光澤，像在淡淡地蒙上了一層霜。從嵌在紅色皮夾上的鏡子裏，她幾乎吃驚地喊出來。她不相信這便是自己底臉，那臉上還有更多的皺紋簇集着。她沒有想再去修飾那張臉，在火車開進北京東車站時候，她便慌忙的喊來一輛洋車，一逕向她丈夫一個姊姊家跑了去。

丈夫的姊姊正忙着給孩子準備着冬天的衣服，看見了她，輕微地一怔，不覺又從這進來人的身上想起了那在難中的易先生。

「你們怎知道的？」

「怎會不知道，呵可是到底是爲着些甚麼？這人一樣，那人又」

樣，簡直把人說糊塗了。家裏誰也不肯管，我不來，大概誰也不能來。」易太太看見了唯一能說得來的人似的，眼淚又開始在她底眼裡轉著。

「接我底信沒有，難道爸爸也不管？」

「誰知道呢，他老人家好像根本說沒有這個兒子似的，祇說應當磨磨他底好。」

「也祇是這樣說，難道還看着他笑話？」

「可是姐，他倒底爲甚麼？」

還不是爲了錢。他從到北京來；就打算立個家。你知道他底脾氣的，又不像別人那麼容易將就，像我們這樣過，他就根本過不慣的。他立個家，若不像個樣，他也不肯立。也許就因爲這上出了毛病。」

「他也太胡鬧了。」

還有甚麼話好說啦，顯然是丈夫爲着她們底幸福走錯了路。她底眼淚流下來了，她後悔不談屢次把自己的難處告訴了他。

「這樣人，也真遭人恨。不信誰也不會把他脾氣勸過來。你別着急，急也沒有用。」

「可是人在那裏，我能不着急？」

易太太嗚咽着。她恨這個做姊姊的也是那樣不關心着自己弟弟的事。

「明天到法院看見他再說，你也該在休息一會了。」

女主人這時候好像想到一件甚麼事，她看見易太太身上那華麗的裝束，和那指頭上在閃着光戒子，她幽幽地嘆一口氣。

第二天易太太在地方法院看見了易先生，她略微放了一點心。禁中的災難不會影響到易先生，他依舊還是那麼健壯的。豐滿的臉上還照舊堆着笑，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來。沒有憔悴也沒有頹傷，分明還是她原來那個人，祇是一扇狹長堅實的窗子隔絕了她，使她不能更

走進那受難的人。

和過去一樣，丈夫還不會忘記怎樣在關心着她，告訴她說天太冷，還說這褲太麻煩，她儘可以不必來，來了也不見得有甚麼用。

「沒有用，我也要看看你呀！」

易先生被她說軟了，低下了頭，沒有敢再看她。他一時想到自己的父親，自己的姐姐，自己的朋友，但是沒有誰肯跑來看見他，似乎都已經忘掉了他這個人，究竟還是自己的妻，從來不會忘記他，這次居然還遠遠地跑了來。

「你來了，我也難過，下次千萬別來了。」

由於過分的感激，易太太每次來接見他，他都是這樣囑咐着。

易太太呢，也照例答應着，說她不再來了，但是一到下次接見時候，她底手却又不自主地一塊髒污的木牌子接過來，在一排接見人們中間緩緩蠕動着。她知道他爲甚麼不願意她來，正如她知道丈夫那堆着笑的臉在背地裡是潛藏着怎樣一種寂寞和不安。所以她不但來，帶給他許多所喜歡的東西從那狹長窻子塞進去，她並且還不斷地替他奔走着所有的熟人們，甚而和他沒有一點瓜葛的人。

爲着易先生，她曾經看見許多醜惡的臉，特別是地方法院看守那付冷酷的臉。她沒有忘記，有許多次那高大蠻橫的看竟還把她看做下流的人。

「找誰？若是看自己家屬的成，若是瞻朋友的我可管不着這段。」

但是她忍受了。因爲在難中的丈夫，因爲那看守可以隨時給予丈夫大大小小的麻煩及斥罵。

「找易朋，他是我底丈夫。」

「是真的？」

「怎會不真。」

「進去吧，真不真的，反正誰也不會去翻開你底家看，說是就算走吧！」

「瞎了眼的東西。」

易太太恨透了那個鬼，罵到魂底臉上了，有時她還不能不打點着，把一張一張的鈔洋塞在那粗糙的手裏。

「你多照應了，易先生的事當然你要多分心才好。」

日子都是這樣過去了，眼淚和奔波中她已經看見北京落過了第一次的春雨，她每天還照舊到看守所去，在潮濕陰暗的院落裏打發走她大半日的時光，然後再每天一次地從易先生熟人那裏織成她各樣不同的夢，因為易先生的父親繼續地向各方通融着，從開年以來她還幾度地走進許多權貴的家，一天，兩天，直到她幸運看見了那被通融的人。這使她每天除了睡覺，在丈夫姐姐的家裏就很少有過兩小時以上的安寧；儘管是壞的天，她也是同樣地忙。過去少奶奶的生活現在都變成了不可捉摸的夢在她眼前展開的依舊是一串灰色的日子。舊的夢成過去了，而新的夢又繼續地破滅了。而丈夫姐姐家的低隘房屋和過分的困難，也會時常地煩惱着她。這一家人每天幾乎都在生活上打着算盤，爭論着，有時還不免儘量把在平時不肯說的話囑了出來夜裏是她一段比較最寧靜的時候，可是她還不能即時將自己安在夢裏去。一種深夜孤獨的情緒却照例地會驚擾她，那隔壁低聲的語，那窻下款動的春風，那屋頂上貓的呻吟……她心上軟軟地似乎需要一點甚麼，她說不出來。她祇想哭，讓眼淚盡情的流着。

「這生活，我將怎樣活下去？」

易太太感到不能再忍耐了，她抱怨家裏一切的人，她還抱怨自己，不該輕自跑了來。易先生沒有因為她來而得到多少的補救；可是她已經無從把自己再從這生活裏跳出來。在短短幾個月工夫她底耳裏已是塞滿許多責難她底話，好像丈夫的官司統統都被她一個人鬧壞了，無疑地丈夫的犯罪也半是爲了她不會有誰肯憑良心地說到她底苦，當然也更不會有人說出她是如何應當到北京來的話，相反的却是不約而同地在渲染着他們是怎樣幫底忙。

中國文藝 丈夫犯了罪以後

「不求有功，但是却落了滿身的不是。」

「聽那些還有完？凡正他一個知道你就完了。祇求無愧於心，何必求見於人？」

「姐，你不知道，活把人氣死。不怪二妹屢次來信說不要我管。好好的出來了，當然沒有甚麼，不好的話，一切的不是就該都來了，我爲的甚麼，誰也說不出我底好來。」

眼淚落下來了，臉上過厚的脂肪黏成了一片，斑駁地像一堵被風雨侵蝕過的灰牆。

「誰也沒有請你來呀！」易先生姐姐暗自咕嚕着。

「我想回去了，這地方也真煩死我了。」

「走？你也太好鬧小孩脾氣了。你走了我也沒有工夫常去看他。我沒有本想法子，若有本事的話何必看着乾着急！」

「真也沒有法子，淨是這樣纏不清，撕不斷割不斷的。」

易太太其實祇是這樣說，第二天在九點前她照例又在看守所的院裏出現了。不過近來她每次到看守所來好像也祇是一種習慣要她這樣做，顯然已經失去以往的好興緻了。每次從家裏到看守所，從看守所又回到家；去是一個人，回來還一個人；一天一天的進出着，沒有看見易先生給她帶出來並也不會聽見易先生把一點的希望帶給她，興緻都是這樣葬送了，因此有許多次她本已說定看易先生，在臨時她却從司法部街口上折了回來。這樣看守所的丈夫便不得不長長地嘆口氣，期待着下一次的接見了。這時自然她還不能立時回家，爲了避免丈夫姐姐的詢問，可能地她都是暫時留在和司法部街最鄰近的公園裡，或是戲館子裡。這使她在晚回家時候便可以不必再編排着一篇鬼話，耽心別人的追問，同時她也知道誰也不會追問她，因為她是那麼一個賢惠出了名的人，而且她還是那麼愛着易先生。

大約又經過了一段不太短的日子，在易先生第一審宣判前兩個星期，一件意外的消息却忽然又重新的喚回了她過去的好興緻。

易先生告訴她：

「現在官司也許就要有眉目了。別着急，幾天內就有好消息了。」

「真的？」

嘻開通紅的嘴，他幾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是王朋辦的，不過還得一筆很大的款子，據說至少也得有這個數。」易先生沒有說出錢數來，只悄悄地向她做着手勢。

易太太從看守所回來的路上，嘴角上浮着笑，心上也在浮着笑。到家時候一跨進那油漆斑駁的房門，話便隨着一串笑聲傾流着。

「姐還有個好消息。」

她又忙着給易先生父親寫信，要家急速把這筆款子寄了來。信是掛號寄走的，幾天後易先生的父親已經有信回來了。信上告訴她說錢是準備好了，只要她得對的不是有把握，花贖了錢是常有的事，但最主要的還是怕爲了花錢會更買了罪。因爲她每次在信上在話裡話外會說過沒有誰關懷着易先生，所以這封信上，易先生的父親還在極力表示他關心着自己底兒子，並不減於一個妻子關心着她底丈夫。

易太太看見了信，非常生氣。

「看還是這一套，既然肯花錢，還要有許多的顧慮，辦事一點也不果斷。」

「如果事情都辦好了，再給錢不知道成不？」丈夫的姐姐說。

「那怎行，這和贖一樣，不見錢怎肯交人？」

「不然有時間，你再到王朋那裡打聽打聽，是否還有一種通融辦法？」

「看不出來能有。」

一個禮拜過去了，家裡沒有再來信。

易太太跑過幾個熟人地方，最後都失望了。丈夫一個姐姐的家很可以想像到也絕不會拿出這筆大的款子來。經過許多次的波折她後來終於在一個親戚那裡借到了一筆錢，但是據說是晚了一點，在她將交

過款子第四天地方法院便意外地宣判了。判得異常重，好像竟超過了易先生應得的罪。

「他媽的，十年徒刑。」

當易先生把判決書塞給了她，她完全爲這意外想不到的刺激怔住了。她底眼睛一陣一陣的發黑，身子也開始在戰抖了，這使她不得不許久倚在一隻圓柱上，第一次超越了接見的時間。這一天她沒有回家，在一個朋友那裡過的夜。她非常明白家裡聽見這消息會有一種什麼情形在等待着她，在朋友那裡也許會找出一點辦法來。但是這也不會使她感到多少輕鬆，易先生底還一直在她心上盤旋着。此外他底朋友彷彿有意在氣她似的，和丈夫還不住地做出膩膩的樣子來。

易太太是再也住不下去了。第二天早晨便忙着跑回了自己的家。她臉上掛着大滴的眼淚，從大門一溜哭進來，一件深紅色的袍子前襟上滴滿了點點的眼淚。

「十年，姐你說這還有希望？」

丈夫的姐姐吃驚地看了看她，一種淒涼的情緒開始掠過那張圓圓的臉。

「怎麼判決了？」

「法院這些東西混仗透了，一個破案的案子，就判得這麼重。」

「不是還能上訴？上訴也許還有希望吧！」

「沒有人上訴也沒有用。」

一切都歸絕望了，易太太在三月一個晚上便毅然地折回了故鄉去。帶着滿腔的抑鬱，踏進了和她闊別將近半年的家。丈夫的父親是早已經知道了這些事，他說在易先生宣判第五天上，就由一個朋友的信內通知了他。他是有着好身分人，並且現在還仍舊繼續着這份被人羨慕的好身分，一個簡任一等的大人物。按情理上說他還不難有幾個有力的朋友們，居中給他維持易先生這件事，但是經過幾度的努力又經過幾度失敗以後，易先生不僅沒有開釋的機會，似乎就是將來上訴的

把握他也漸漸地失去了自信力。他認爲這都是命，命定的事實，誰也不會挽救過來的。

易太太始終就反對他這話，她認爲丈夫的父親并沒認錯替丈夫設過法。事實都擺得明明白白地，一個有着好身分的人連自己的兒子也不會庇護得住，那真是笑話。累千成萬的比易先生更重要的案子，不是因爲有人也可以同樣打出來？甚麼是命運，凡正都是騙人的話，也許祇是對於不幸者一種無力的安慰而已。

「我就不相信命，難道他命中就應受徒刑？還是力量沒達到，力量要够的話，也不致弄得這麼糟，現在竟成了鐵案似的！」

在易太太回去不久，有一次她不顧一切的，竟變成了不曾有過的暴燥。

「怎樣，你說不是他底命？」

丈夫的父親氣吁吁地說。本來就因爲易太太沒有得到他底同意白壞送了一筆款子，在氣惱着，可是一個做媳婦的還竟而在公公面前說出這樣沒有禮貌的話。他是到處受人尊崇的，所以他也知道如何給不馴服的人一點顏色看。不過這不馴服的人，也顯示着相當的倔強起來。

「當然也是命，怪也祇能怪他自己，誰讓他能請神便不能送神了。」

「還要怎樣送呢，你說，錢是錢，人是人，不是都用過了？他沒有運氣，也能怪他底老人？難道我底兒子，我也不去管？恨鐵不成鋼的話我也說過，可是那祇是氣頭上的話，你不能因爲這話便說我不管哪！」

「別說了，好像吵架似的，左右也是爲他一個人。」

「你說這還像話？那家媳婦和公公這樣說話？別說是你這樣人家，還好像够一個詩禮的人家似的。」丈夫的父親沒有聽見自己女人阻礙似的嚷着。

中國文藝 丈夫犯了罪以後

「詩禮人家，又值幾個錢？」

易太太終是出名門的，心裡的話祇是一轉念，她却沒有說出來。

「少奶奶到房裡休息休息吧，回頭我還有事求您呢！」

被老媽子勸回房去，易太太愈想愈生氣。往常易先生在家裡時她這氣還不難從丈夫身上發洩着，現在呢，易先生却遠在北京的看守所裡，她除了在信上發洩一點牢騷，她還做些什麼？於是她開始想到死。反正易先生已是有希望再出來了，她並且還想到利用自己的死，給予那頑固的公公重新再添了一種另外的不幸，掃了那自命爲詩禮之家的臉。她橫定了心，在夜裡她悄悄地把鴉片從抽屜裏翻出來。她一邊哭着，一邊把兩片極薄的烟膏咽了下去。按照她吞下的烟量也許祇會使她沉睡了半天，絕不會影響到她底生命，但一經家裡發現了她服毒以後，便有了一番未曾有的忙亂。此外在本埠的新聞紙上也平添了一段軟性的材料。甚至繪聲繪色地夾雜着許多關於這一家裡不可告人的事跡，在渲染着易太太自殺的原因。

易先生的父親氣得發昏。他立時給一個有力的機關去了一封信，要馬上把這段新聞更正過來。他認爲這樣新聞紙是要不得的，太無聊了，把負責人抓來辦一辦也好。

「真真豈有此理。」

有身分的人，不再顧到身分了。他也透着異常的聰明，沒敢向易太太發作着，擺出做公公的尊嚴來。第二天他看見新聞紙上有一段更正的聲明，他底氣略略地平伏了。但易太太的母親又沒來由的把他攪亂了。

這個半老臉上舖了脂粉的女人，從那天在報紙上讀到了關於易太太自殺的消息，在萬分的驚疑中她就已填滿了一肚子的不高興。

「還有這樣的人家，竟逼着媳婦服毒，真少有。」

這老女人氣忿地趕到易家來，跨進客廳的門便是一陣的吵。我要問，我底女兒到是犯了什麼錯，你們竟逼她服毒。姑爺是幾

房的你不管，那是你的人，我不能管，可是我底女兒，我可不能不管。」

「親家太太這話就不對了，她吃烟不是誰要她吃的，兒子管是私房還是後房的，也用不着你說！」

易先生的繼母也顯得相當的強硬。易先生的父親氣忿忿地將客廳的門踢開，大聲地罵着老媽子。

「混蛋的東西，告訴把車開出來，怎麼還不來？這是甚麼地方，有你撒野的！」

「怎樣親家是體面人，竟也罵起我來了。」

「你也配，一個女人家。」

易先生的父親生氣坐着汽車走了。客廳裡又經過一度的吵鬧，但不久又都沉寂下去了。兩個親家太太在爭論以後開始都變成了很有禮貌，互相告訴出來她們爲甚麼竟動了這樣大的氣，當然全是易太太的事把她們鬧慌了。她們最沒還談到易先生的官司，又互相流了一回並不是專爲着她底兒子或是她底姑爺流的眼淚。也許在許久以前她們就有不同的傷心，準備着在一種適合的機會下把眼淚隨時地流下來。

易太太想起自己，也陪同兩個老人家流着淚。

「凡正都怨我命苦。」

「誰的命好，凡正六親同運，誰也好不了。」

易先生的繼母嘆息着。易太太底眼淚繼續從臉上淌下來。近來她都被這無休止的眼淚沉埋着，但是這眼淚已經不復是單純的爲着易先生了。在她眼裏易先生是沒有希望了，可是她呢，她還正有着被人說羨的青春和美貌。在她回家以後易先生已經來過兩次信，要她再到北京一趟。她沒有想到去，她却馬上回信拒絕了。說她正害着一種不輕的流引病，暫時不能去，將來也許還有機會去。

易太太的母親這晚上睡在她底房裡，也是這樣囑咐着她，告訴她不必去。

「一種一種的去，也不會有甚麼用，還落了許多閑話。」

夜裡做母親的告訴她許多關於將來的話，但是易太太對丈夫還不會十分絕望似的，她覺得做母親的話也許是太過慮了。在易先生第三次來信催她去的時候，她這時又不自主地心動了。所不同的這一次她並沒有住在丈夫姊姊的家，在下車那天她便看好了一家旅館搬了進去。

旅館在四城是有相當名氣的，規模彷彿也非常的宏大。在旅館裡整年雜居着各種不同國籍的人。丈夫的姐姐原先是反對她住旅館的，後來一想便也不再反對了。這時易太太有時高興了，每月也總有兩次三次地到看守所去，其餘的時間大都是留在旅館裡，向隔壁一位青年人補習課程。

「我應當把自己充實起來，所謂生於憂患，不也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你沒有這場官司，自然我一輩子也許不會把書本拿出來。」

易先生也很希望她會這樣做。

「這也好，精神也有個寄託了。我正怕愁壞你。」

看見丈夫紳士一般的態度，易太太稍微躊躇一下，但不久又平靜下去了。

易先生的姐姐還是始終不贊同這件事，第一在旅館裡人多口雜，但最緊要的她還覺得易太太有點太輕浮了。她說嫌她家裡離散，她也不便一定要她住下去，祇不過住在旅館裏也不能那麼隨便，她主張最好易太太能把孩子帶了來，成立了一個家。錢是用不着易太太操心的，自然也可以從家裏寄。話是等於白說，易太太向學的心反而更熱烈了。她幾乎許久不再到看守所去了，整天都留在那年青人的房裡，雖然那年青人所學的甚至還不如她，有的地方還得她自己去理解，不見得就會給她多少幫助，但是那年青人在書本的一種本事似乎僅祇超過了易先生，也還超過了她所有的熟人。她從來不喜歡讀死書，因此她便熱烈地希望從這書本以外的世界找出真理來。

易太太爲這真理支配着，半年來的黑影漸次從她身邊溜走了。人顯得也更豐滿了一點，臉上也顯得更紅潤了。還依舊是那樣的嬌靨的，不會使人想到她已是過了花信的人。接着這真理便很快地吞沒了她，她在真理的懷抱中幸福得流着淚。

「我真快樂呀！」

「我也同樣的快樂呀！」

「可是我們得想一個長久的辦法才對。」

「所以，但是你知道我是一個錢也沒有的，將來我們怎樣能活下去？難道專靠着愛情，就可以不吃不喝？」

「傻子，這還用你耽心，祇問你肯不肯就是了。」

易太太更把臉偎近了他，讓臉上過濃的脂粉氣息衝進那青年人正在急劇起伏着的鼻孔裏。年青人被薰醉了，閉了眼睛，好像要飄到雲端裡去。

「你說呢，我肯不肯？」

易太太沒有再問，從那變爲愛焰燃燒得發紅的眼睛裡，她已經完全明白了。

「我一定有辦法。」

「我能知道？」

「不成，這是不能讓你知道的。」

「爲甚麼？」

「你不用管好了，反正你相信我不會幹壞事就完了。將來你也會知道的，不過這時你還不需要知道，現在知道也沒有用。」

年青人相信了她底話，把她抱得更緊一點，告訴她最好趕快想辦法。她裝做有點不高興，故意把通紅的嘴鼓得高高的。

「還用你說？」

第二天易太太興奮地在看守所院裡出現了。長長兩個月不會看見她底踪影，易先生驚奇地從狹長的窗子裡把她帶來的東西接進去。易先生變成瘦削了，幽靈似的在窗裡恍蕩着，兩眼模糊地蒙了一層淚。他絕望地向自己的女人看一眼：易太太一身艷紅的衣服輕輕地引起他一點不安。

「怎這些日子沒來？」

「還不是爲你呀，看我給你帶來一個好消息。這些日子我都跑這件事了。」

「有希望？」易先生高興地問。

「凡正有錢，一切都不成問題。」

「那個好說。」

易先生把向家要錢的信寄走以後，一顆冰冷的心又開始有了生氣。爲着這意外飛來消息他整夜沒有睡，今天，明天：他希望在下一個禮拜內含有更意外的消息飛入他底耳裡來。

新韻語

安定民生

安定。國對民。要點對恒情。暖衣對飽食。富庶對和平，家贊助。戶歡迎。有吃有穿災去盡。無憂無餓福來臨。官降明文。要使閭閻。享受。邦維大本。邊須商賈勉遵行。

逐流之歌

謝人堡

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舟。

——南華經

第一章 爐畔閒情

北京的屋頂，都已覆上一層嚴寒的霜，這顯明又是一個愉快的冬季節了。近來每當晚餐以後，無事可作，坐在火花熊熊的爐畔，預備一點苦菜以及香烟之屬，一個人處在斗室之內，就在這種情態之下，我讀了兩本書，其中一本是「茵夢湖」，另一本是「林房雄集」。自從讀了這兩本小書以後，我不盡感到世間種種人類不同的典型，都在那裡張牙舞爪地動。但是，結果他們都要落成什末樣子？却不是人類自身所能算想得到的。

由於想起那種種不同人類底典型，不禁我更想起自己：我想起我底過去，非底現在，但我實在不能想起我底未來。有時，我會去拜訪了幾位預言家，在叩問我底命運時，只會換來一笑而已。這世界該是如何地神奇啊！

生長在這與我同時代的人，真是幸福極了。雖然大街小巷裡，時時可以發現許多爲了尋求生活，而在追逐銅板的可憐鬥士，說來他

們也未嘗不是幸福的。

其實他們追逐銅板，和那些達官富貴弄得跟跄不得，又有什末區別呢！人，除去有了一點小小的智慧以外，簡直可與一切動物相同。每當一個動物衰老的時候，那一張僅有的皮肉，便要開始糜爛下去，化爲污泥。

以上是說：人類至少還有一點相同之處。不過，因爲想來想去，問題也很複雜。

譬如，人自母體降世以來，爲何就會有了生命？生理學家必說：「這是母性孕育成熟的表現。」人口論者又說：「生產乃爲社會必然的現象。」佛家也要答：「淫爲萬惡之首——人自有知以來，即有生兒育女之活。」究竟孰是孰非，有點莫明其妙。但是，人爲什末就會有了生命？古今來多少大哲學家，依然不能加以明註。

其次，人類也有許多不同之點，就淺近而言，每人都有張別致的面孔，和一顆各有抱懷的心，他們自降生以至辭世，中間所經的時日，自然不齊一場大夢。他們底遭遇和變幻，很像一幅幻景，千姿萬

熊，各有所能。不過有時也像一場夜霧，都在迷迷濛濛地飄蕩着了。想到這裏，於是我才決心打算寫出我這自己底故事來。

我不敢以天下最拙笨的人自居，但我自覺却是拙笨極了。唯因此，所以在寫作起來，有時也許能吐一吐真情，把我這本來的面目毫不加以粉飾，露出一個朦朧的邊緣，來代表一個恰如其是的靈魂，好把它埋藏在悠久的蒼老之記憶中。

我又好像一座古塔裏面的破鐘，上面滿積塵垢，仿似只有一個蒼老的靈魂。如果有人輕微地向它叩了一下，它不會發出什麼美麗的聲音來的。但如果是猛力一擊，它也許是狂怒地吼叫起來。可惜它的情懷向來是那般的單純。

我尤自信：我仍是個孩子。過去的生命，一節節脫落下去，消失下去，但是，新的還要一節節長生出來，將來或有一日，成功是我所必有的。

以上姑作楔子。

第二章 年少的獵人

一九二九年暮春，南風吹着百花開放的時節，處處可以聞到一種活力的迷人的香氣。一個青年，獨自漫遊在北國的山野中。肩上擡着一枝獵槍，背上負着一個帆布的袋囊；他從這一個土邱走到那一個土邱，田野中所有的麥田，尚且沒有放出穗子的時候，大地已爲枝頭的雀鳥的歌聲所朦朧着，那可以算作人間最美麗的季节了。

這青年是誰？這就是我自己。

那時我還只是一個愉快的孩子呢！每天我都奔馳在大自然底懷抱裏，大自然所有的撫愛對於我，那真好像是我一個母性似地！她不只護慰了我，使我如何在芬芳的氣息裏長生起來，同時她還賜給我以許多精神的真實。

那時我很愛「自然」，同時「自然」也限愛我。

我們中間很久很久以前，便已萌出一種友誼的表徵來了。在那個時期，打獵的生活簡直成爲我所脾愛的的生活之一了。

記得那還是一個無風的日子，曠野的浮塵，已爲甘美的朝露所浸潤，草卉枝葉之上，尚且沒有退去一滴一滴的露珠的時候，天邊的雲朵，爲了陽光照得五顏六色。所謂田野，實在不啻大自然底一幅靜慕的搖籃，處處顯着幽靜，而尤似存一種少女底美，向這人間顯着掩媚。

那一天我又獨自從那幽靜的村子偷偷溜了出來，我背着一枝獵槍，和一個囊袋。從那時起，我已經學會吸香烟，所以我一壁走，一壁我又吸着煙。村郊的野狗似乎對我早已溫馴多了。我每當經過它們的身旁，我以輕微的脚步，自它們一壁偷偷溜走，它們只能向我一瞥，隨即又重回到自己的假寐狀態中了。

每當當我走出村莊，就好像一隻出了籠子的鳥一樣。偶然，遠望還可窺見三五的農人和牛馬，他們都在那裡培植一些未來的嘉禾。

我是照例向那座村中名勝「釣魚崗」走了去。

這山岡四周並無水池，只有芊芊過膝的草，和一排高低不齊的老樹幹。究竟古人如何專以釣魚名岡，大概一定會有一番來歷的，不過年代久遠下來，現在已連一般民間的傳說都沒有了。有時我要問一間村中的老人，他們只是捋着鬚鬚，搖着頭，什麼也答不出來。

釣魚岡位於村之東南隅，爲地僅數十畝，野草青青，東部有漫岡一座，因以岡名。岡下僅有古墳六七，相傳這是村中楊家古葬之所，所以每當清明或是其他佳節之時，這一座座墳前便有許多紙灰飄散。不過墳墓年久，每多坍塌，有時還被狐鼠扒得許多洞穴。西望遙遙相對還有一座「玉蘭墓」那是我們族中一位小姪底墓，上面插着一枝木質的十字架，自然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天主教徒來了。

我每次去到那裏，便坐在一個固定的大樹幹下，抽着煙，或者看看幾頁俗不可耐的舊小說，我消磨這些時間，目的只在等待一兩隻野

兔的來臨，或者雀鳥一旦飛到這古老的枝極之上，我於是便可尋到一點工作了。

不過我向來是失敗的時候多。譬如一隻野兔，每當從我目前騰達跑了過去，當我舉起獵槍，我只能夠望見野兔一個背影，「拍」地一聲槍響了，野兔不禁頭也不回地，惶恐地向遠方去了。

我向遠方望去，帶着失望的神彩。

中午，肚子餓了，於是從囊中掏出幾塊餅，寂寞地嚼了下去，那餅還不想得帶水賽，所以在山野中，向來是得不到水喝的。

第三章 寫不斷的鄉情

入夜，村中沒有更多的燈火，只有幾個較富的人家，會點幾盞菜油燈。月夜之下，大地又為一種別致的景氣所籠罩着，遠方的野狗，不時又在簫簫狂叫，此外很少再能聽到其他的聲音。

族中幾位年齡較長的伴侶，白晝經過許多工作之後，夜晚却是幽閑多了。於是我們每每喜歡聚在一起，談一談閒話，或是述說一些古老的故事。

不過引人最大的快事，却不在那些，而是夜遊和夜間行獵。

有一次，我們共計四人，各自携帶着自己底工具，經過互相約定之後，就在月光上昇之時，我們四人一同走向村西的草塘裡去。

今年暮春，因為少雨，所以在全草塘內，除了一個微淺的水池之外，其餘地方只是長着茂密的草，和開起一叢叢紫色紅色的小團花。這一片草地，白天往往被人當作是一座小牧場，任憑無數的牛羊，在那裡而踐踏，吃着鮮草。夜間，那裏却靜慕萬端，有時，一隻兩隻野鳥，也要藏在水草裡面，清幽地，度着它們的夜生活。我們蹣跚行在草上，有許多雀鳥一雙雙都被我們所驚醒了。

我們走到相當地點，便去各自尋找自己以往的據點。我們四人，

計分據四點。目的是在打野鴨。

說來這實在是村中之一別致的工作了，我們每人藏在一個小土堆的下面，頭也不敢抬的，瑟縮藏在那裡，野草的香馥味和潮濕氣，時時是向鼻孔侵襲而來。

暗淡的遠方，也許是從墓地，傳來幾聲貓頭鷹的叫聲，使人聽到大愉快，甚而還要感到一點點的懼怕。可是，當我手裏握着一枝獵槍的時候，我底胆量便因而增大起來。

我非常喜愛鄉村的夜。

尤其是每當得到工作的夜晚，心頭總是興致勃勃，臉上刻着笑紋。我底弟弟，他是和我懷着一顆同樣的好奇心，可惜他是因為年紀小，致有許多娛樂，都是被父母所嚴禁的，尤其打獵一事，更是父母所不許的。

這一夜，我們四人走出鄉村，投進一座月色迷朦的草堂，我們各自尋到自己地盤之後，還沒有一刻鐘，便可聽見野雁紛飛的羽翅聲，一陣，一陣，自頭上溜來溜去，飛砂般的刷刷響，我愉快極了。

我企望着，我一定會有許多收穫。那三位族中的伴侶，因為都是狩獵老手，大概他們也必會有許多驚人的成績呢！

兩小時後，我們總計每人都射了許多次，只有一位族上的家兄大概射中了兩隻，可惜那都被落在水塘中了。

夜深了，我們已都疲倦了。一直等到月亮溜到西方的時節，天空寧靜得很，於是我們再重回到村裏。

途中經過一畦畦田苗和墓地，他們都大張旗鼓地在談鬼，或是談一談村中那幾位著名的賣淫婦，我只能夠靜靜的聽。

回到家，還沒有推開了大門，幾隻狗先撲上來，狂烈咬着我，我仍一聲不響，它們跑到我底身前，嗅了嗅，便將開始圍繞着我，四面跳舞起來，甚至還要固意吻着我底手。

當我走入夢鄉，時間已過子夜。

第四章 悠然紀事

以上所述種種，還是當我尚未走入大城市求學以前的生活，因為這一年裏，可以說是極端幽閒而寂寞的一年。當時雖然我並不如林語堂先生對於幽閒和寂寞加以崇拜，但我已由幽閒而走入寂寞的懷抱裏了。

這一段時間，是我自從「冷鎮模範學校畢業歸來的第二年，因為沒有得到升學的機會，所以就在家庭幽閒下去。我沒有升學的理由，並不是父母反對我，更不是我對於求學生了厭倦。實際却是一種機會的問題，因為當時我是一個鄉村的孩子，村中非常簡陋，距離較近的都市，常推M城，不過本村與M城的距離很大，中間運輸，沒有火車，只有長途汽車，當時族中固然也有幾位城市中求過學的人，不過他們早已紛紛畢業，而且都在遠方服務，因之想託他們給我作一求學的嚮導就很難。

我還記得：當時我有一位在北京求學的家兄，他底名字叫恩麟，字佩璋，他在北京朝陽大學畢業的業，自從畢業之後，便由家中取了數萬塊錢，聲稱於京與諸友人合資開了一個儲蓄會。這儲蓄會叫什麼名號，和什麼地址，家中一概不知，事未經年，便給家中寫信，聲述儲蓄會不幸已全部破產。佩璋兄弄得不可收拾，於是便開始流落在那古老的京城裡。後來每隔三四年，才只能回一次故鄉。

最後，當他在四十歲左右時，就無聲無息地死在北京城了。當時家中收到他生前故友所來的快報，不盡為之惋惜！但是，他底命運既然如此，也就無可奈何了。

這一件不幸的事實，對我升學不但無補，反而使我悵鬱起來，除此以外，村中再沒有什麼可以表白的必要，只有一件事，或者在明清史上稍有一點小小的價值，就是我們村南，有一座小小的土邱，其地稱作「南窰」；相傳那是明朝的窰，上面長了幾株古老的茨榆樹，明

末清初開著政變之時，其中便有一株樹幹之上，曾被匪人砍了數刀，刀痕至今猶存，可是樹木已經枯老多了，上面只有幾枝希有的枝幹，長了許多葉。邱上，還有一座「五聖祠」，歷史自然也很長的。

這種傳說是否可靠，歷史上沒有記載，村中一般年老的人和年少的人，都只這樣的說，大概也許是有一點小小道理。

回憶我在村中讀書，那時對於私塾制度早已取締，所以我們村中的學校，是合乎國家教育制度的。

我在小學念了四年，畢業了，教員們把畢業學生名單的榜，公佈在校外的牆壁上，我底名字竟榮列第三，而且得了許多獎。想起來，真是人生之一至快之事。

第二年，父母令我再補一年，我不感到興趣，於是我便居在家裏，日日荒廢起來。

一年的時光過去了，不禁使我厭倦之至，雖然鄉間也有許多使人愉快的事，不過那些事情對於我，自信無聊得很。

終於我在一九二六年的早春，我開始振作起來，同時在我徵得父親同意之下，我便毅然投入冷鎮高等小學。冷鎮！那是一個較比繁華的地方了。

我底生活於是為之一大轉變，

第五章 姨母家中

雖然那是一個早春，但是天氣依然冷得很，大地上結着經冬不破的冰與雪。遠遠近近的樹木上，只有落着幾隻寂寞的烏鴉以外，再也什麼都看不見了。

就在這一個平凡的時期，我懷起極大的興奮，和不撓的毅力，到了冷鎮。現在還有一件與我求學相互並重的事，却是應該提述的。

我底姨母家，世世都是居住在這市鎮裏；而我在這一次求學之時，我又居住在姨母家。學校裡固然也有供給膳宿的設備，但是，我能

居住在姨母底家裏，實際我底幸福更大。

第一，我有兩位表弟和一位表妹，也是在這鎮上的學校裏讀書，無形中我又得到三個親昵的伴侶。我們彼此的年齡却完全相仿，而且對於一切青年人所有的興趣，我們都有。況且我們四人更住在一個寢室裡。每天起居行動，完全一致，學校距離姨母底住宅，遙遠得很，每天我們只是徒步行。

在姨母住宅的後邊，計有兩個園子，一個較小的是菓樹園，另一個却是菜園。

菓樹園內有最美麗的葡萄樹，以至丁香和櫻桃。

每年春夏之際，担負灌溉這樹園的人，唯一就是老更夫。

最特別的是月夜。

每於課餘之暇，只要美麗的月亮划上了天空，小樹園裡立刻頓呈一幅神密的世界。我們四人出現於樹園之內，往往是坐在一塊為濃綠了香樹葉所罩滿的空地，我們便將開始談述一些童話裏的王子底故事。各人還要折下幾枝芬芳的丁香花，拿在手裡，不時地嗅着。表妹的頭上繫着一隻美麗的髮帕兒，髮帕是絳紅色的，丁香花却是白的。月光照在她那華麗的髮上，她是益其顯着一種特別的風騷了。

至於那座菜園，在西北角上，有一歷史長至數十年的智井，自然當初是有水的，枯乾了只是晚年出事。

對於那座菜園和智井，大約我在四年以前，還寫了一篇紀實的文章，題目便是「智井」。我會把那智井的歷史，以及我們當時的生活寫得詳細極了！因此，對於智井的種種，我不想再多寫。

多年以後執筆作文，不知為何，我却得了一個怪脾，就是——凡屬曾經寫過的稿子和事蹟，不管寫得多末壞，甚至還有尚未被刊錄出來的東西，便因其種關係，被丟失下去，我向來是不喜歡復寫。記得我有幾位文場的朋友，他們也有這種情形。

事過十三年後，我因大學畢業，已經獲得外國文學學士學位，況

且已有多年不會回家，於是我便在一九四〇年七月時，隨着母親一同回到故鄉去了。我的老家依然是保持着固有的舊觀。在M城裏，父親獨手經營的幾個商店，也不開了。舍弟也居然作起一個養蜂家，大概因為歷史簡短，結果所得利益非常微小。

這一次回到故里時，因為那些兒時的故事，時時在衝動着我，我更不禁憶起了姨母來。老早便聽說，姨母家道中落，弄得生活非常的窘。不盡使我益其關心之至！

姨母所住的市鎮，距離我底故里，相間只不過是二十餘里之遙。這一次，當我到了姨母底家，他們住宅也遷移了。原來那一座大住宅，現在只是一片衰壞，賃給一位山東人，被開墾為一座更大的菜園了。當時姨父正是久病初愈，桂蘭表姊已經出了嫁，兩位表弟都跑到大城市裡去自己尋求生活去了。當年和我共同求學的表妹，她底學名我依記得叫桂芝，現在她已化作一位婀娜十足的少女了。大概年齡是十八歲。

姨母看見了我，露着一種回憶的痛苦姿容，向我述說近幾年來家庭的遭遇，我也不禁為之感慨！

在姨母新住宅的門前，却植了兩株芙蓉樹。這種樹木在北京是極普遍的，但在故鄉却是很不常見的一種。姨父的生活雖然窘，實際對於這種閒情逸致的事，依然是那樣的愛好着。

我那一篇「智井」，是在無意中所寫出的，不料後來居然有了很大的紀念性，被視爲是一點歷史的回顧了。兩年市鎮學校的生活，使我對於尋求知識的欲望，於是更進一步。

我在這裡經過兩年異鄉的生活，對於一切欲望尋求的躍進，已由兒時的心理，一躍而向青年的長途跋涉下去。從此，這才對於尋求生活的種種，感到已有一些觀念。不過那些觀念，仍然是幼稚得可憐！在那一個過渡的時期裡，我只聽到世上已有幾個被人傳說的名字，譬如叔本華，小泉八雲，蕭伯納，以及小仲馬等，究竟他們底藝術和思

想如何如何，我是一概不識。

有時，在一個僻陋鎮市俾能看到的報紙上，刊露出了他們底照片和最近動行的消息，我只能夠空空一瞥，實際我對他們依然不能瞭解。自然，因為我是沒有那種更大欣賞藝術的本領呢。

市鎮學校畢業以來，我又因為缺乏進一步求學的機會，就只好留居在自己的故鄉裏。

人世對於我，實在是再陌生沒有了。我是時時想向這廣大的人羣中邁進，但時時是爲那些人羣所拒絕。

後來，自一九二八以至一九二九年，我仍寂寞地居在鄉村，學習

着鄉村的娛樂和工作，雖然那裡有極使人興奮的空氣和景緻，但是住慣了，至少也會使人苦悶的。

我固然是生在鄉村，長在鄉村，但我決不喜在鄉村一直長生到老。我自信我是一個健全的人，如果我有一天生命的話，我就想向未來的光明的途程奮鬥下去。人羣對於我，任憑它是竭力地陌生着，我是依然謹向他們露着微笑。

在這一段苦悶的生活裡，至少是有一件堪以自慰的事，就是打獵的生活，我在本書二三章裡已經述過，就不再談了。（未完）

治運標語

我們要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

我們要剿滅共匪肅正思想

我們要確保農產減低物價

我們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報
告
文
學

巴拿馬運河之由來 (二)

金·谷

他的成功不但是在金融的周轉上，同時在時間的運籌上也得到了極大的成功。開鑿蘇彝士運河這是一件有利的事業，當然人們大家都對這件事懷着極大的期待，如果運河開通之後，一定會有數百的船舶在運河裡航行。所以英國人最初對於這件事非常反對，以為此河一通，會影響到英國的海運，後來他又仔細的想了想，覺得這是「展英國海運的好機會了，就從埃及副王的手中，收買了股票結果英國非但可以利用直布羅陀與馬爾塔島的大砲，同時他利用大量的運河的股票，又可以控制開往印度的海路航行權了。」

這條大運河的建設，當在工事進行中時，賴賽甫斯的計算，永遠是非常龐大，他自己也常想，這也許是不可能罷，但結果，永遠是正如他所計算的一樣會實現的。

無論從任何結果上觀察，這個奇蹟的入運河之出現，總之是如其所預定一樣而實現了。

由德國往印度的船隻，現在不需要再向南去繞好望角了，於是兩萬多基羅米達的海程，只剩一萬一千多基羅米達了。由馬塞開往孟買的船隻，原來有一萬九千多基羅米達，現在只剩八千多基羅米達了。這在時間的延誤上，節約了不知是多大的時間，同時按一萬噸級的輪船所需的蒸燃料計算，一天就可以省下數千馬克的經費，這在經濟上，也算是一個大的節約。

關於這道運河的建設問題，自從古代以來，就是一個懸案，太古時代時就打算在奈魯河與紅海之間，建設一道運河，據黑洛托斯的精密的記述，說是這條運河的營造，已經死了十二萬埃及的農奴。

但是埃及時代並沒有完成，直到埃及變成屬國以後，特留斯大王治下時，才把這道河完成了。記述這條運河開通的圖像與故事的紀念碑，現在還存留在埃及，從紀念碑上可以看得出來，當時的運河與當時的船隻，僅僅是小河與小船而已。是後歷代的國王，又屢經修繕，

在這條河上又加設了好多水閘，但不久就都廢棄了。後來阿拉伯人又從新建設，但不久又成了泡影。現在於賴賽甫斯的指導之下，打破了數千年來計劃的難關，完成了這條凌駕一切的大運河，這條運河無疑的是運河之王了。自此以後，又有了許多的發明與發見，不但在技術上留下了奇蹟的彩飾，同時在新的時代上，也踏出了新的巨步。所以說這條運河的成功它是有著當時的時代價值的。

賴賽甫斯他不但有天才，同時更是以約束着莫大利益而為計算基礎的，他之能够完成這個偉大的事業，也真稱得起是一位傑出的偉大人物了。

夢想與現實的利益在對立着。

這件事實，強力的刺戟了人類的空想力。

不久之後，賴賽甫斯，又接受了一件同樣問題的委託，就是要他來開鑿巴拿馬地峽。

x . . . x

在美洲大陸開鑿巴拿馬運河的地點，其地幅極狹，此處正當美利堅之腰部，闊僅六十基羅，如能將此地打通，那麼由紐約開往舊金山的船舶便無須繞南美洲恐怖岬之必要了，所以說最好是開一條巴拿馬運河，因為這樣可以把一萬三千海里的航程縮成五千海里的航程，自紐約至喀基爾海港的船，其一萬里的路，現在只要三千就夠了，同時自漢堡赴火奴魯魯的船，原來是要走一萬四千里的，可是經巴拿馬運河時，只要九千多里就夠了。其次自德國至喀基爾的船，有六千里就足夠了，這也可以省一半的路。

這個非常的節約算是個驚人的數字，如果各種計算是正確的，那麼這條運河的建设費如果不是過於龐大的話，則這個計劃，一定可以約束着一個大企業了。

由於蘇彝士運河的建设，全世界的企業慾很強烈的被煽動起來了，因此對於巴拿馬運河的計劃，也就特別的注意起來，大家對此冒險

的企業，都是在躍躍欲試，一方面人家的慾念又在熾燃着，故此對於這位駕輕就熟的人物的希望之念，也就更形殷切了。

巴拿馬運河的建设有可能性麼？是由賴賽甫斯來施工麼？

賴賽甫斯此時已是七十歲了。

x . . . x

爲了人類的福祉，把美洲大陸的最細的部分打算把它打通了的這件事，其對於這個計劃關心的人數，並沒有關心於蘇彝士運河之建設的人們多。原因是因爲美洲大陸被發見以後所經過的時間還不太久，它之離開大陸而獨立起來，才不過六十多年，最初在一五一〇年時，曾經有人打算橫斷巴拿馬地帶，可是這橫斷者，那時正在探險旅行的旅途中，那時他還以爲是會連接着亞洲海岸哩，至少他還以爲是可以通到印度大陸去的。

這人物，他的名字叫作瓦斯科，納奈斯特，柏爾波亞，他在哥倫布第一次航海的二十年後，是好多冒險發見新大陸的探險家之一。柏爾波亞，那時往在斯柏尼歐拉島——即今日之海特，有一天他被許多債主追迫，打算逃走，正在走頭無路時，一下藏到一隻空酒桶子裏去，暫作隱身之計，誰知正巧有隻船來上貨就把他轉載到船上去了。新大陸才被發見時，那時節有一條極嚴的法律！凡被債權人而逃者死刑。那時船上的探險家，突然在酒桶裡又發見了他，大家都笑得了不得。那時他們正要回巴拿馬去探險，船長也樂於行方便，就沒有真把他投下海去，一同帶了他前去。

上陸之後，走進了一面原始林，柏爾波亞在此劫後餘生之時，真是一無所懼的，在頭裏打頭領着進發，因此他便成了船位探險團的指揮者了。他曾經得了當地土人大拍達的許可，跑到原始林中去參觀邦庫神殿裏貯藏着的黃金。他把這消息告訴了大家，大家都以爲前面就是一個黃金之國了，就瘋狂似的穿過了深泥的池沼向內地裏走去，也許這是偶然的，他走到那地方，正是美洲大陸最狹的所在，所以

在一天大陸的反對的那一方面而又走在大海的前面。

經過了二十五天的不可名狀的艱難辛苦，柏爾波亞在一面高地上立着，在那裡展望着腳下的太平洋，這是第一位立在此地的白人。刻上了祖國皇帝的名子，又自跪着祈禱了一番。

之後，他走下了海岸，把同行的旅伴，拋在了很遠的後面，獨自一人，一手持劍，一手持盾，胸向着大海，向前走去，這地方，正是新發見的大洋的一角，因為他在此地行了個嚴肅的儀式，此地便以名斯特里亞王冠之名而名之。

五年之後，柏爾波亞死於斯地……他在此地被斬首了。

又一年之後，就在他發見新大洋的地方，建設了巴拿馬鎮。又一年之後，車上載了好些個分解了的船隻來，橫過了這一線的大陸的土地，由大洋而走向大洋去，而在不斷的輪送着了。此後又不久，畢沙洛船隊，便踏上了航向黃金之國——秘魯的壯途前去探險了。

橫斷中美建設一條運河的計劃，自此以後，便時時有人提出了。加路洛五世時，已經於一五二九年時，以為這件工作是與神有關係的便犧牲了些性命便在這計劃終葬送了。

非但如是，事後還有許多人關心這問題，想開鑿這大陸，如亞利山大，芬波特，哥特等，均有人曾經提到。

十九世紀中葉時，曾有大西洋岸之科倫市向太平洋之巴拿馬市，修築了一道橫斷鐵路，傳說是每一條道木之下埋着一個中國人的死屍，這都是為此地的殺人的風土而犧牲了的。

當時哥倫比亞共和國！——巴拿馬運河地帶領有者——已有許多公司獲得了運河建設權，大家都加緊的討論着運河建設的計劃，非常活躍，非常興奮，突然又成立好些研究機關，國會也為此問題開了許多次的大會；全世界對於這件事的空想力，已經是集中於此了。

當他們每次討論時，大家一定提到賴賽甫斯的名字，終於到一八七九年時，決定了他提出一次最後的請求，賴賽甫斯便承諾了這件

事，承認了之後去接辦那一家新成不久的經營這件工作的公司，十年的歲月，就此流逝過去了。

七十四歲的賴賽甫斯，他以技師，宣傳者，商人計算者，組織者四重資格，站在「連合兩洋連絡公司」的先頭，這實際上是非有四位青年力壯的青年不能負此重責的四項重大地位。但賴賽甫斯他自己傾注上不知疲倦的全精力來作這件事只要有了他的名聲，別人也就不問他的杞憂了，力量之大，竟至於此。

當時所檢討的計劃有三十種之多，有的主張與其設巴拿馬運河勿寧尼加拉瓜或者是在墨西哥某個地點找一個地方好些，芬波特（繼之者為哥特）亦曾主張說，按個人的所見欲其在技術上不能實現的巴拿馬開運河，不如在墨西哥開運河好些。賴賽甫斯把這些計劃都從新檢討一過，他仔細的考量了一下利害得失，結果他能推開了所有的無利，自任技師，採用了建設巴拿馬運河的計劃，他的計劃是不設水閘的運河，他打算連接兩洋通過大陸建設一條等水面的大運河。

他這位偉大的技師，對於這計劃，自然是自己也知道是有着極大的困難的，因為此地並不是埃及，此地也沒有不花代價而能供給大集團農好的親切的副王……此地並不是掘沙土，這一切他都知道。

這裏的延長線大約有七十八基羅米達，住着些未開化的印地安人，要穿過些不能人跡的原始林才能通一道運河，這些他都看得非常清楚。在這裡一定要橫斷莫大的泥沼，在這裡一定要碾破那些巨大的岩石，在這裡一定要整理些老河道——還有個最後的重大問題，運河縱貫地方的金嶺山脈的一角之地，一定要切下八十多米的山坡來，否則過不去的。

這裏並沒有工人，沒有住的地方，更沒有絕對安全的飲料水。還有六萬八千多米的橫斷鐵路之每一條枕木之下，都睡着一個中國人，這傳說，勿異警告他說，這裏的風土——在世界各地比起來，這

裡的不健康數第一，這裏有黃熱病，更充滿了瘧疾，真是一面充滿猛毒的瘡巢。

但是，技師賴賽甫斯，他自信是能克服這一切。

七十五歲的賴賽甫斯，來到這面熱病地帶，開了最初的鐵鍬。

企開自此便開始活動了……全世界都對此事矚目着熱狂的昂奮。

賴賽甫斯在這事業上，他的宣傳者的資格，並不高於他的技師之資格的性能，他發動了世界的宣傳，到各國去努力於運河的宣傳。

他爲什麼要喚起這樣大的反響呢，因爲公司是需資金的。

他是運河的宣傳者，他必定得把經費以及將來所期待的利提示在大衆之前，這樣好來募集股票。

這個估價之精細的算定，却是非常之困難的，因爲所謂估價者，是得關係着將來的事物的。

賴賽甫斯開這條運河會遇見什麼意外的事發生麼？他自會知道麼？

他能够知道十年之後的世界麼？

他，在運河竣工之日，那些經過巴拿馬運河的能够得到事實上的利益的船舶噸數，果能够得上麼？他可以推算得出來麼？

這場合——蘇彝士運河，便是一個證明，他無論如何，一定能把運河鑿開之後的所能通過的正確的船舶噸數，算出一個最低的估計來

這樣他就可以保證住最低的利潤了。加之，他能算得出土木工程，機械，轟山工程，人工工資，運輸等等的經費數目來——在他是有着蘇彝士運河之經驗的——他是第一流的權威者。

這樣，賴賽甫斯，提出了一件經費與利潤的計算表。

關於建設運河的費用，另有些專門家，作出了另外一個數字的估價，可是這些專家所推定的支出額數，與賴賽甫斯的保證的必需金額

相懸殊得極大，比較之下，賴賽甫斯的預算低得多，他並且要以迅速

中國文藝 巴拿馬運河之由來

的手段來開這道運河。

可是，這些專家，誰建設過蘇彝士運河來？

同時這些專家，誰有賴賽甫斯的經驗呢？

他們之中的誰，能够在此空洞的估價之上，能够提出這樣的計算呢？

別的專家推定了要用十億的經費，但賴賽甫斯僅要一半就够了，這是正當的麼？他的理由若何？

此外，是不是有可能性呢？即是當運河開通之日，那時節已經超出了樂天家賴賽甫斯的想像，只是要通過數百萬噸的輪船，果然是有可能性的麼？

當這條運河建設時，定然是有可能性的，也是有利的，果然要有什麼不利的意外發生，這也可以拿蘇彝士運河來加以保證，這保證，就是輿論上的保證，這保證，是以站在計劃將光頭的那位不屈不撓的老人的值得畏敬的人格來保證。

公司發行了三億法郎的股票，馬上就賣足了。

賴賽甫斯已經七十六歲了。

賴賽甫斯七十六歲了，但仍然是一位偉大的指導者，他有過人的精力擔當這計劃，着手這事業。

他第一步是從其他團體的手中把運河的建設權利收買過來，這種利售與他人不備錢，但讓與賴賽甫斯却高價不可，他們把建設權出手，都得了莫大的利益，賴賽甫斯一定得要把這些權利收歸已有的，他又收買了那條橫斷鐵路，價值也很高大，鐵道所有者也得了莫大的利益。因爲四圍的情勢是這樣，賴賽甫斯不把鐵道弄到手中，運河是建設不成功的。

爲了全部的順利的進行，這一點費用也算不了什麼，這些小事如果

事弄清楚，豈不佔了賴賽甫斯的時間，運河非在一定的期間完成不可，於是他便猛然的開始工作起來。

滿載勞動者的船出現了，卸了積載，又開航了，回來之後，又載上了些工人與材料來，港灣之內，佈滿了許許多多的貨船，那面積幾乎與柏拉克鎮一樣大了，軌道也鋪好了，一直通到多洛克，覆在一面海岸上的，儘是些馬匹。技師們在喊，監工的人們往工人堆裏到處亂跑，他們分作好多部隊，接着便開始動搖這大地了。有的到森林中去伐樹，有的在向泥沼中拾土，有的在按裝機器。

不久在此海灣處，斷斷續續的響起了雷鳴一般的轟炸聲，機械在穿孔，在打坑，在碎石。人們在命令着，罵着，喘息着，船舶的往來也更繁密了。

——接着這個調子，這運河慢慢的，向着大石壁進展，向太平洋奔去，在中途向着金嶺山的千尺壁刃流去，又經過了幾面原始林，向深奧處，一步一步地竄食下去。

已然是從海上開始向大陸上開展着了，賴賽甫斯對着這尚未開化的大自然挑戰，同時這強方的勞動，奏起了高沖雲漢的大旋律。

但是他，還在作着宣傳的戰爭。

這時節的法國，正是在共和國的治下，美麗的皇后猶傑尼與賴賽甫斯已然沒有親戚的關係了。他爲了防止機器的停止活動，必然得通融極大的資本，由這一點上看，當年之蘇奔士運河之開支工人工資，那真是如同兒戲了。

可是賴賽甫斯，他作過外交官，他走過強權者所走過的成功的路途，他並且還會精於走近道，他爲了把利於他的計劃的事實，一定得拉到自己的近前，因爲不這樣是不會把那些危險的漏洞的口兒封上的。

在末會得見的廣大的範圍中，他已獲得了新聞界的支援，凡是一

切有信用有名望有聲勢的人們，都被他網羅在巴拿馬運河公司的門內，這誠然是前代未聞的事情。

那裏有金融界的老練家，同時還有經濟界的大股東，當然在這個大事業中，一定也有鐵師的。這些人們，無論在勢力、威望、以及實力方面，甚至於大銀行家都比不上他們。

他們努力於事業的宣傳，只是宣傳得要大價錢的，這在運河的建設上已經用了莫大的經費了。因此公司的資金之飢餓，是不會知道飽的。——每當公司發行社債時，好多經紀人都蜂集而來，但他們都被折服了，於是募集便達到了預期的數目。

全企業像雪山崩裂了似的猛然的向前進擊着，追加資本是一定得要不斷的増加巨大的額數的，然後再借着這些資本的力量，更開拓了強有力的資源。

賴賽甫斯向着向傍的山谷，眼前展開了一面黃金的雪烟，他自信自己是偉大的，他覺得他自己的周圍有着莫大的魔力，這些力量是不能制止的，他開始發揮自己的獨特本性了，在他的眼裏的魔性的力量，是如何的強大啊。

他有着最大限度的毅然的态度。

例如，任憑遇到何等的事件，只要運河能够竣工，那他的事業就算成功了。

按照賴賽甫斯的推定來說，這如果是正確的，那這世界的最大級的船舶，就可以通過巴拿馬運河了，現在雖然是有着種種的困難，然而想信這都是不成問題的，惟到這一點，爲了這個計劃的完成就是用任何手段來用轉資金，這也都是不成問題的——。

就此觀之，運河的估價，雖然增高了好多，但是誰也不起來抗議，正如蘇奔士運河一樣，竣工之日已經超過了預算的三倍，雖說如此，可是這爲人類所驚嘆的傑作，至今也沒有變更。

一件偉大而有實力的計劃，用日常生活的區區的尺度來丈量是

靠不住的，當然這個計劃，也不是用最近的想像而能完成的。這事情一點把握也沒有，因為運河是必須的。

運河的構築在進行着。

竣工之日，這豈不是技術工業時代的一件天才的傑作麼？

這樣說來，一切都可以解決了。

這樣說來，一切都有了幫助，法國投了莫大的資本來協助大運

河的建設。

在賴賽市斯胸中，描繪着一幅畫圖，世界各國的船隊，都在巴

拿馬運河中航行着。

他七十八歲了——他八十歲了。

×

×

×

(未完)

(上接八六頁)

李媽：我睡得好好的，聽見「古冬」一聲，好像有人跳牆；我總不放心這兒，所以跑來看看，果然……

牧師：(四顧)那位客人呢

李媽：一定是他跳牆跑啦。看，把小姐

的毯子也拐走啦！

(東蘭上)

東蘭：爸爸怎麼啦？出了什麼事啦！

李媽：都是牧師燒香惹鬼，留住的那個

要飯的，半夜三更的把您的毯子給拐跑啦！

東蘭：咳，都怨我爸爸。這樣的壞人是

可憐不得的。

牧師：(搖頭嘆息)我總不相信人心是

不可感動的。他這一走不知又要流落到什麼

地方去了。(稍停)看看還丟了什麼別的東西沒有吧。

(三人檢視屋內，牧師發現蠟台已被移動。外叩門聲，三人面面相覷，李媽即走出去開門，牧師與女走近門口期待着有什麼人進來。二警拉了罪犯進來，臂上綁着法繩，顯着極端狼狽的樣子，李媽復入。警對牧師敬禮)。

警長：打擾您，牧師。我們巡夜捉住這個小賊兒，偷人家的毯子，身上還搜出一雙銀簪子；問他說是從您這兒拿走的。(將毯子與簪子遞與牧師，牧師正在沉吟)。

東蘭：(憤怒地指着罪犯)他……

牧師：(急忙阻止了東蘭。溫和地向着警長)啊……這次是您誤會了。這是……我

的一個窮朋友。毯子和簪子都是我送給他的。(復將二品交與罪犯)喂，……還有那一對蠟台，你忘記一同拿去了。(警士與罪犯鬆綁)。

警長：您要是這麼說那就沒我們什麼事了。不過這不是鬧着玩的；要是出了什麼事，我們可不負責了。

牧師：您放心吧，沒事，沒事。

警長：打擾您，我們要告辭了。

牧師：沒什麼，再坐一坐吧。(二警敬

禮出)李媽送出去。

(李媽隨出。牧師拿蠟台交與犯人，犯人每手接過一隻，漸漸不自主地跪下。牧師向前伸右手為其祝福，音樂聲起，幕漸落)。



(二) 現代詩

本稿第二篇本定為現代小說(下)，因材料一時收集未齊，暫將原定第三篇「現代詩」提前發表。次將顛倒，希讀者諒察之。

一
詩的地位，到現代無異的是日見降低，它可說是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榮和威力了。

本來文學及其他各種藝術都是表現人類的感性的方法，而詩則為其最初的表现，換句話說詩乃藝術史的黎明，這是很明顯的事，我們看希臘的依里奧特及奧賽特；中國的詩經，楚辭；日本的萬葉集無不皆然。但是近世以降，感性却幾為知性完全壓倒，因而表現感性的藝術也不能不革變其本質了。

出現在文學上的這種變革，便是散文的抬頭。初則散文突起與詩兩相對立，終至進而漸將征服了詩的勢力。大體上看來「詩」可以說

是已經降下了文學的王座而讓其地位於散文小說了。

然而詩却也並不是在日趨絕路。它雖是離開了文學的王座，但它却無異的要和人類共存的，只不過必須變革，更新，重行生長下去。所以現代詩的日趨複雜，乃是必然之事，因為「詩」在現代已經不能僅僅做為單純感性的自然素朴的表現了。

二
在日本說來，詩(如與固有的短歌，俳句等相對，則當稱為新體詩或自由詩)的移入，是明治初期的事，至今尚示闕及一個世紀。

然而就在這個中間，日本的詩，却和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展開一樣，成功了急速而且複雜的發展和變化。經過了最初模倣外國形式的素朴而且粗雜的歌曲，軍歌時代，從島崎藤村的嫩葉集前後，才逐漸踏上了藝術化途徑，而至天才詩人北原白秋出現，詩在感性的機能這種意味上，可說是已經達到極點了。

然而同時自白秋以後，對於詩的懷疑便也慢慢的擴張開了。立身在這個時期與現代之間的荻原朔太郎，可說是架在詩逐漸滑向現代

的位置來的過程上的橋樑。

北原白秋及其憶一類的詩集，我們可以認爲那是詩和詩人能够完全埋頭於自我的感情生活的幸福時代的美麗的紀念塔。至朔太郎的青貓，吠月中，這種幸福已在動搖了。無條件的肯定感性，很可憐的於此業已敗北，而暗鬱的風景在起始開展了。這固然未嘗不有關於詩人素質，但也不能說是僅僅由於素質而已。日本詩的潮流，由於這幾本詩集，已經很明顯的顯示出來了。

文語韻律的廢棄，白話自由詩的採用，這便是詩的方法的修正變革，也可以說是欲適應於爲知性的攻勢所逐漸動搖了的詩的生活，感性生活的努力的結果。譬如在集憶的場合，文語韻律形態之所以最美麗的原因，乃在其詩材是回顧的，是素朴的感情生活。在現代人的感情不能不求新的現代的表現的這一點上，乃有白話自由詩的發生。

然而，在詩上文語韻律的廢棄，乃詩對散文第一步的退却。在日本詩史上詩的退勢當以此爲始。而且，在難於把握這新採用的散文形態的本質這一點上，又顯出了白話自由詩運動的破綻。

神的精神，是高揚憤懣的感性的精神。散文精神，則爲冷靜觀察的知性的精神。一爲急遽調，一爲徐緩調。韻律是給與這高揚的精神的形式方法，而散文則爲適應這觀察描寫的形態。白話自由詩因已離開韻律，僅在分行而寫這一點上，是採取異於散文的形式；且欲以「內在律」這個名詞來解決韻律。然而依據於高揚的看想的詩欲與描寫形態毫無矛盾的調和起來，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件困難的事。從詩和散文交涉的見地看來，白話自由詩運動恐怕可以說是經驗了一個過渡期的試煉吧。

其次所興起的散文詩運動，則爲詩在形態上對於散文的完全降服。在白話自由詩的時期雖說在形態之上已然是散文了，但在其內在律上，却殘留有非散文文脈的文語韻律詩時代的東西；在散文詩的場合，則完全訣別了那一切的古韻律而構想了一種新韻律。

所謂新韻律，簡單的說起來不是歌詠的精神而是描寫的態度。不是和對象搭言的詩，而是攻入對象將之刻印記錄出來的精神。這種新的詩人態度和世界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歐洲詩人的態度，恰好是互相呼應的。非歌詠的詩以及非歌詠的詩人這個名詞雖可說是說明了現代詩人的一部份特質。

然而，現在詩更從對散文的服從的態度，又經過了一步進轉。這在日本，象徵於所謂日浪漫派的文學運動中，與開始於散文精神中感到束縛的散文作家的反省的風潮相呼應，詩也在力求詩本來的高揚的精神回復了。

合理主義的絕路；對知性的不信任；新英雄主義的盼望；在這種風潮之中屈居於散文的一隅的詩又開始活動以求其新的形式與新的精神了。我以爲現在不僅日本，世界的詩都是走在這一線上的。在這種意味下，現在的詩無論其詩風，詩材，都現出了非常混沌複雜的姿態來。素朴與虛無同居，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交錯，唯物與唯心格鬥。這就是詩現狀了。然而這種混亂另一種意義上，都未嘗不是一種新興狀態的表現呢！

三

由昭和十五年至十六年，有種種的詩藉發刊出來。尤其是形成了現代日本詩壇的主體的詩人們的合集，竟至發刊了兩冊，實在是具有很深的意義的。

在這本合集中所收錄的詩人數目，幾近五十名之多，這無論在好的意味或壞的意味上說來至少總是顯示出現代日本詩的特色了。

試舉兩本詩集中所收的詩人名字於次；

現代詩集（河出書房發行）

第一卷 高村光太郎，草野心平，中原中野，藏原伸二郎，神保光太郎。

第二卷 丸山燕，立原道造，田中冬二，伊東靜雄，宮澤賢治

第三卷 荻原朔太郎，北川冬彥，金子光晴，高橋新吉，三好達治。

現代詩人集（山雅房發行）

第一卷 小野十三郎，吉田一穗，高橋新吉，中野重治，金子光晴，山之口鏡。

第二卷 三好達治，竹中郁，津村信夫，田中克己，神保光太郎，丸山燕。

第三卷 岡崎清一郎，菱山修三，藤原定，菊岡久利，逸見猶吉，草野心平。

第四卷 春山行夫，近藤東，村野四郎，北園克衛，大島博光，永田助太郎。

第五卷 尾崎喜八，小熊秀雄，瀧口武士，藏原伸二郎，伊東靜雄，北川冬彥。

第六卷 佐藤一英，大江滿雄，田中冬二，岡本潤，安西冬衛，平田內藏吉。

此外，現從事於詩作活動的人也正不少，這該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實。而且把這些人一個一個的作品考察起來，則可見到，雖說同是「現代詩」，而於其各自的立場上，都有着極大的距離的。如將其個人的特色加意的描寫出來自然便可以把現代日本詩的特色顯示出一個較比明確的輪廓來，不過爲了字數的限制，在這裏只能做這樣的一個鳥瞰了。

論到現代詩人，則現存明治，大正期之所謂大家，幾乎被忘却之中，高村光太郎，荻原朔太郎兩氏倒還是值得一提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當白話自由詩以後，散文詩運動初起的現代日本詩的變革期，既

已成名的詩家多不能認之爲日本詩必然的展開。既使能容認從文語韻律到白話自由詩去的移動的詩人，也因對過去的感情時代過於親密，而不能同意於對於散文形態的完全服從。所以大多數都是忠實於自我皮殼的保守，而奇視新運動，加以抹殺的。

高村光太郎則很聰明的傍觀這種動亂，好意的加以理解，而以之爲可說是氏的本質的成長精神的血液了。至於荻原朔太郎則可說是由於正直的對這新風潮加以否定，奮鬥而與新精神相交歡，以其身爲舊時代與新時代的橋樑了。其他如野口米次郎，佐藤春夫，室生犀生，堀口大學，百田宗治，佐藤惣之助等人，也可以說是給與了一點隱然的影響。

然而這些人和散文詩以後的年青詩人中間的差異，却是難以隱蔽的。既如在作品活動的數量上毫不遜色於年青詩人的高村光太郎氏，其詩的根底，也仍是由詩的幸福時代培養起來的，絕沒有苦於散文化時代的年青一代所常見的幾似悲鳴的陰影。大體可說是聳立於古典主義的安定感之中的。其他的大家，固也各有差異，但在這種安定感上都是一致的。唯有荻原氏，這種安定感却顯然是破壞了，對於高村氏的詩，雖起尊敬之感，却覺得有一種難於接近的距離，而荻原氏的詩，雖也使人感到它的一種感性時代的病的徧奇性，但却總覺有種親切之感，這該就是由此而來的了。

那麼，點綴着這麼幾個過去的大家的現代日本詩的現狀如何呢？那便是如前面所述，現代和現代以前相區別的一線，就在於「沉入於對象之中，進而將之描寫出來，抽將出來」的這種意志，可說是現在形成詩壇中堅的三四十歲左右的詩人共通的精神。例如：

砲 壘

破片在想靠攏到一起

龜裂似的裂口在想微笑

砲身站起，在想重行坐上砲架

都在夢着無常的原狀
每逢陣風吹來便埋沒於砂中
看不見的海——候鳥的閃動

——九山——

這樣的詩，作者絕不是想站在對象的周圍而歌詠它的。也不是想把它擬入化來歌詠。對象和作者之間的距離完全去掉，作者即是砲壘，不是由外面和對象搭話，而是自對象中抽出的。所以說它是「抽出」的，蓋因其每行每行都是以一種靜止完結而獨立，全然不許你豫想或翻聯到前一行或後一行的。這便是它和日本詩由初期以至於白話自由詩法顯然有所區別的特色了。

然而，這種場合雖說是對象本體與自己融合，但由於各各作者與對象相融合的都分不同而分化出種種不同的作風來。泛言之，砲壘則可說是由於美意識的融合。至如下舉作品：

化石

巨大的立像，手槍的火機上吊着風腸。

欲瞭解青年們「戀愛，結婚，家庭，讀書，處世……」等問題，請看

「某夫人信箱」

第二輯

單行本

定價二元：本社代購。八扣優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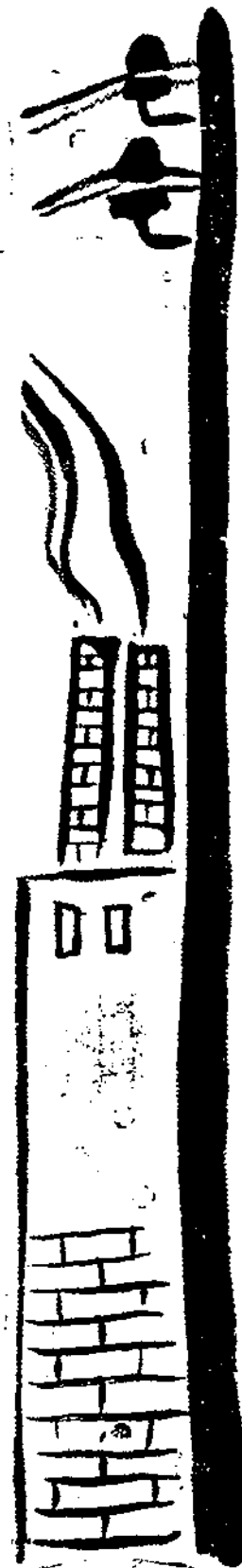
河刀也似的發亮。
殺到的狼羣。飢餓。方向已然決定了。

——北村冬彥——

則可說是作者的批評——諷刺的意識和對象相融合了。這可說是由各各詩人的素質與教養的條件而生成的特色。

現代詩以前是先有詩形而後戰對象於其中的。既至現代詩，散文詩則變而為因其對象以決定其形式了。而且對於韻律也是採取同樣辦法的。不是把對象放進韻律中使之韻律化，而是由某個對象而產出種種不同的韻律（當然是內在律）來的。所以想要從形式上來觀察散文詩以後的詩，而由其類型以相區別，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了。每一個詩人，每一篇作品都是從種種不同的鎔爐中鑄造出來的。試讀前揭的兩詩集，恐怕很有在交錯那裡的種種意匠的迷途之中，喪失掉道路的。尤其較之於明治大正期詩人的作品，這種特色便加明顯了。

但在最後，我們却可以豫言這種混沌正是漸漸走上整理和統一的時代的前兆呢！



劇 戲

蠟 台

——獨幕劇

張 健

前 記

本劇的編作是爲了在某某抄襲一個宗教集會中的公演而寫的。故事原是根據於 H. G. 所作『Jasmin Serai』中起首的一段；筆者又記得曾在燕大看過一齣情節與此類似的英文劇的演出（大約名爲『The Bishops Candelsticks』），但劇本則始終沒見過。

關於本劇所表現的思想或是這段故事究有若干現實性我並沒有仔細地考慮過。不過「上演」是劇本的「試金石」，一度公演的結果覺得如果在演員與技巧各方面操持得法，這齣戲還具有相當的動人性，所以希望它的發表在貧窮的劇壇中不算一件多餘的事。

一九四一，十二，二〇誌

人物：劉牧師。

劉東蘭——牧師之女。

李媽——劉宅女僕。

罪犯。

警長，巡警。

時間：幾年前臨近舊曆年的一個冬天的

晚間。

地點：某小城市。

佈景：劉牧師家中一間整潔，幽美的客廳，左邊靠牆擺着一張長案，上面放置銀燭台一對，牆上懸掛一幅耶穌像，長案一旁（近觀眾處）是一個小木櫃，裡面放一雙銀

筷子；那一旁是一張圓椅，屋正中有一張圓桌，兩個凳子，桌上有茶具，靠左牆三張沙發，偏舞台外是通內室的門。正面牆上有窗子，偏左是到院中的門，室中還有一個小火爐，其他是些調和的裝置與點綴。

一幕開時李媽正在照看爐火，添煤；東

蘭坐於偏僻舞台外的小沙發上捧一本書，她是十六七歲天真活潑的少女，還在中學讀書，衣飾樸素而整潔。

東蘭：（約在開幕十五秒鐘以後）外面又下雪了嗎？天氣這麼冷！

李媽：沒下雪；天倒是陰沉沉地，小西北風刮得才利索哪！（稍停）我給您拿件毛衣來穿上吧？

東蘭：不用，（繼續看書）

李媽：哼，時髦的小姐就是這樣嗎：怕冷又不多穿衣裳！

東蘭：討厭！（停）牧師出去的時候穿著大衣哪嗎？

李媽：是穿了大衣出去的，小姐您就不用操心誰記着了。

東蘭：他老人家真是不耐辛苦，這樣晚去，天又這麼冷，也不知爲了什麼事又到教會去啦。

李媽：他臨走的時候倒是告訴我來着：說一會兒就回來的，（停）嗚呀我倒忘了，吃完飯還沒給您倒茶呢！

東蘭：不要，我不喝。

（李媽似乎想起一件事，預備向外走）

東蘭：你幹什麼去？

李媽：不是，我要去看看大門關好了沒有，在這年根兒底下門戶上是要多加小心才好。

東蘭：你別這麼大驚小怪地，你知道我素來是胆小的，又來嚇唬我。

李媽：不是我嚇唬您，牧師不在家，我就得格外担一份心，您是除了白天上學，晚上回家看書這街面上出了什麼事您也不管的，（稍停）上禮拜興隆街上朱家出的搶案：

就是天到這麼晚去了三個人，都拿着自來德，電刀，您忘啦搶去兩千多塊現錢，還有首飾什麼的，到如今還沒有破案呢！

東蘭：看你說這喪氣話，那都是平常損人利己，爲富不仁，再加上得罪了小人，才能出那種逆事，像我們這樣的中等人家，我父親一天行好事還行不過來呢；上帝總能保護我們一家平平安安的。

李媽：什麼上帝也能，老天爺也能；像我們這樣人家自然是出不了什麼事的，不過……剛才我在街上聽見了一件新聞……

東蘭：（急接語，注意的神氣）什麼新聞？（又頓鬆懈）一定又是你沒事搗鬼，要是牧師在家聽見，又該說你無事生非庸人自擾了。

（外叩街門聲，二人注意傾聽，東蘭站起。）

李媽：等我去看看，大概是牧師回來了，（走出，東蘭走近窗戶，向外望。）

東蘭：（大聲向外）是誰呀？

李媽：（舞台後聲）牧師回來了。

（稍停牧師入：年歲在五十左右，面月憔悴而蒼老，戴着眼鏡，頭髮已經有些蒼白；說話的聲音沉着而有力，李媽隨後入，手中拿着牧師的皮包）

東蘭：爸爸您回來啦。

牧師：啊。（摘帽，蘭幫忙將大衣脫下交與李媽，持入內室，牧師走近爐旁烤火）

東蘭：您受冷了吧！這麼晚才回來，教會裡有什麼事情嗎？

牧師：我是去參加教會籌開的冬賑委員會來看。（稍停）你只曉得坐在家裡頂溫暖地，要知道這外面有多少窮人在那裏挨凍受凍哪！（坐小沙發，蘭坐左方靠椅）

東蘭：啊對啦，我在學校替您募的捐還有一部分沒收齊呢，明天我想就把這件事結束了。

牧師：好的。

（時李媽已回至屋中）

東蘭：（對李）給牧師倒杯熱茶喝。

（李媽倒茶與牧師，又給蘭倒一碗）

李媽：牧師，您若是沒有別的事情，我要把大門上鎖啦，這麼晚大概不會再有客人來了吧？

東蘭：（接語，厭煩的樣子）好，去鎖去吧！（對父）您不知道，她又在外面聽見什麼沒影的話了，方才正要對我說還沒說呢。大概不外是年根底下什麼地面上吃緊那一

婆老話。

(李媽已外出)

牧師：這你也不能怪她囉，她本是一個沒有多少知識的人，遇事自然沒有什麼判斷的能力，不過她對主人的心總是好的，這就是所謂愚誠啊！

東蘭：我也知道這些日子地方上的治安不大好，常有偷盜搶劫的事情發生，唉，社會上的窮人怎這樣多呢！

(李媽回)

牧師：(繼續與女談話)方才我回來的時候，在路上就遇見了本段的馬巡官，他說這裡面正預備挨戶發通知，勸告每一個人家都要在門戶上加小心。

李媽：(將鑰匙交與牧師)已經鎖上了，給您鑰匙。

牧師：(對李媽)是你又在外面聽見什麼新聞了嗎？小姐說的。

李媽：(遲疑)是……我在街上一家油漆店聽說的：說天榜黑的時候咱們這條街上來了一個窮人，好像是個要飯的——長得挺瘦，一臉的橫肉，他老是在這一帶溜來溜去地不走，一定不是個好東西。

東蘭：那倒也不見得，他也許就是一個普通的要飯花子罷了。

李媽：哼小姐您可別那麼說，出事就出在這種人的身上。人要是到把飯急了的時候

，什麼不要命的事也做得出來！

牧師：有沒有人去報告警察來注意這一點他的行動？

李媽：可沒人來管這套閑事，況且也不敢啊，幾家舖子就知道早早地把自己的門上上了，本來嗎，自己照看好自己的家也就行了。

牧師：關於這種怪人的來歷你聽見他們怎麼說的呢？

李媽(略想)好像說他是一個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犯人，此地並沒有一個人認識他，他好像是要找個地方吃點東西，住一夜。

牧師：那他應該找不着啊。即使他沒有多少錢，也總能找一個小店兒呀。

東蘭：說得是哪。

李媽：牧師您是不知，像他這麼一個人，不知道根，不知道底，再者又說是什麼剛從獄裡出來的犯人，什麼地方敢留他住啊，我的老天爺！

東蘭：真是奇怪的事情。

牧師：(微笑對女)你又害怕了嗎，蘭兒！

東蘭：不，我沒害怕。

牧師：(看手錶)得啦，天不早啦，你該睡覺去啦。(起立)我也就要歇着啦。

東蘭：(立起)我還不睡呢。

(忽外面叩門聲，室內人靜聽，叩門

聲愈大，李媽有些張惶。)

東蘭：這麼晚誰有人叩門？

牧師(命李媽)去問問是誰。

(李媽出，室內人靜候，少頃，李媽回(驚慌的樣子)

李媽：說是一個過路的人，要見見主人

(說話的聲音很粗！)

牧師：讓我去看看，(向外走)

東蘭：(上前攔阻)爸爸不要開門吧！

牧師：不要緊(走出)

李媽：牧師一定要給他開門的，這可壞了！

(門開，犯人先進，牧師後隨，女與李媽嚇得後退，犯人在四十以外，面貌蒼黑，滿臉短鬚，極不整潔，穿着破的短衣，已經凍得瑟縮不堪，從閃動不定的目光很可以看出他那懷疑，矛盾的性格，多年的監獄生活磨去了絲毫善良的人性，剩餘的只有兇惡與憤恨，進屋後略一巡視即注目於火爐。)

牧師：您貴姓啊？

罪犯(似乎沒有聽見)唉呀，凍僵了。

牧師：你可以烤一烤火。(罪犯就爐前

烤火)看你的樣子還沒吃晚飯哪吧？

罪犯：晚飯了今兒一天就沒見着吃的。

腰裡揣着洋錢票會買不着東西吃！

牧師：這不要緊，我家裡有現成的吃食

。李媽，去熱兩碗湯麵來給這位先生吃，再

拿點銀頭什麼的。

李媽：（遲疑不欲走）牧師！

罪犯：（對李媽發怒）老爺有錢，吃完了給錢！你怎麼看不起我，哼，剛才就是我不給我開門。（李媽嚇走；罪犯似覺失禮，乾咳兩聲，對牧師）您瞧，真是把我給餓壞了。

牧師：你先請坐歇一歇。（讓犯人就坐於沙發上，牧師同女兒也都坐下。罪犯先覺不自然，隨即表示舒適的樣子，環視屋內，忽注視及女，女忸怩不安）

牧師：（已經覺察，乃爲介紹）這是我女兒，我家裏就是我們父女兩個人。（稍停）我姓劉，在教堂裏面作牧師。

罪犯：「牧師」？「牧師」是幹什麼的？（稍停）噢，我記得你們這種人了，你們就是專門會說好聽的鬼話，嘴甜甜地，心裡面不知道想些什麼。（口氣轉變）唉，不過我看你倒像個好人。

東蘭：（勇敢地對罪犯）請你說話有禮貌一點。

罪犯：（置之不理）今天一後晌，全城都快讓我走遍了。沒人賣給我東西吃，沒地方讓我睡覺！腰裡揣着二十塊票子，有錢倒沒地方送去。大人見着我，臉上假笑，背地裡却想算計我；小孩子們見了我，嚇得直跑。難道我就不是人？難道我是會吃人的野獸

！（悲哀轉憤恨）想當年腰裡掖着把八擡子，想要什麼敢不來什麼！

東蘭：請你放鬆重點。不要忘了你是在一個上等人的家庭裡。

（罪犯不懂也不睬）

牧師：結果你是怎樣找到我這裡來的呢？

罪犯：瞎撞了多半天，天也黑了，才撞到這條街上來。碰見一個賣花生的老太太，她說您這公館最好，常常周濟窮人。（語調變低緩）其實……我也不是要飯的。吃你的飯，完了算多少錢給多少錢。然後，費心……借你的空屋子睡一夜。

牧師：沒關係，這算不了什麼。

（李媽端飯入，放在桌上，忙即走出，好像不敢多在屋內停留，罪犯見飯立刻精神興奮起來，急忙走來想吃，不料發現沒有筷子，竟不顧端碗就吃，牧師看出沒有筷子。）

牧師：李媽，李媽！（無應聲，遂即對女）就拿我的銀筷子吧，在那櫃子裡頭呢。

東蘭：（遲疑）爸爸，忘了那是您學生送您的紀念品。連您自己還取着捨不得使呢！

牧師：不要緊，去拿吧！東西是應該被需要它的人來使用的。

（女無奈取來交與其父，再轉交與罪犯）

這時他已在那裡就食；接過銀子，拿一回，還掂試它的分量）

牧師：你安心地吃吧。今夜就留你在這間屋子裡睡，你看這裡是頂暖和的。（罪犯低頭專心地吃）先生，我可以知道一點你以往的歷史嗎？……也許我不應該問。

罪犯：（抬頭，不懂的樣子）什麼！

東蘭：問你是從那裡來的？

罪犯：（憶及往事，目光直視）噢，十二年的鐵窗生活，住狗窩！成天到晚罰苦力，鐵練子響！（一切獄中情景似乎湧現目前，撫胸）鐵打的漢子也給熬化了。

牧師：那麼你是剛從監獄裡出來的嗎？

罪犯：（一半是自語狀態）你們絕想不到那裏什麼樣的生活；我怎麼熬過來的？我學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吧？不是，不是夢，清清楚楚地。我還覺得我身上的傷痕，耳朵裡還存留着難友的呼聲。黑暗，骯髒；監獄就是一個折磨人的地方，好人住在裡面也要變壞了，壞人住到裡面就要變臭了。

牧師：（憐憫地對女）這是一個肉體上吃了苦，精神上受過創傷的人。我們應該扶救他，醫治他的傷痕，替他建立起來新的生命。

東蘭：（好奇心戰勝恐懼心）你一定是那不求上進的人；不然他們爲什麼把你關在監獄裡面呢？

罪犯：哼，（看女一眼，滿懷着不平）聽我告訴你，十二年前的冬天，也是這麼一個天氣，天也到這般晚，身上冷，肚子餓，被幾個狗朋友拉去作搶案。作完了案他們幾個賊骨頭都跑沒了影，就剩下我倒霉沒有逃出巡警狗的手。一下就判了五年。兩次炸獄都沒跑成，又籠上七年。今天頭一天出來連眼睛都是黑的，太陽全變了樣了。（這時已吃完）

牧師：朋友，這世界上是有正當的工作的，只要有正當的人去作。

罪犯：四十三歲的漢子，住了十二年的地獄。每天同苦力，賺了二十塊錢的工錢；還好，今天還讓我帶了出來。（摸摸口袋裡的錢。忽然意識到前途的渺茫）可是明天我幹什麼去？那裏是我的家，那裏有容我的地方？世界上的人太壞了。（稍停）唉不管了。誰要管明天的事才是傻子呢！

牧師：好啦，你今天太勞累了。你的精神受了過大的刺激了。在這兒安穩地睡一夜吧。有話明天早晨再同你細談。蘭兒，倒杯茶來給他！

罪犯：你們這樣人家是不預備酒的吧？
牧師：凡是正常的人都不需要飲烟飲酒的。

（女倒茶，犯人一飲而盡）
罪犯：再來碗！（女無奈又倒了一碗）

牧師：（李媽！李媽上，見罪犯而驚訝）
李媽：唉呀，還沒讓他走哪！

牧師：去拿我的被，同一個枕頭放在這沙發上，留這位客人在這兒睡。

李媽：啊……小姐，您勸牧師不要錯打了主意。

牧師：不要緊去拿吧。他只住一夜的。

東蘭：不，去拿我那毯子好啦。牧師的被留着自已蓋好。

（李媽下）
罪犯：啊牧……先生，連吃帶住，算該是多少錢，我給你。（欲掏錢又止）唉，我看你並不是那愛財的人，也不一定在乎這個。

牧師：（微笑）不必客氣了。我並不是開客店的，不過喜歡幫人的忙，自然不能夠收你的錢。

東蘭：我父親是最好行方便的；不過我們的能力也很有限；最好明天早晨你走你的路，不可過分的打攪我們。

（李媽拿毯子上，將毯擲於沙發上）
李媽：牧師您不用什麼了吧？

牧師：把傢伙揀下去。

李媽：（收拾起傢伙）銀筷子我還放在櫃子裏面了。（下）

罪犯：（看毯子，沙發）住了十二年的狗窩，想不到今天會找着這麼個舒服地方，

有這麼好的被子蓋。
牧師：蘭兒你也睡去吧，明天還得上學呢。
東蘭：不，明天開始放寒假了。
罪犯（忽放聲狂笑）你敢留我在你的屋子裏睡；你睡在那兒？你知道我也許是一個殺人的兇犯呢！

牧師：（微笑）即使你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我想你也不會傷害那願意幫你忙的朋友吧！（對女）去睡去吧，我也就要睡了。

東蘭：（遲疑）您同他在這兒行嗎？
牧師：你放心，去吧。（女遲遲走出。犯人顯出疲乏的樣子）

牧師：你睡吧。有話明天再同你談。我就在隔壁那屋，夜裏用什麼可以叫我。（點上油燈，捻開電燈）明天見。（走入裏屋。罪犯巡視屋內。從懷裏掏出半根烟捲抽了一會兒，合衣臥下。舞台靜，片刻內室微聞鼾聲。犯人輾轉不能入睡；外面零零落落的聽得見梆聲，罪犯起身，走近內室門窺聽。鼾聲仍作。很快的開開櫃子，拿出銀筷子，又挾起毯子，巡視屋內，正要拿起櫃台的時候，似乎裏面咳嗽了一聲，連忙放下，跑了出去，梆子聲。李媽慌張進去，倉促起床的樣子；發現犯人不見，驚呼牧師，牧師披衣而出，捻開電燈。）

牧師：什麼事？什麼事？
（下接七七頁）

編 後 話

目前講文學理論的人過少，上官等是一位年青朋友，他不但文學理論深有探求，即社會科學理論也是有心得的，從上期他對滿洲作家的批評，可以看出他于社會的認識。

X X
黃隴西即黃雨，他以前寫詩，現在又寫起隨筆來了。

X X
聞國新是位老作家，但他年齡並不老，作品是够老幹了。

X X
蕭姦性若處子，文如其人，又美，又甜。

X X
東方鸞是位女作家，特在這裡回答詢問過她的人。

X X
心扮以幽默着，識林大師，他的文章是俏而美，目前華北還沒有一個和他同樣風格的。

X X
人堡這篇「逐流之歌」相當長，據他自己說這裏邊的主人公不是他自己。

X X
莎麗是一位很熟習的女作家，雖愛寫小說用別的名字，這次却用了這一個。

X X
李霖霖，及範宇兩先生，請賜通訊處，有稿費待送。

你知道人體中有件比 人身長的東西是什麼

附耳過來：都是腸子。

你一定要非常奇怪，當我告訴你這件事實。

一個人的腸子，由胃部下口的十二指腸起，迴環紆曲，經過大腸小腸，一直到肛門地方的直腸，倘若把它拉直了，它的長度足抵身長四倍強。

因為腸子佔據整個腹腔的大部分，組織不只繁雜，而且責任重大，於是腸部發病的機會就較比多了一些。

腸病最普通最劇烈及最顯著的就是下痢及便秘兩病。

腸受了刺激拉屎像稀粥

普通無病人的糞便，都是不大稀也不大硬的，光景跟新出屋的年糕差不多，但在患了腸病的人的糞便，就如同稀粥一般，每天拉十幾次都不一定，這就叫作下痢。

下痢的製成，是由於吃了不消化的食物或有毒性的東西，胃部沒有作到吸收及宣導的工作，便一直送進腸部，使腸部受到刺激而發生劇烈蠕動作用，以致釀成了下痢。

患了下痢之後，應該盡量將腸中積食瀉出，叫腸的運動恢復常態，當然下痢即可停止。

蹲了半天拉不出屎來

糞便是沒用的東西，應該隨時排洩出來，倘若長時的貯存在腸部，不僅無益，糞便中的毒素反而要使血管硬化，而成中風光兆。使以在相當期間後總要排洩一次，但是生活變調，飲食不適，往往使壯健腸管蠕動機能失常發生別種障礙，遂引起便秘現象。

患了便秘的人，也不是根本失去排便的本能，不過往廁所裡之跑先，本來是有屎可拉的，誰料蹲在茅坑上蹲了半天，也不見拉出屎來，甚至蹲了個紅頭漲臉，還是拉不出來。更有的，一兩個星期，都不曾拉過一次屎。這就叫作便秘。

便秘的時候，首先應該洗刷腸管，不叫積食損壞了它的機能，再其次就是每天按一定時間入廁，不能因事延後，好叫自己養成通便的習慣性。

另外還有幾種腸病

其餘：如同裏急後重，腹部疼痛的「急性腸黏膜炎」，排洩黏液，不時腹痛的「慢性傷黏膜炎」，上吐下瀉的「虎列拉」，排洩膿汁，時而帶血的「腸結核」，便血便膿的「腸潰瘍」，座臥不定的「漏痔」以及小兒便秘，便乳；便中帶下寄生蟲等等，都是腸的疾病。

到底腸是什麼東西

因為腸在人體中主持轉運食物，吸收養分，濾淨渣滓的機關，無論大腸小腸，只要中間還存留着食物時，就不斷的蠕動着，這樣動作的目的，不外將食物送往腸端，同時將食物充分的混合。完成這手續後，對於消化及吸收上，比較的充分完善，特別大腸開始部分蠕動着把食物顆米覆去，盡量榨取殘滓中的營養成分，在這光景，腸液，膽汁，也都分担重任，以及吸取及消化之功。

倘若體內營養缺乏，消化遲頓，難免妨害腸部機能，因之發生種種腸病，尤以便秘下痢為最普遍。

怎麼免除種種腸痛

既想杜絕腸病叢害，身體健康與生活安寧，就要馬上充實營養，加強消化，固然根本鍛鍊體格是當務之急，然而服用若素，却是強養身體供給營養的速成法，因為若素成分珍貴，富有「助消化，輸營養，調血脈，健胃腸」的本領，大凡人類所缺乏的應用物質，若素都可以供給，所以人們都說若素是中國僅有唯一補品。

中國文藝

第七卷·第三期
(第三十九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本刊文字不轉翻
刊字得載印

編輯人 張 鐵 笙

出版者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本刊定價

購買辦法	零售	預定每卷	預定全年
冊數	1	6	12
定價	0.50	3.00	6.00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藝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學術文章概不刊登。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編載後，本刊有優先採用印單行本權。
- 六、來稿除認為有必要者外，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編載後，略致謝酬，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長篇另定。

本刊廣告價目

月 1 回	130.00
	100.00
	95.00
	80.00
	70.00
	40.00
	25.00
	50.00
	40.00
	35.00
	25.00
	20.00
	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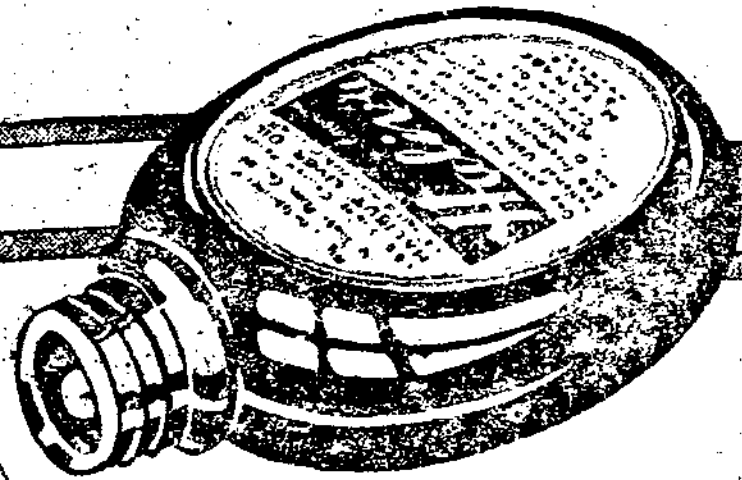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累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一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